左道旁門

語錄第二輯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24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https://archive.org/details/31761117893271

語錄第二輯

左道旁門

著作者：萬　人　傑
出版者：宇宙出版社
香港芬域道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定　價：每冊港幣$4.50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初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語錄第二輯

左道旁門

萬人傑著

香港宇宙出版社印行

AC
150
W34
V.2

香港中文大學
聯合書院圖書館藏書

本院基金委員會
撥款購書

197　年

目錄

序……一
第五次「抗議」……一
兇性不改……二
「解放」在望……三
看　相……五
左道仔遇左道王……六
有錢佬天堂……七
資本家本色……九
祖國「觀光」記……一〇
「門委」的典型生活……一二
議員・緊急法例……一四
報業大王……一六

61852

戰鬥在一起……一七
野獸派……一八
妓女自稱節婦之類……一八
澳門與香港……二〇
任人踐踏……二二
假炸彈……二四
爲選民進一言……二六
惡同居……二八
慢性摧殘生命……三〇
三年等於四十八小時……三二
馬場上的大贏家……三三
奇　事……三六
製造垃圾……三七
死前不要再作惡……三九
「港共」應稱「港Q」……四〇

左仔與蘿蔔頭……四二
如此「烈士」……四四
中共家內的「活老虎」……四七
烏龍的左仔……四九
「三視」以外……五一
時不我與……五二
精彩鏡頭……五三
談吃「薯仔皮」……五五
毛澤東大減價……五七
「紳士名流」……五八
繁榮澳門有妙計……六〇
太陽與月亮……六一
廿世紀的咒文……六二
中秋的謊言……六二
正牌漢奸……六三

被歧視的民族……六四
認明招牌……六五
不合時宜的批評……六六
念念不忘「談判」的人……六九
責任感……七二
叩頭與走頭……七四
好使好用的學生哥……七五
稻草人的手下敗將……七六
門委會師承摩囉冬瓜……七七
紅光滿面……七九
「經濟制水」與「政治放水」……八〇
世界之最……八二
嗡通街的八婆……八二
拉　客……八四
八爺請客……八五

打腫面皮充胖子……八七
民族敗類……八八
問「鬥委會」去！……八九
歡迎獄中鬥爭……九一
什麼話？……九二
「林彪」變了「林彬」……九三
排　名……九六
出無車與食無魚……九七
死貨壓死「國貨公司」……一〇〇
錯得好！錯得妙！……一〇二
敢於承認錯……一〇四
「反共」與「反華」……一〇七
兩個中國……一〇九
叫口號……一一一
英軍擁毛港共反毛……一一四

抗議！抗議！……一一五
翻來覆去的人物……一一六
不許批評……一一九
物歸原主……一二〇
反叛者……一二一
一園都是毒草……一二二
婦人之仁……一二四
備而不用的法例……一二五
在法律面前的顢頇……一二七
毛澤東的衣着……一二九
「討厭」與「悲慘」……一三〇
恩威並施……一三二
爲「街坊」呼冤……一三四
三千萬與「一元運動」……一三五
垂死時的瘋狂……一三七

奇怪的假通函……一三八
紅色作家們……一四一
眞假「蚊型報」……一四二
貨比貨……一四四
鬥爭有如賭博……一四六
七億減爲四千萬……一四八
寬　大……一五一
「反飢餓」與「食品介紹」……一五三
一味靠唱……一五五
養大捐欵法……一五七
仆　街……一五九
窮追猛打放彈左仔……一六一
海外宣傳……一六三
求人不如求己……一六五
自摸爆炸……一六七

由挖眼珠談起……一六九
用我們的血救放彈暴徒……一七一
復興香港……一七三
要激勵警察士氣……一七五

序

我把在各報發表過的專欄，輯成一本二十萬字的冊子，出版了「萬人傑語錄」。本來沒這個動機，只想跟左仔開開玩笑，料不到講笑講成眞，出版商認爲這將是一本暢銷書，派人和我接頭，要將版權買下來。鑑於他肯冒賠本的危險，我當然樂得出本語錄過過癮，不讓毛澤東、劉少奇專美。

「萬人傑語錄」在十月份出版，居然創下奇蹟，一個月之內，再版三次，而且印的數量一次比一次多，整個印刷廠在這個月，就做這一單生意。讀者如此捧場，使我既興奮，又感動。

在「萬人傑語錄」發行的時候，一方面接到許多讀者勉勵函件；一方面也受到一些左仔詈罵和嘲笑。記得編者轉來一封信，一個左仔說我的語錄暢銷是「車大砲」，其實送給親戚朋友看而已。他眞瞧得起我，如果我有那筆本錢，花兩萬多塊錢印本書，分贈親友，我不是大亨，起碼也是中亨了；同時，如果我有那麼多親戚朋友，在香港一定撈到風生水起，成爲交際廣濶的名流。

那位左仔埋怨我定價太貴，「毛主席語錄」也不過賣一塊多錢，你賣到三蚊，鬼買！但，這位左派仁兄該原諒我，毛澤東可以動用國家資財替他出語錄，印刷、排字、裝釘的工人，都是吃公糧的，他的成本可以平到一兩毫。我這位做出版商的朋友要拿血本來做生意，如果這本語錄出版，沒人捧場，他會全軍盡墨，可能連老婆的首飾都要當埋塡帳；左仔還會拍掌稱慶，沒人可憐。

幸而讀者們替我爭面子，居然在香港造成「萬人傑語錄」好銷過「毛澤東語錄」的奇蹟，他老人家知道，一定責備他的嘍囉辦事不力。左仔所以硬說我送給親戚朋友看，也許預防老頭子問起，可以拿這句話塞責。

「左道旁門」可說是「萬人傑語錄」第二輯。這次的選稿，以趣味和幽默爲主，包括近二百則短文。好不好，各人眼光不同，但保證可以得啖笑。

這次左仔搞事，給我們的苦惱太多，許多朋友被他們搞到終日苦埋塊面，那麼，讓「左道旁門」給你輕鬆一下，笑番一餐，可說所費無幾，有益甚大。

出完一集又一集，似乎有刮龍之嫌，事實上左仔已經拿這個來罵過我。其實，在資本主義社會，做生意賺錢，乃是天公地道的事。「萬人傑語錄」又沒拿槍桿子指住你胸膛，一定要你買；你不買，我也不會指你是反動派、反革命份子。左派仁兄居然說我賣

得貴，難道他們也肯拿鈔票買我的書？要是這樣，我的思想就戰勝毛澤東思想了；如果你們不買，我賣得貴、刮龍，關你們屁事？

「左道旁門」是在讀者鼓勵下；出版商敦促下弄出來的。有了「語錄」的經驗，這本相信比較進步些。

每一篇文章都有寫作日期註明，從這些日子，可以看到香港局勢發展的過程。

（十一月十九日）

第五次「抗議」

一個參加暴動性集會的犯人，在法官判刑後，在犯人檻中高聲叫嚷：「抗議！抗議！」

叫到第四聲，被法官喝止：「如果再叫，加判刑期兩個月。」

犯人苦着臉求情道：「請法官准許我再叫一聲。」

「爲甚麼要再叫？」

「工會頭頭同我們說好，如果判了刑，要高聲大叫『抗議』五次；現在我只叫了四次，如果不叫夠五次，他們的慰問金就不會送到我家。我入獄後，我的妻子兒女難道吃西北風？」

這個笑話和商報記者給鬥委胡他們投紙團，寫着「京來示」的抗議令一樣。可見得左仔之高呼抗議，是怎麼回事。

（八月一日）

劣性不改

一位朋友慨然和我說：「世界變了！從前在報紙上常看到巴士佬打搭客的新聞；現在，只看到搭客打巴士佬，你說世界是不是變了？」

「你可知道是甚麼緣故？」我問。

「巴士佬因受到市民支持改變了？」

「我以爲這不是主要原因。」

「那你有甚麼高見？」朋友訝異地瞧着我。

「你知道嗎？」我笑說：「從前打搭客的巴士佬，都已罷工，所以再沒有巴士佬打搭客；而打巴士佬的搭客，根本就不是搭客，實際是舊時打搭客的巴士佬。」

朋友捧腹大笑。我正色道：「不要笑，我是在說正經話。」（八月二日）

「解放」在望

一個罷工工友回到工會領慰問金，工會領袖拿出大叠支票，蓮子蓉似的面口，抽出

其中一張三百元面額的，交給那位工友說：「鄧老八，下個月你不用來領了。」

鄧老八嚇了一跳，睜大雙眼，盯住他道：「怎麼？下個月沒得領了？」

「不。我叫你不用來領，不是說沒得領。」工會領袖笑吟吟道：「祖國又滙了一千萬來，工會大把水，鈔票充足，支票絕不空頭。」

「那怎麼又叫我不用來領？」

「你不知道嗎？下個月香港要解放了，我們大家都有工做，何須再領慰問金？」

這是左派最近故意放出的空氣，對所有罷工的工人指出：「香港解放在即」，像煞有介事。

我和你當然知道這不會是事實，等如外圍狗每天叫着解放軍要來，叫了兩個半月，何嘗見過一個解放軍的影子？所以說「解放在即」；所以說「解放軍快要來」，不過是胆怯的左仔，用謊話騙自己，壯壯胆。

毛劉之間，劍拔弩張，武鬥一觸即發。一旦演成武鬥，解放軍便週身唔得閒，那有工夫來香港救你們外圍狗的狗命？

鄧老八聽了工會領袖的話，半信半疑，偷偷去問縮骨張。縮骨張笑道：「你信不信？」

「我不是高層鬥委，怎曉得這些『最高機密』？」

「嚇！你知道嗎？上個月我領慰問金時，他已經說過這個月不必來領了。現在對你說下個月，下個月又有再下個月……哈，管他作什？總之有一天慰問金就罷一天，沒得領，就另謀別業。」

「他還說：給警察抓了去不要緊，判你十年監也不要緊，香港一解放，所有同志，全部放出來。」

「罷罷工沒有關係，若是叫我縮骨張去扔魚炮、貼大字報，千祈咪攪我。捉了進集中營，等他來解放，搵笨，那時候連慰問金也沒得拿。」

有一位新界的士司機，是王老五，沒有家庭負担，他參加了左派罷工，却有一番令人噴飽的「怪論」。他的政策是：「流乾左派鬥爭經費。」

他說：大把人揸新界的士，少了我一個，有別人開工，車子總不致停下來。左派給我五舊水一個月，我等於休假可以拿薪水，何樂而不爲？我拿了五百，鬥爭經費就少了五百；少我一個人揸車沒關係，好過他們拿這五百元叫別人去扔炸彈。最近左仔放長喉，要流乾香港水塘，我這辦法也同一道理。如果多些人像我這樣，分薄了他們的鬥爭經費，實行把它流乾。這反共方法，簡直一舉兩得。

最近，他領了本月份慰問金（已減爲三百），設伙記同事大吃台灣西瓜。左仔知道，寧不被他吹脹？

（八月三日）

看相

「害國」報大罵××之餘，還替他看了相。據那位「作者」說：他曾和老×同過席，見過他的尊容，所以在報上贈他兩句。

據說：××腦後見腮，這相格就是「反骨」「靠唔住」云云。

我未見過×君廬山眞面，究竟「害國」報這位睇相先生說得對否，不敢武斷。

近日走過左派國貨公司、銀行、書店等，處處可以看到他們的紅太陽毛澤東的「肖像」。我萬人傑亦讀過麻衣柳莊，半桶水，對此種旁門左道，稍知門徑。

照相書說：毛澤東雙眉濃散，兩目上竄，此種相格，是「死無葬身之地」的相。質之高明，以爲然否？

究竟相書對不對，吾人且拭目觀之吧！

（八月四日）

左道仔遇左道王

飛仔祥接受了歪咀勝一個鞋盒，歪咀勝叫他放置在人衆的電車站，不用點藥引，酬勞兩尺水。飛仔祥認爲輕而易舉，制得過。

兩張紅底落袋，照歪咀勝的指示，佯作等車，把鞋盒放下，等了一陣，乘人不覺，溜之大吉。

他到附近電話亭，打電話到九九九，告訴他們：某處電車站有炸彈，他看到一個婦人放下的。

飛仔祥聽說過，向警方報告爆炸品所在，可以得到獎金。兩尺水之外，可以多撈一點，所以跟住就打電話。

不久，警車、衝鋒車載來大批警察，截斷交通，果然發現了那神秘鞋盒，大家不敢走近。

跟住，軍火專家到來。經驗豐富的專家，稍一移動，便知虛實，揭開一看，原來流野，裏面只有一罐大陸罐頭。

飛仔祥遠遠看了，馬上溜走，一拐彎，歪咀勝已在等着，揪住他心口。回水！飛仔祥只好乖乖地還他兩張紅底。

飛仔祥已夠左道，怎知遊上左道之王的歪咀勝，棋高一着，不花一文錢，達到「鬥爭」目的，兩尺水可以中飽私囊了。

（八月五日）

有錢佬天堂

有人問：香港有錢佬，錢從那裏來？

三歲孩童都懂得答：是從香港人身上賺來的。即使做外埠生意，或製造工業產品外銷，也間接要靠安定繁榮的香港，和香港充沛的人力。

香港是有錢佬的天堂，不但因爲香港有現代化的設備，和一切物質的享受；同時，也是有錢佬賺錢最容易的地方。用錢來博錢，使他們的鈔票迅速增長，暴利的機會，是世界任何其他地方所不及的。

我說：香港是有錢佬的天堂，沒有人反對吧？

中華總商會、廠商聯合會、金銀貿易場，這都是香港有錢佬的集團。他們在香港人身上，當然賺進不少鈔票，照道理，對香港的繁榮、安定，應該加倍出力。可是，事實怎樣呢？

中華總商會出現若干名「資本家鬥委」，那且不去說它。廠商會，近來輿論對它不客氣了，因爲，這樣一個龐大而有力量的團體，除了隨衆署名字去刋登支持政府的廣告外，其他一無表現，似乎香港的暴亂，對他們是痛癢無關。金銀貿易場表現得更差，索性連支持政府的廣告也慳番，原定六月十五日舉行每年一度的會員大會，臨時宣佈取銷，這是因爲深恐若干「唔通氣」的會員，在大會隨便發言，就難於收拾了。

這些有錢佬團體，表現如此，寧不使香港四百萬會經幫助過他們，而現在仍然在幫助他們賺錢的市民爲之大感夫望嗎？

每一年，廠商會舉辦的工展會，政府給予一切便利，今年工展會「銀禧」，還打算擴大，熱熱鬧鬧的大攪一趟；昨天，工商署長蘇弼還親自簽發產地來源證的授權書頒發給廠商會長蔡章閣，政府對廠商會可算是不錯了；反觀廠商會的態度，的確令人條氣唔順。

有個會董投函報社，指出該會舉行會議，有些會董曾經提出捐錢給警察子弟教育基

金，立即遭到親共的會董反對，聲勢洶洶，嚇得其他會董噤若寒蟬。

這些會董爲甚麼替左派如此賣力？說穿了不過和中共有生意來往，靠中共供給原料。可是，他們不知道香港人不買他的貨品，有來源又如何？

（八月六日）

資本家本色

「資本家鬥委」湯秉達，在警方人員稱爲「動物園」的政治犯集中營裏，聽說仍然過着「高人一等」的生活。這位「識嘆」的鬥委，的確懂得左道旁門，難怪左派仁兄要選他做鬥委。

爲了他是「資本家」，有「資本」可資運用，所以他在「動物園」中也有較高的享受。顯著是吃的方面，人參、鷄湯之類的補品，仍可吃得到。雖然心境不好，仍舊維持足夠營養。

聽說，在這方面的使費，平均每天五百元以上。湯鬥委有的是港鈔，花用在自己身上，好過拿去作鬥爭經費。

（八月七日）

祖國「觀光」記

有五名在香港參加了「鬥委會」號召而罷工的「愛國工友」，每人拿到五百元「慰問金」。他們決定拿祖國的錢，回到祖國觀光。

到達深圳時，「解放軍」問他們：「喜歡毛主席還是劉主席？」這五個鬼馬的「愛國工友」一想：在香港到處只見張貼了「毛主席萬歲」的標語，並未見過「劉主席萬歲」的，因此，他們都答：「毛主席萬歲！」怎知這一叫就叫出大禍來，五個工友被解放軍關在見不到「紅太陽」的黑房裏，一連吃了四天有鹽無油的矮瓜飯。這五位工人大佬在香港喝慣「青島啤」，餐餐大魚大肉，矮瓜飯把他們吃得口裏淡出鳥來，既後悔；又覺得解放軍把他們關得莫名其妙。

四天後，他們終於獲得釋放，並且准許他們到廣州去，繼續他們的「觀光」宏願。但五個人開過小組會議，一商量，大家決定向後轉，還是回到「英帝」統治下的香港安全點。

他們不敢往廣州的原因是：要是到了大沙頭車站，那兒駐守的解放軍又問及他們毛

主席好呢還是劉主席好，那時怎樣答他們？因此他們不敢再去廣州，有咁快得咁快的跑回香港，談矮瓜而色變。

爲甚麼這五位工人大佬回到深圳就撞板？因爲平日他們接觸的只是「港共」而不是「中共」，以爲「港共」的一套，在大陸也行得通；怎知甫入國門，便告碰壁。要這些人回到「祖國」，自然撞板多過食飯！

毛劉的武鬥，正在大陸各地普遍展開。工人大佬心中只有一個紅太陽，矇查查，不知道大陸劉派的勢力，與毛頭正是旗鼓相當，有些地區甚且蓋過紅太陽。工人大佬那知就裏？以爲還是在香港一樣，偏遇着劉派解放軍，吃四天矮瓜飯已算幸運；到了廣州，可能陳屍街頭！

「港共」究竟是「毛派」還是「劉派」？許多人都覺得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鑒於第一次、第二次的兩個千萬鬥爭經費，是由「全總」撥付的，「全總」是劉少奇份子控制的，因此人們認爲「港共」是劉派份子；還有，他們一切行動，往往違反了毛澤東的原則，掛毛像、掛毛主席萬歲的標語，不過是打着紅旗反紅旗而已。

（八月十三日）

「鬥委」的典型生活

澳門奪權成功，梁培發了財，討小老婆，買汽車，由工人階級一鬥而成爲資產階級。

這是「人性」表現，人是充滿「自私」的動物，儘管口裏叫得如何前進，一有機會刮到大把鈔票，自然而然的要講求個人享受。梁培不過是個小頭目，是個平凡的人物，當然不會例外。他的汽車，他的小老婆是他鬥爭的成果，如果沒有好處，誰肯那麼賣力，跟澳葡過不去？

然而，梁培的平地發跡，引起其他人妒忌，鬥爭是大家出力的，你一個人獨享成果，叫他們條氣點順？於是，澳門又展開清算梁培，大字報貼得滿街滿巷。這一清算，當然又把他鬥倒了。不過，小老婆有了、汽車洋房有了，倒下來也無所謂，正是過得海便是神仙。

澳共鬥垮澳葡，也同時鬥垮澳門的繁榮。

澳門變了死市，澳葡、澳共和澳門所有的商人、居民以及從事「娛樂」生意的，一

同仆直（或者除了梁培）。沒有生意好做，只有食穀種。但是，穀種有限，坐吃山空，於是，澳共發動了「挽救澳門運動」，設法恢復繁榮。

澳門的繁榮，是倚賴香港遊客；港客裹足，不但賭場拍烏蠅，其他生意亦冇得做。因此，他們用種種方法吸引香港客。

上次假期，香港客到澳門渡假的居然有五千之數，這是澳門奪權後難得的盛況。不過，旺丁不旺財，賭場、狗場，落鑊鈔票甚尠。

原因是，這五千多名不過是「職業遊客」，是港共投桃報李發動去給澳共捧場的，這一班究竟是「無產階級」，去遊遊無所謂，若是到賭場、狗場去貢獻，只能做「有限公司」象徵式玩玩而已。

這批職業遊客未能扭轉澳門淡風，只得另想辦法。

不知那個左仔的「高橋」，建議以「裸體艷舞」來吸引遊客。

葡萄牙是天主教國家，艷舞十分「擇使」，所以消息一傳，澳門政府馬上否認，說當局只批准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從外國邀請來澳演出的歌舞團，這歌舞團屬國際性，一如法京巴黎及日本東京表演的歌舞團，當然屬於「半裸」而非「全裸」，因爲澳門係禁止全裸脫衣舞作色情性表演的。

澳門政府這聲明不值得重視，他們禁止是他們的事，如果澳共認爲全裸可以收到吸引港客之效，澳門政府亦無權禁止；這個聲明，旨在表明「全裸」並非他們的責任，以免被教友方面指責而已。

最近，澳共宣佈了不許香港影片公司到澳門拍外景。其實，這宣佈是多餘的，就算澳共宣佈歡迎影片公司拍外景，甚至拍外景者給予一千大元獎金，也不會有人去。

原因是：澳門到處大字報，這些大字報，星馬台灣美洲都不能去，在香港放映更有問題，誰肯拿幾萬元金錢去「較飛」？

（八月十六日）

議員・緊急法例

不久前，市政局議員胡鴻烈提出和港共「談判」的建議；另一位「新進議員」黃夢花，慌忙舉手贊成。後來，胡議員被輿論批評得不敢再提「和談」，只講講街頭的「狗屎」。不錯，街邊的「狗屎」問題，和發動與港共「談判」同樣是無聊的問題；唯有無聊的人，才愛談無聊的事。

前幾天，簡悅强提出應以「死刑」來對付投擲炸彈的暴徒，市政局議員馬超常、張有興予以大力支持。張並說應該對「街上謀殺」者執行「公開絞刑」，以消滅左派恐怖手段。沙利士議員認爲：基於「道德範圍」，不贊成作出此等「退化」的行動；而主張用「銀彈」收買被恐怖主謀者利用的「爪牙」。馬上，又獲得這位「新進議員」黃夢花舉手贊成了。

沙利士是外國人，外國人不了解中國民情，情有可原；「中國人」而身爲「市民喉舌」的「議員」，居然與市民意志背道而馳，這種究竟是甚麼「議員」？

法律，是在人的社會中存在，在野獸世界中決不能用法律去統治。就如狩獵家一樣，對付野獸的唯一方法是「射殺」；「活捉」也可以，但需要有很好的技術，否則會被「反噬」。

目前，香港共黨份子進行的恐怖政策，處處表現其兇暴的獸性，用約束人類的法律去對付野獸，行得通嗎？和野獸談「道德」，談得來嗎？

治亂世，用重典。就是說，平時的法律，在亂世時期再行不通，故要用「重典」，亦即今日的「緊急法令」。

但，「緊急法令」的宣佈是一件事；執行又是另一件事。目前香港因爲應付左派暴

亂，「緊急法令」宣佈了不少，但大部份仍只是「備而不用」，法理上的爭辯，還要加上當局執行的決心。

現在的情況是相當滑稽的：共黨可以隨便宣判一個人的「死刑」，而且公開在街頭執行，事後又在左報上「宣佈罪狀」。當局對處置「殺人犯」却要經過一連串提議、討論、爭辯，還沒有結果。就算制定了「緊急法令」，是否徒具虛文，還在未知之數。那有不予左派暴徒從容逃脫的機會？

（八月廿九日）

報業大王

過去，反共的報紙，左派稱爲「漢奸」報、「走狗」報。現在，論調稍變了，稱爲「親蔣報紙」「蔣幫人物」。爲甚麼要改？很明顯，四百萬愛國同胞都知道他們不是甚麼「漢奸」、「走狗」，只不過是反對共產黨殘民以逞的正義報紙，妄加「漢奸」「走狗」封號，徒然引請市民反感，收到相反效果，故而改稱爲「蔣記」。

香港的正義報紙都是「蔣記」的嗎？港共這下子又搞錯了。如果這些報紙都屬「蔣

記」，蔣介石可以說得是世界的「報業大王」了。有沒有人相信蔣介石在香港辦了這麼多的報紙呢？

（八月三十一日）

戰鬬在一起

你有注意到嗎？左報近來又轉了口風，不再說「祖國七億人民支持我們」；而是說「和七億人民戰鬥在一起」。

要實踐這句「口號」，香港的共產黨，應該火速回到大陸，投入內戰，這才眞眞正正的「和七億人民戰鬥在一起」。

其實，港共得不到七億人民支持是理所當然的，因爲他們都給港共「倒米」，很久沒得到香港親友的接濟，正恨之刺骨；他們回到大陸，一則可以不必再在此攪攪震，希望親友可繼續缺寄糧包、滙錢；同時，港共「投入內戰」可以「將功贖罪」。

（九月三日）

野獸派

中共終日瓜瓜叫，抗議這個，抗議那個，搗亂甲使館，大燒乙使館。有人說，中共是今日的「野獸派」，確是一點不差。

美國飛機炸到門口，嘴裏叫着美帝紙老虎，却不敢作戰，色厲內荏。你知道爲了甚麼？是怕走資本主義路線的劉少奇，一旦當眞勾結了「花旗佬」，則毛頭一定瓜得。所以，反美暫時搵把口來反，用行動去反，冇咁笨。

中共目前瘋狂的排外行動，不外意圖掩飾內亂。現在，中共在國際間已沒有朋友，個個是敵人；唯一朋友，只有一個黑鬼而已。

（九月五日）

妓女自稱節婦之類

香港共黨最初是打着「反迫害」的旗幟，後來一改而爲「抗暴」。「抗暴」比之

「反迫害」顯然是升了一級。

熟悉共產黨作風的人，都知道他們善於運用毛澤東的「矛盾論」，說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比方說，他們打起「抗暴」旗幟，實際上「施暴的人」就是他們自己。在左派的報紙上，聲聲說暴徒所作所爲，是「愛國行動」，實際呢？拿兩歲、八歲的小童開刀；把手無寸鐵的播音員林彬和他弟弟林光海活活燒死；魚炮炸彈滿天飛，炸死炸傷無數中國市民；在兒童遊樂場、小孩出沒的大厦走廊中放置炸彈，任他們說得怎樣好聽，明眼人都看得出，這是百份之百的「暴行」，偏說是「抗暴」，不就是實踐了「矛盾論」麽？

正如打着紅旗反紅旗一樣，共產黨這種技倆，其實並不新鮮，做賊的人懂得一道絕招，當被追得緊時，便大叫：「捉賊！」人們會放過他，以爲他不是賊。古時的妓女，也往往自稱節婦。共產黨的這種技倆，就是向賊公、妓女學來的。

所謂「抗暴英雄」，其實是殘暴兇手。看左報，反面來看，就差不多了。

（九月六日）

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藏書

澳門與香港

共黨控制下的澳門，變成死市。狗場、賭場及一般商業，一落千丈。澳門的生存靠香港遊客，香港遊客裹足，澳門自然死實。

澳門情形，使香港人感到心寒。要是香港落在左派勢力中，變成澳門，大家唯有死路一條。有澳門這麼一個「樣辦」擺在眼前，更加强市民反抗共黨奪權的決心。港共搞事不成功，談「澳」色變，是重要原因之一。

近幾天左派報紙大力宣傳將澳門發展爲「轉口大商港」，還有一連串繁榮計劃。計劃如何？據說正積極籌備興建國際機場與深水碼頭，目的是取代香港的位置。

這計劃雖說是「澳葡」的計劃。但，如所週知，澳共才是澳門的太上政府，亦即是說：共產黨要把澳門建設起來，頂衰香港。

香港會被澳門頂衰嗎？相信只有天眞的左派份子才會相信，戰後二十二年來，香港發展的迅速，世界震驚。二十幾年來，不斷的建設，香港已換上了新貌，而且，新的計劃，還在不斷的進行。

工業上雖遭遇國外種種限制，但在國際上已佔有重要的一席位。以小小一個香港，有這樣的成就，當然不是倖致的。

澳門要取代香港的地位，限於地理環境，不容易成功。闢建深水碼頭的計劃，不是澳共發明的，在此之前，已進行過若干次，並未成功。

如果澳共能憑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克服了天然環境，倒是可喜可賀的事。

有人說：要將澳門發展爲大轉口商港，恐怕需要很長的一段日子，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成功。未成功前，香港又有新發展，所以，要使澳門追上香港，恐怕是二三十年以後的事。

可是，共產黨幹勁驚人，可以一天等於二十年。如果這話當眞，豈不花幾天就可以追上了嗎？而且，轉口港雖未建成，已有中共貨品轉口的專利權，不怕沒有生意做，這又是他們一個優勝條件。

等到他們可以直接轉口時，大陸貨全運到澳門，就可鬥倒香港，至少可以取代一部份。

可惜近來大陸貨運出口時時遭遇意外，或則交通斷絕，無法依時運到；或則中途被紅衞兵攔車截劫，未能作正常運銷，一天有貨到，兩天却斷市，來得失魂，轉口當然大

成問題。即使三幾天內把澳門搞成轉口巨港，也無貨可轉，豈不白花了幾億「葡幣」，得不償失？

樂觀的人說：共產黨要經營澳門，取代香港的地位，顯然因爲「解放」香港無望，才會這樣做，否則，拿下香港，就可以省回幾億元投資，因此香港担保無事。

（九月五日）

任人踐踏

偶然走過中環，看到日前左派學生「示威遊行」的「遺跡」，不由惹起感想。學生哥在馬路上用漆油寫上大字標語：「毛主席萬歲」，雖然已用黑色漆油蓋上，仍然隱約可見。

躺在地上的「毛主席」，整天整夜給電車的鐵輪、汽車膠輪輾遇，給萬千路人不斷踐踏，這究竟是對「毛主席」尊敬，還是侮辱？

同樣的標語，甚麼地方不寫，偏寫在「公厠」上，究竟是有意，抑或無意？

我認爲這是對「毛主席」故意侮辱！

從一切跡象可以證明，香港這一小撮共黨，澈頭澈尾是反毛派劉鄧份子。他們拿毛澤東做幌子，故意做盡壞事，目的乃在損害毛澤東的聲望。

比方說：革命委員會發表的「關於堅決實行毛主席的戰鬥號令，掌握鬥爭大方向，搞好革命大批判」的決定透露：「不准任何組織搞地下活動，出版地下反動小報和搞地下反動宣傳，搞地下武裝隊等組織。」

看看目前港共所作所爲，剛好樣樣抵觸了革命委員會的決定。油印蚊型報如雨後春筍，暗殺和炸彈，全是地下武裝組織。顯然的，毛澤東擁護的，他們就反對，毛澤東反對的，他們就擁護。是甚麼道理呢？

衣其兄說：家家左派商店、銀行、學校、工會都掛出了「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的標語。其實，這句標語大有問題。

他說：如果「戰無不勝的解放軍萬歲」，那是絕無問題，因爲軍隊是打仗的，若是一種「思想」，只要是正確的，自然有人欣然接受，要靠「戰」去傳播，這種思想好極有限。

因此，他認爲想出這句標語的人，一定是黑幫，而港共在香港普遍地運用這句標語，想不說他們是劉鄧派也不成了。

（九月七日）

假炸彈

港府頒佈一條處理假炸彈的緊急法例，凡藏有假炸彈，或在藏有假炸彈的樓宇內被發現，就是違法。和其他緊急法令一樣，受到港共「三視」是必然的；而且左派報紙也例必在這上面大做文章，加以「嘲笑」。

他們說：假炸彈可能是一個五六歲的小孩上學的書包；也可能是六十七歲的老頭手上拿着的一瓶牛奶；買一罐罐頭回家，或提個手袋上街，都可能被控藏假炸彈。

他們認爲很「幽默」，我認爲很幼稚。

在港共玩弄炸彈恐怖政策前，根本沒有假炸彈這回事；自從假炸彈成爲陷阱，誘殺了不少軍警市民，假炸彈之受到注視，是理所當然。

如果在極權國家，根本不用定甚麼法律，要抓就抓；但在法治地方，儘管你說它是「法西斯法律」「臭法律」，都要經過正當程序。

最初一枚假炸彈是掛在中央市場前面燈柱上的一個稻草人，當時軍火專家希路穿上鐵衣，將之拆下。

這事在左派報紙描述下，極力加以醜化、嘲笑。但有知識的人，都知道希路是個大勇的人，他冒生命的危險去維護大衆安全，非常值得欽敬。

他拆開假炸彈前，除了幕後指使，及掛在那兒的暴徒，別人都不知道是假炸彈。它可以假，也可以眞。希路拆開時，事先不可能知道。如果是眞彈而當堂引起爆炸，他雖身穿鐵衣，仍大有可能受到傷害。拿這大勇的人作嘲笑對象，簡直荒唐！

如果我掛一個不知眞假的炸彈在大公報或新華社門口，他們這班奴才，如果有人敢去拆，我就不信！

許多歹徒打劫，不必拿槍，用一支玩具槍就可以大做世界。這個拿假槍的人，目的是作奸犯科，所以藏有假槍，在法律上是有罪的。

照左報的道理，如果藏假槍而有罪，則我家的啤仔，玩具箱內，起碼有十多二十枝各式各樣的假槍，豈不是啤仔犯法，要抓去坐牢？

因此，我認爲，左報的說法，毫無幽默，極其幼稚。

有一個原則：他們諷刺、謾罵那一個法例，就是害怕那一個法例。比方說，對扔炸彈的人判處死刑，法律只是提出，還未討論通過，他們已大罵特罵，爲甚麼？因爲他們害怕這條法律。

假炸彈法例受到嘲諷，當然也是同一道理。藏假炸彈而犯法，其道理與懷假槍行劫相同。不能因假槍打不死人就不算他犯法；假炸彈雖炸不死人，但其出發點是擾亂治安，所以該算是犯法。

當局不會抓六七歲携有書包的學生；拿一瓶牛奶的六七十歲老公公，正如不會抓藏有大批假槍的啤仔一樣，放心好了。

（九月八日）

為選民進一言

香港人一向對政治不感興趣，所以每次選舉，儘管香港政府大事宣傳，到選舉站投票的選民，不過小貓三隻四隻，冷落得可憐。

具有選民資格的人，很少對選舉熱心。雖然助選團備有專車，只要你老哥一揚手，他們就馬上煞停在你跟前，客客氣氣請你上車，把你迅速送到選舉站投票。爭取選民，可謂無微不至。

但競選的人儘管殷勤十足，選民仍然冷冷淡淡。每次選舉，只有幾千人投票，大部

份有投票資格的人棄權，這可以反映香港人絕不熱中政治。

大部份選民知道，他們投票選出的議員，所能發生的作用微乎其微，因此，他們感覺得，誰當選，沒多大關係，因此隨便放棄權利，也沒多大損失。

可是，從這次港共發動「反迫害鬥爭」所看到的事實，使我有無限感想。平時，在市政建議方面，他們的影响力微不足道，每次開會，各抒己見，發表一些不着邊際的言論，倒無所謂；在全港官民一致對抗共黨發動的暴亂當中，他們發表的言論，却很值得重視。因爲，這些議員等於市民代言人，要轉達廣大民意，因此他們發表的言論，政府視爲「民意」。

不幸得很，在這次暴亂當中，議員們發表的高論，往往與市民意向背道而馳，不但不能反映民意，且剛剛說出相反見解，這使許多有資格的選民都不禁在問：「爲甚麼我們要選出這樣的議員？」當他們發出這問話，却又深深後悔，因爲，他們在選舉中根本沒投票過；他之當選，可能就因爲你棄權之故。如果你投了別人一票，他會落選。沒有資格發表這些與民意相違的言論。

自責、後悔都沒用，這些鼠目寸光、懵頭懵腦的議員，滔滔不絕，一而再地還發表「和平」「道德」「屈服」的論調，看到市民個個怒火冲天，輿論嘩然，他們才去函更

正，認爲意見被誤解。如果他們的意見是「明朗」的，絕無被誤解可能。所謂「誤解」其實是他們難於自圓其說。我和許多有資格的選民一樣，下次有機會投票時，請半天假也必要去投「神聖的一票」，不論他落選也好；當選也好，我一定不再選這種矇查查的人做我的代表。我投票的一個人，儘管不能把我心中的話全部說出，至少也不要說與我底意願相反的話，這才算得沒有投錯票。如果我投過他們的票，不知該怎樣自疚和慚愧了！

奉勸有資格的選民，在下次選舉中，再不要棄權。如果我們這大批選民棄權，小人很容易浮頭；選出一個不夠條件的人，我們每個選民都有責任，大家以爲對嗎？

（九月八日）

惡同居

阿陳、阿張、阿李談到共產黨在香港攪攪震。阿陳說：「我忽然想起一個很好的譬喻，你們以爲港共的攪事好似乜野？」

「好似癩狗，對不對？」阿李說。

「唔係，佢係我地嘅惡同居。」

「惡同居？老兄有何高論？」阿張問。

「現在香港情形，好似一個包租公，分租了十伙八伙人家，其中有一伙，是個吃僑滙的無業遊民，閒得發悶，以不滿包租公諸多限制爲藉口，攪風攪雨，惹事生非，口口聲聲要鬥臭包租公，肆意搗亂，在冷巷拉矢；在厨房放臭火水爐氣；在浴室潑水，攪到同居住客，個個不寧。」

「情形有點像，譬喻得還不夠澈底。」

「試想想：這情形發展下去，將是怎麽樣？」

「怎止如此！他們還在扔炸彈；還在殺人哪！」阿張打岔道。

「最後，即使包租公不要他退租，同居的住客，在忍無可忍之下，也會合力把他攆走！」

「對了，現在包租公還是粒聲不出，如此看來，非要靠我們自己動手把他攆走不可啦！」

（九月九日）

慢性摧殘生命

在一張右派報紙看到一個消息說：由大陸運銷香港的罐頭食品，很多滲有毒質，這種毒質，會使人慢性中毒，久而久之，就會擺命。

左派的報紙則用巨大標題說：「食水增鹹度慢性摧殘生命。」據稱：食水鹹度由百萬分之六百增加到百萬份之一千五，對人的生命是一種慢性摧殘劑。「如果長期食用」則對小孩、體弱的病人、年老人有不同程度的危害。

如果這兩個「消息」我們都相信，那麼，共產黨和港英都在「靠害」我們四百萬愛國同胞了。

更使我躭心的，如果我們吃大陸罐頭，同時喝香港水，雙重「慢性」摧殘下，會不會變成「急性」？

若干年前，我讀過一則電訊，據說東歐有好些地方在物物交換下換來許多中共的罐頭，不料吃了之後，竟無獨有偶地發生集體中毒事件。後來經過「檢驗」，並不是罐頭內滲有甚麼毒質，而是製作不夠完善，食物發酵引致的。這種情形會不會在運港的罐頭

中重演，誰都不能保證，因此我有理由相信。

至於食用鹹度在百萬分之一千五百的食水，是否會慢性摧殘生命，我未向有資格的醫生請教過，不敢妄斷。不過據左報說：只有腎臟系統病患者（包括腎炎、腎水腫、腎功能退減等）受到影响，而且是「成年累月長期食用」才有影响。

讀罷，我爲之釋然。我可以担保，絕對不會受到「慢性摧殘」。如果各位讀報會注意食水新聞，一定記得，食水鹹度增加，不是指現有各水塘的存水，而只是指船灣淡水湖。政府說：如果要食用淡水湖的水，鹹度可能增加。但這一說是在最近一場豪雨之前，現在各水塘差不多滿溢，水務局要黑市放水，相信暫時不必動用淡水湖的水，自可避免「慢性摧殘」的威脅。

就算動用淡水湖的水，下了兩三吋雨，淡水湖進益不少，鹹度已大爲冲淡，腎虧友也不用躭心。

有位朋友說：左報既然這樣關心市民的健康，應該建議「祖國」多多把東江水輸送來港，流入淡水湖，流到佢滿，則百萬分之一千五百的鹹度，會立刻減爲百萬分之三四百左右，則四百萬愛國同胞的健康，便不會受到絲毫影响了，不知左報會不會作此「善舉」呢？

另一位朋友說：左報花那麼大篇幅去攻擊鹹水，眞是莫名其妙！即使眞是「慢性摧殘生命」罷，也是「成年累月長期食用」才會有害；而且不是個個有腎病，有腎症，可以買「蒸溜水」喝，我覺得這並不是嚴重問題。目前我怕的却是左仔「急性摧殘生命」的土製菠蘿。既然左報這樣關心我們健康，最好請他轉知「鬥委會」，少扔炸彈，我們的生命就更有保障了。

（九月九日）

三年等於四十八小時

「新午報」「香港夜報」「田豐日報」三家「害國報紙」和胡棣周、潘懷偉、李少雄、翟暖暉、陳艷娟五名「害國報人」先後被判「停刊」、「入獄」了。

於是，十四個「鬥委會」來一個「總結」。結論是甚麼？

第一是踐踏新聞自由，第二是施加政治迫害，第三是實行民族壓迫。結論：「他們是一百分之一百，百分之二百，百分之三百的法西斯！」

我非常欣賞這個結論，因爲我自小念書數學最差，他們能夠算到百分之一百；百分

之二百；百分之三百，數字簡單易記，並不令我頭痛。

最後，他們捧出祖國「七億人」和「毛澤東思想」來，安慰五位獄中老友：「你們將光榮出獄！三報將光榮復刊！」可惜他們這次並沒提到「四十八小時」，這聯合聲明未免寫得太滑頭。

一個「將」字極有彈性，既可作爲「三年」解釋，三年後他們「光榮」出獄了；也可作爲「六個月」解釋，六個月後報紙也「光榮」復刊了。到那時候，「害國新聞工作者」可以來個盛大慶祝，鼓吹一番「全面勝利」。

北京的四十八小時已過了很久，看來只有乖乖的再等待五百幾個四十八小時了。

（九月九日）

馬場上的大贏家

一位撈馬出身的社長，據說在馬場贏了十盤水，就拿這十盤水辦起報來。

在馬場中一下子而能贏十盤水，他的貼士，一定「靈十足」；否則不會如此威水。

他的貼士是不是「靈十足」呢？我可以證明，的確十分靈。因爲，每次賽馬，差不

多都有人恭維他：「你的貼士眞神妙，那裏來的？」他總是說：「並非靠人講，是靠我自己的聰明。」

不錯，他十分聰明，否則不會有人恭維他。究竟他怎樣聰明法？

因爲他是大牌馬評家，每次賽前，自然許多友好向他要貼士。他把這些馬「分配」給友好，一號馬配給阿甲；二號馬配給阿乙；三號馬配給阿丙……這麼一來，不管那一匹跑出頭馬，都有人大讚他貼士靈準，對他的「眼光」，佩服到五體投地。

至於看了報上的「分析」，更妙到毫巔。甲馬：內幕消息，可能搏殺；乙馬：近兄轉佳，有力掄元；丙馬：搭配適宜，坐位望贏；丁馬：老馬迴光，未可勿視；戊馬：如果跑出，就是大冷門了。

朋友，看到這樣的「分析」，你買那一匹？

他因爲熱愛祖國，所以把贏來的十萬大元辦張「愛國報紙」，把馬塲的勝利成果，貢獻於「祖國」，原未可厚非。

可是我們廣東有句俗語說：「有頭髮唔做辣厘」。意思是說：有錢就不會幹拖泥帶水的事。

縫了西裝還沒有付的工錢；喝了咖啡三文治還沒有清的賒賬；叫了應召女郎拖住的

夜度資……即使沒有在私人帳簿登記，這幾條數（或者是幾百條數）總會在腦子裏有個印象。

十萬大元，即使不可以清理全部，也可以把一部份「要緊」的先行攪掂，何必被朋友背後大罵：個條衰仔，輸左麻雀奉旨唔畀錢。

如果說是他「自資辦報」，不如說，裁縫佬、咖啡店老板、招待所事頭和他的一班雀友是大股東。

一張狗馬掛帥，靠架步淫穴廣告養活的報紙，不只港共，連中共都稱之爲「愛國報紙」；一個半生靠傍老細的體記、馬記而升級爲社長的人，竟也大談「愛國」；更令人捧腹的是那位「六國舞苑」出身的四奶，也像她在麻雀桌上一樣「純熟」地叫起了「愛國」來，眞是此一時也，彼一時也。

如果有一位唔熟性的愛國同胞，把一份中共外交部認爲是「愛國報紙」的報紙，寄給北京大老細看，一定叫他老人家啼笑皆非。

每逢在左派報紙上看到「愛國報紙」、「愛國報人」這些名詞，我想起這對夫婦的生活行狀，想起那份報紙的面目，總是忍不住要笑起來。

港共和中共說出這兩個名詞時，會不會面紅？

（九月九日）

奇事

這似乎已經成了慣例，每逢港府執行一項緊急法令，左派報紙例必來一次叫囂，說是「迫害」，要「抗議」。

最近，當局爲了防止左派暴徒拿炮仗的火藥作原料，製造菠蘿，濫炸無辜，又頒佈一項緊急法例，收繳商店和民間存有的炮竹及煙花。

左報叫罵，自是意料中事。翻開左報一看，照例大叫「迫害」。「難道燒炮仗過節都有罪？」這看起來好像「大條道理」，過節咁大件事，亦唔准燒炮仗，港英還能抵賴不是「迫害」我「同胞」嗎？

可是，左派仁兄有時未免太過矇查查，難道你們不知道，在大陸燒炮仗過節，早就已經列爲「大罪」嗎？

你們心中的紅太陽幾時准許過七億老百姓過節燒炮仗？如果說過節不准燒炮仗是迫害，毛澤東迫害七億人民在先；港英迫害四百萬市民於後。迫害七億人當然罪大過迫害四百萬人。港共發表這樣的言論，又露出狐狸的尾巴，想說不是反毛派的劉鄧份子都不

成！

我提議左報以後不可隨便叫「迫害」、叫「抗議」，先要看看毛澤東怎樣做法，不可明罵「港英」，暗諦「毛共」，顧住第日毛頭底定全局之後，你們無路可逃！

一家左報爲了攻擊這法例，更發表了「社評」，最「精彩」的一段中說：「這樣一來，小孩大人逢年過節，求神拜佛都不得放炮與萬煙花了，古往今來，你曾見過這樣的『奇事』乎？」這一回，該報的評論員又一次床下底破柴——撞大板矣！

點樣撞板？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早就號召了「除四舊」，求神拜佛，已犯了彌天大罪，如果求神拜佛還要燒炮仗放煙花，簡直是罪加一等，準備被送去戴尖頂帽遊街淸算好了。

身爲左報的評論員，竟稱此爲「奇事」，才是眞正的「奇事」！

（九月十日）

製造垃圾

以狗馬掛帥，專登架步淫穴廣告的三家「愛國報紙」被先後判令停刊後，儘管港共

大叫「三視」香港法律，都乖乖地停版了。兔死狐悲，其他正統共報與外圍左報，不敢再談「三視」，一轉口風，聲言「反擊」。

如何反擊？原來是大量出版蚊型報，據說已出了「三百種」。用這種蚊型報反擊港英，等如烏蠅撞大笨象，雖然「嗡嗡」的亂响，十分討厭；但以爲這會有甚麼「反擊」力量，是太笑話了。

我在左報上看過一篇「一張小型報的誕生」一文，其中一段說：「我們拿幾份去報館『註冊』，使同胞們知道我們又多了一份小型報。然後，再拿幾份寄給港英的頭頭看看，讓他們恐懼與沮喪一番。其他的，就在明天早上，趁街上行人稀少時，貼在牆上和派到各家客戶的同胞手裏。不過，要小心點！」

從這段「精彩」的叙述，我們可以看到小孩子們怎樣在辦報。所謂「註冊」，就是備個案去領津貼；寄幾份給港英看看，先要「貢獻」郵費給港英；港英頭頭會爲這些蚊報而「恐懼」「沮喪」嗎？只有小孩子才會這麼想。我最欣賞「要小心點」這一句，那分明是「怕得要死」的心情。

試想想：拿這些蚊型報去「反擊」港英，能收到些甚麼效果？極其量害了清道夫，每天要多倒幾十斤垃圾而已。

（九月十日）

死前不要再作惡

當年史太林未死，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共羣醜，動不動說「史太林爺爺」；「史太林萬歲」，比大鼻子還叫得起勁，一副奴才相。

叫是儘管叫，人畢竟不會長生不死，也不會眞是「萬歲」。所以史太林到底瓜得，生前儘管如何威水，死後却被人鞭屍。史太林是我們的鋼；史太林是我們的太陽，振臂高呼過的人，粒聲不敢再出。

現在的「紅太陽」「偉大舵手」比鋼、比太陽好像又高了一皮；千千萬萬人鎮日在高呼着「萬歲！萬歲！萬萬歲！」其實，大家知道，他並不眞是「紅太陽」，太陽或者可以千年萬載不滅；人是血肉之軀，偉大如史太林爺爺，也不過如此下場，「今夕吾軀歸故土，他朝君體也相同。」這話正適宜於史太林對毛澤東說。

毛澤東把自己神化了，終日要人叫「萬歲」，其實乃是怕死，等如古代帝王尋求長生不老之藥一樣心情。但顯而易見的事實却是：人終是難免一死的。毛澤東在其垂暮之年，還要攪其文化大革命，弄到大陸死人無算，重視自己的生命，賤視他人的生命，這

種人，應該難得好死。他該以史太林的收場爲殷鑑，死後被人鞭屍，當然是無可避免的事。

（九月十一日）

「港共」應稱「港Q」

「港共」是老萬「發明」的。爲甚麼要叫「港共」？因爲「港共」不同「中共」，「港共」即香港之「土共」而已，不但政策上、行動上和中共不同，而且也得不到中共支持，只不過是一班「野仔」、「二奶仔」而已；否則，畀人還擊到一咸都冇，北京的頭頭，豈有不出面照住之理？

現在再想落，叫他們做「港共」仍是不貼切，因爲在這一小撮人當中，眞正的共產黨徒究竟有限，大部份不過是「充共」而已。比方被判坐牢的「愛國報人」夫婦，素來服膺鈔票至上，一向與共產黨風馬牛。這種人而稱爲「港共」實在「陀衰人」；參加搞事的，十九是有奶便是娘之輩而已。

我靜觀幾個月來這班搞手的作風，改用「港Q」兩字，比「港共」貼切得多。不論

大事小事，他們表現的完全是阿Q作風。

比方說：明明「三視」香港的法律，但被抓的人，還是一個個受到香港法律審刑入獄，所謂「抗議」，不過得把口。出獄是「光榮」，入獄也可以「光榮」，究竟是怎樣「光榮」法？叫他們自己解釋也說不出理由。最「光榮」的方法，應該是抗拒入獄，寧死不屈。但左仔那有如此勇氣？在法庭上猛咁唸詩，外國人以爲你喃喃，吟詩亦吟唔甩的。

左報描述石慧、傅奇被拘時的情景，把他躲在厠所裏發毛的一段畧去，却說傅奇對石慧道：「阿慧，記住毛主席的話：『在野獸面前不可以表示絲毫怯懦，要提高我們的勇氣！』」爲甚麼別的話不對老婆說，挑毛頭這句話？正因心中怯懦之故。怕得要死的心情，隱約可見。竟還指他們是「敢於鬥爭的精神」，澈頭澈尾是一副阿Q相。

又比方說：港府頒佈收繳爆竹煙花緊急法令，市民把存有的炮仗燒掉，因此到處辟辟拍拍。這一來，港共要從炮仗取得土製菠蘿的原料已不可能，左報却說：「這就是我港九廣大愛國同胞已經覺醒和動員的訊號，也就是他們對你的一切『臭法令』宣佈無效的警告。」

與政府合作把炮竹燒掉的市民，看到這一段妙論，當會啼笑皆非。要是市民蔑視政

府法令，該收藏炮仗不放，等港Q炸彈絕响，需要原料時，就供應他們，才是眞正的幫助；把針對他們的行動，視爲同情他們的行動，還不算是阿Q麼？

（九月十一日）

左仔與蘿蔔頭

不久前，港共捧出一個名爲「東來客」的蘿蔔頭，在報上大放厥詞，主要目的，是「勸港英低頭」。爲甚麼港共要捧一個「蘿蔔頭」出來說這番話？我有點莫名其妙。其後不久，「鬥委會」主任委員，大公報社長費彝民舉行「外國記者招待會」，所謂「外國記者」，實際主要是「日本記者」，法國、西德之類，只是做吓陪襯而已。港共這樣重視蘿蔔頭，一似渾忘幾年前曾如火如荼地發動過一次反日運動，而極力與他們拉相好，究竟意欲何爲？我百思不得其解。

我說過多次，港共的所作所爲，每每和北京頭頭的政策「倒拗」的。凡是北京擁護的，他們就反對；北京反對的，他們就擁護。明明把「北京」看做「敵人」。這回大捧日本人，又是極好的例子。君不見北京頭頭已將三名日本記者驅逐出境，

爲甚麼要驅逐他們？據說是爲了報復日本首相佐藤訪問台灣。

大老細赫然震怒，要將蘿蔔頭趕走，港共却奉之如上賓，把他們又長又臭的謬論，佔有左報大塊「寶貴篇幅」，明顯的是違反北京政策，港共領導人要造北京的反。

了解日本民族性的人，都曉得蘿蔔頭是最狡猾與最懂投機的。日本在亞洲的大局中一直扮演了「騎牆派」的角式。在美、蘇、中共之間，三面討好，三面不開罪，目的是想「混水摸魚」，攫取他本身的利益。

現在，美蘇兩國自南北將中共緊密包圍，中共頭頭固然知道處境惡劣，日本佬也善觀氣色，當形勢要變，自然要出他們的看家本領——看風駛艇。

日本首相佐藤訪台，有着不尋常的意義，蘿蔔頭是無寶不落的，決不會燒冷灶。佐藤消息的靈通，當然在我和諸位讀者之上，這顯示「局勢要變」。

大陸「文化大革命」正在能發不能收的時候，如果有變，對中共自然「有百害而無一利」。這一來，毛頭着急了，震怒之餘，馬上將三名喫頭記者掃把，而且，相信中共的反日，這不過是「開端」，跟着一定還有其他行動。

在北京的外國記者，人數最多和最活躍的，無過於日本記者。大部份大陸消息，都是日本記者發出的，爲甚麼中共對日本記者過去那麼另眼相看？

中共最害怕美國以日本作爲對抗中共的武裝基地，日本的騎牆態度，始終沒有武裝起來，美國無法達到願望；在中共方面，對這事是大感寬慰；日本記者獲得寬待，原因之一可能在此。

如果佐藤與蔣介石合流，中共的處境，將受到空前未有的壓力，毛頭那有不焦急撞火之理？

可憐港共矇查查，把未來的敵人視如知己，大力吹捧，這事若給大老細知道，不來一次「大地震」才怪！

（九月十二日）

如此「烈士」

左報爲了對抗林彬之死，大捧「烈士」。「烈士」是甚麼？如所週知，是流氓、地痞、爛仔。

但，有些「親共份子」可能不相信，認爲不過是反共報紙「詆譭」之詞。然則，正統左派報紙發表的，你信不信？他們儘管對別的事情大造謠言，對「烈士」當然要「好

話說盡」。

八月二十九日晚上，東頭村發生暴動，防暴隊開槍將暴徒驅散，有一名暴徒中槍倒斃，這暴徒，就是港共的所謂「烈士」何瑞祺。

左報發表的「何烈士生平」怎麼說？且引述幾個片段如下：

「……其中尤以爲首的一名身材高大青年表現最勇敢，他站在最前，打得最英勇……這位『烈士』就是何瑞祺。」

這說明了在暴動時，何瑞祺是在前頭領導。對領導暴動的人，防暴隊有權「格殺勿論」，何瑞祺是死有餘辜。

「……他少年時代，由於環境關係……接觸過不少三教九流的人物，沾染到一些流氓氣習，他後來對人說，他這個時期簡直是小扒手兼打架專家……」

這就是「何烈士」的底子，流氓、扒手、打架專家，一下子捧爲「烈士」，可見得港共的「烈士」價值如何。

「去年初，何瑞祺的政治識認仍很低……使他對國家民族印象模糊……他憎惡阿飛欺負弱少；但也認爲阿飛型是時髦，學其打扮……」

嚇！不但是流氓、扒手、打架專家，原來還是個臭飛。左派報紙如數家珍，「何烈

士」被他們諦得慘矣！

「他响應各界鬥委會的號召，在廠內組織了戰鬥組。」

這種人，只要鬥委來肯在鬥爭經費中撥出一筆「活動費」，一定肯於賣命，組織了「戰鬥組」，當然要有一筆「經費」，好過打荷包、打架，何樂而不爲？

「……他忍不住便每每單獨行動，甚至每天收工後，還到處走動，看看有沒有可動手的地方……」

他以前收工後，也可能單獨行動，看看有沒有可動手的地方，不過那時他是看看有沒有担天望地的老襯，好動手扒他的銀包；現在則是看看在那兒不受人注意，放下土製菠蘿，好回去向鬥委會領酬金。他所以要單獨行動，無疑是怕「同志」分薄了。

左報大寫文章捧「烈士」，可惜「烈士」的身份，大都如此，實在捧無可捧；而且愈捧愈露出馬脚。大多數市民本來不知道「何烈士」是何許人，對他的身世，只是估估吓而已，左報這樣一登，把他的底牌揭穿，如此一個「烈士」，想認馨香都幾難，左報豈不弄巧反拙？

左報大部份記載都靠不住，只有述及「烈士生平」却非常老實。

「烈士」尙且如此，經常在左報上出現的「愛國同胞」，究竟是何等樣人？從何瑞

祺的事，各位讀者可以得到梗概，用不着老萬再費筆墨了。

（九月十四日）

中共家內的「活老虎」

中共罵美國是「紙老虎」；罵蘇修是「紙老虎」；罵英國是「紙老貓」——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可是，在北平「人民日報」上，居然出現一頭吊睛白額的「生老虎」。「生老虎」是誰？劉少奇是也。

據說：「這頭生老虎現在仍咬牙切齒，準備作其最後絕望的一撲。」即是說：毛共不怕美國、不怕蘇修、不怕英國及一切反動派，但怕劉少奇。因爲他到現在，雖然軟禁在中南海，仍然是一頭活生生、張牙舞爪的大蟲。

在一大堆「紙老虎」中出現一頭「生老虎」，這是大堪注意的一回事。爲甚麼劉少奇是「生老虎」？

毛澤東從去年八月開始大搞文化革命，搞紅衞兵大造當權派的反，目的何在？係人都知，要將劉少奇鬥垮、鬥臭。

但鬥了一年多，劉少奇始終沒倒下來，甚至三番四次用紅衞兵叫囂，要將他從中南海揪出，到底還是揪不動。毛澤東雖然搞得如火如荼，劉少奇實際上有他本身的潛力，因此，國內毛劉之鬥，方興未艾，鹿死誰手，還在未知之數。

這兩個月來，劉少奇更展開大力反撲，毛派的奪權運動，陷於最低潮，致有「人民日報」的警告：「劉少奇是一頭活生生的老虎！」

毛澤東所恃的，原是最親密的戰友林彪控制下的「解放軍」；可是，四川的李井泉、武漢的陳再道，先後倒戈，使毛澤東了解到「解放軍」並非十足可靠，一旦陣前起義，他會澈底瓜直。

更使毛澤東感到困惱的是劉派「打着紅旗反紅旗」的戰畧，明爲擁毛，實則反毛，使毛澤東無法分清敵我，搞到他自己亦矇查查；老百姓以至紅衞兵更弄不清誰是毛派，誰是劉派。大家同是一張黃面孔，額頭沒有標誌，甚難辨別。這一來，把整個大陸弄到亂糟糟。

劉派採用鄉村包圍城市政策，把各地工人、農民發動起來，湧入城市，參加武鬥，更使毛派四面楚歌，到處是敵人，無法應付。雖然說，這頭「生老虎」正準備作「最絕望的一撲」，但這撲擊可能是毛派抵擋不來的。

不過，最後結果是毛派得天下，抑或劉派得天下，香港四百萬市民並不太關心，他不知道，毛也好；劉也好，七億同胞還是一樣在水深火熱中過活，因爲他們都是「共產黨」，在共產黨統治下永沒有好日子可過！

大家感到心情焦灼的是：爲甚麼台灣不把握大好時機，反攻大陸，光復河山呢？

（九月十四日）

烏龍的左仔

被左派收買的嘍囉，許多是矇查查的，就如上述那大叫五聲「抗議」的馬仔一樣，他們知識水準很低。唯其知識水準低，容易加以利用；但知識水準低；又往往容易擺烏龍。

有人說，前天在威靈頓街晶報門前的一枚「詐彈」，原本馬仔是奉命放在×報的；×報也在中環，而且只差一條街。×報和晶報兩字，有些鄉下唸起來完全同音，那放炸彈的嘍囉文化水平不夠，竟把馮京作馬涼，擺了天大烏龍，把它放在晶報門前就走，還打算回去向門委會拿津貼；怎知這一下子險些把漢奸陳嘯到標尿，幸而是流野，若果是

「發揮巨大威力」的話，豈不嚇破狗胆？

這矇查查的嘍囉，回到鬥委會，勢必受到「民族紀律」處分，也是港共扔炸彈史上最惹笑的一幕。

不過，世事有時「錯有錯着」，「詐彈」放錯在晶報門口，左派大可利用爲宣傳。費鬥委在招待外國記者席上，已經說過，並不是所有炸彈都是港共扔的，有可能是某一個人想加害某一個人而扔的。現在，更可「振振有詞」了，放到我們「愛國報紙」門前的，當然不會是「愛國炸彈」，其爲有人「靠害」可知。

曾經有人提議：左報一味鼓吹「愛國同胞」投擲和放置「愛國炸彈」，炸死炸傷那麼多平民，他們還在拍掌叫好，嚷着「炸得好！炸得妙！」在市內發現炸彈，最好煩勞軍火專家，就近移到左派報紙門前引爆，不必使用沙包，威力愈大，他們受驚愈深，讓他們嘗嘗炸彈滋味，看他們還會那麼大嚷「炸得好！炸得妙！」不。

這雖然是「說說笑話」而已，其實也並不是一個不可行的方法。當局要能那麼辦，眞是大快人心！也可以預卜，港共的炸彈政策會提早收手，正所謂「針唔拮到肉唔知痛」，一定要作惡者身受其苦，害人終害己，他們才會悔悟。

（九月十四日）

「三視」以外

左派仁兄對港英一切都說「三視」，所謂三視，就是仇視、輕視、蔑視。既然要鬥垮、鬥臭港英，左派的「三視」，應該做得澈底。事實上呢，有些東西是屬於「港英」的，却在港共「三視」之外。

那是甚麼？港英的鈔票是也。

港共並非傻仔，甚麼都可以仇視、輕視、蔑視，但港幣必須例外。所以，自左派五月發動「鬥爭」以來，港幣一直受到「尊敬」和「重視」。

比方說：左派的「鬥爭」經費，不論本地自籌、大陸撥給、澳門支援，一律以港幣爲主。北平撥來的一千萬又添食一千萬元，都是港幣本位，並非「人民幣」；澳共的支援，也不提及西洋紙。可見，港幣並未受到左派仁兄「輕視」，自然更不會「仇視」或「蔑視」了。

港幣點解咁架勢？它可以買美鈔、可以買英鎊、可以買法郎，所以一直受到了港共「重視」。

不特此也，譬如，左派「鬥委會」收買一個流氓扔炸彈，如果給他人民幣，他一定掉頭而去；但面對青蟹、紅底、大牛，就精神百倍，甘於冒險犯難，可見港幣魔力之大左派仁兄豈能「仇視」、「輕視」、「蔑視」它呢？

（九月十五日）

時不我與

「鬥委」黃卓雄，棚尾拉箱，他對人說，並非走路，此行是到東京休養，爲期不過兩週，意思是兩週之後，仍然要回到香港來，和其他鬥委同志站在一起。可是兩週又兩週，高鬥委歸來無期。近據高鬥委寫給老友的信說：打算在英國久居。則兩週之期，可能變成兩年，甚至二十年。

發放「慰問金」的工會頭頭，對罷工的馬仔說：「九月份香港要解放了，發放『慰問金』這是最後一次。」今天是九月十五日了，還沒有半點「解放」跡象，有些馬仔向頭頭質問，頭頭說：「我只說九月份解放，並沒說那一個年份的九月，可能是一九七零年吧，也可能是一九八零年。」這位工會頭頭倒很有幽默感。

中共外交部「限四十八小時」的嚴重通牒，已經過了不知若干個四十八小時，所謂「一切嚴重後果由港英負責」，大概是放一把火燒掉英代辦處作了。

共產黨在「時間」上往往鬧出許多笑話，上面的例子，不過是最現成的。正和大躍進時期的一日等於二十年一樣，給後世流傳許多笑話。如果眞能一日等於二十年的話，「黑獄」中的左仔，當是最樂聞了。

（九月十五日）

精彩鏡頭

發生於九龍城的「抗暴示威大遊行」的「精形圖片」，在左派報紙大幅刋出後，右派報紙亦予以翻版轉載。右派報紙此舉，豈非助紂爲虐，幫助左派宣傳？不，因爲這些圖片，確實萬分「精彩」，大有「轉載」價值。

看了這張圖片，他無法不發笑。隊伍前面，有一條橫布條，上書「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後面一班人，只見腰以下，全部用布條遮住面孔。除非這班人有透視本領，否則我躭心他們仆街。

第一點好笑的，他們竟稱「毛澤東」而不稱「毛主席」，違反常規，也是對「毛主席」不敬。左仔讀者寫信給我，也稱「萬人傑先生」；你們就算不稱「毛主席」，也該稱「毛澤東先生」，連先生或君都沒有，簡直不把毛頭瞧在眼內。

第二點，這些「坊衆」既要「示威」，實不必「無面目見人」，個個躲在布帳後，分明不敢以廬山示人，怕得要死。這樣令人發笑的相片，右派報紙，當然視爲好材料。在左報上常見有「義務記者」，這回左報攝記，成了右報「義務攝影記者」了。

其實，左報的「巡行」照片，歷來是笑話百出。在此之前，凡正面拍攝的照片，示威者全部變成黑面神和花面貓，編輯先生在他們的尊容上，加多一些墨汁，以免他們露出眞面目，其出發點當然是爲了害怕當局拿着照片，按圖索驥，照樣拿人；也可以顯出左派色厲內荏，口裏大叫「鬥爭」，內裏怕得要死。花面貓還怕被人認出輪廓，進一步而利用標語，全部遮住，只見標語，不見面目。看來不是「坊衆」示威，只見標語示威而已。

不只示威者怕得要死，連預佈在現場的左派記者也怕得要死。如果讀者細心研究一下，左報「巡行」照片，底乎全部由高角度拍攝，即是「攝記」在樓上俯拍「巡行」隊伍，看起來這角度愈見陣容盛大，查實左派攝記有過躲入厠所被抓的經驗，凡派出幹這

工作，先在必經之處找個有利陣地，俯拍而下；當防捧暴掩至，下面鷄飛狗走，他們也有機會從容離場，閃閃縮縮，回到報社。巡行隊伍搞到亂籠，他們明日報上已經有料，自編、自導、自拍的新聞圖片，只消十分八分鐘就可以搞掂，興工動作，不外爲了這幾張圖片，拍好圖片，立即散隊，只要有圖爲證，證明確有過這麼一次示威，就可以向鬥委會報銷，一千五百名、八百名、一千名，正式死人燈籠，專報大數。但諸位要原諒，爲表示「陣容盛大」，固然是理由之一；另一理由是領取「慰問金」時，數目是個很大關鍵，所以，他們無法不誇大些。

其實，右派報紙亦應隻眼開隻眼閉，任得佢地開大數，等他們快些花乾鬥爭經費，各搞手撈到腦滿腸肥，個陣就沒人肯再搞，自自然然罷手。亦是間接瓦解「鬥委會」的一法，因爲一旦沒有了鬥爭經費，「鬥委會」就無從指揮了。

（九月十五日）

談吃「薯仔皮」

「學生書店」七名職工，被判無罪釋放時，一個叫李德鵬的少年，唔衰攞嚟衰，叫

法官回英倫食「薯仔皮」，法官認爲他藐視法庭，判他囚禁一月；他又大罵「臭法官」「狗法官」，結果再加刑兩月，一共要吃皇家飯三個月。

這些十幾歲的孩子，中了左報宣傳的毒，以爲這就是「英雄氣概」「威震法庭」，其實法律仍是無法「蔑視」，給關進牢獄，吃苦的還是你自己。在編輯部揮動紅筆的編輯，再贈你幾句「英勇」「好野」又如何？關進獄中，連十·一「國慶」的大食十天也沒有你的份兒，先已吃了眼前虧，澈頭澈尾表現了阿Q本質。

這個無知孩子，坐井觀天，以爲吃「薯仔皮」很可恥，我們老一代的人，都知道吃「薯仔皮」有時也可視爲「幸運」的事。日治時代的香港，多少人每天吃木薯粉，吃到面黃骨瘦？在祖國「煉鋼」、「大躍進」時期，大陸同胞要是得不到港、澳親友糧包接濟，個個只能吃粥水苟延殘喘，多少人因此患上水腫病。

這孩子一定在香港過慣豐衣足食的安定生活，所以罵人吃「薯仔皮」這淺薄的話。有一個時期，大陸同胞希望得到「薯仔皮」充飢亦不可能，這種痛苦，當不是這麼一個「紅衛兵」年齡的小左仔所能了解。

如果我是法官，不會讓他在香港監獄吃三個月皇家飯，一定把他送回大陸，讓他過一下連薯仔皮都沒得吃的生活，那才是最公平的處置。（九月十六日）

毛澤東大減價

在報紙上發現一幅「頗堪發噱」的照片。九龍裕華「國貨公司」櫥窗裏，掛起「紅太陽」的「玉照」，在他老人家頭頂上，却加上比「戰無不勝」標語更大的幾個大字：「秋季大減價」。這使過路的人看起來認爲是「毛澤東秋季大減價」了。

裕華門面很濶，甚麽地方不貼，偏把「秋季大減價」貼在毛公頭頂上，當然不是偶然的事。港共左派份子之侮辱毛澤東，並不由這事開始。比方說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大標語上面，加上「抗議」兩字，竟一變而爲「抗議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把「毛主席萬歲」寫在馬路上，任由行人踐踏，車輛輾過；又把它寫在毛厠牆壁上面，讓他老人家一天到晚聞到臭氣薰天；更可惡的是把「三烈士」的靈堂，由毛公補上去，分明想咒死紅太陽……凡此種種，決不是「無意之失」，事情一連串的發生，當然是有計劃的行動。

爲甚麽有計劃的侮辱毛澤東？說起來一字咁淺，香港這一班，都是劉少奇餘孽，在大陸畀毛頭鬥到索氣，在香港侮辱他一番，是阿Q式的發洩。「毛澤東秋季大減價」也

者，表示毛頭聲譽已日趨低落，有如江河日下，聰明人當然一目了然。

（八月十七日）

「紳士名流」

工商日報爲了紳士名流們的「明哲保身」，一再發表社論，予以攻訐，博得廣大市民喝采。市民大衆對這班「紳士名流」平時死出風頭，共黨發動暴亂却消聲匿跡，惜口如金，早已耐不住性子要罵；工商日報替他們發炮，要得。

社論說：「……他們給予人們的印象，就好像是一心讓別人跟共黨搏鬥，如果共黨失敗，他們就繼續作其『名流』，繼續享受社會的尊敬；要是共黨的暴動成功，他們又可自謂沒有『冒犯』他們，藉以保產，保身留有餘地……」

對紳士名流的「內心」，可謂透澈洞明，入木三分。

我對「紳士名流」打過第一砲，可惜當時或者轟得「太早」，通不過編輯先生。在大揮紅硃筆之餘，剩下來的是殘缺不全的幾句無關痛癢的話。此後，我也懶得爲這批垃圾浪費筆墨。

並不是我對他們有所畏忌，而是我冷靜想過後，覺得不值得向他們發砲。

「紳士名流」是甚麼？是我們四百萬市民身上的「寄生虫」而已。他們吸了大衆的血液生存，而且養得肥肥大大的。

這種人，根本沒有價值，要他們開開金口，說幾句話，能發生甚麼作用呢？市民會在他們「號召」之下，對共黨發揮更大打擊力量嗎？那太妄想！

作爲香港反共支柱的，是中下層社會的廣大市民，不是每天在報紙上見到他們的名字、相片的「上流人物」。共黨製造暴亂，儘管他們三緘其口，對大局實際並無影响。到目前階段，共黨敗勢已無可挽救，打了這次勝仗，可以說是中下層市民大衆的功勞，他們不出聲更好，免得又藉此出風頭，說打垮左仔是他們之功。

工商日報認爲「如果共黨失敗，他們就繼續作其『名流』，繼續享受社會的尊敬。」這祇是「名流」們的想法而已，經過這次考驗，他們要「繼續享受社會的尊敬」簡直是夢想！面子是市民大衆給他們的，大衆不再給他們面子，儘管貴爲MBE，OBE又如何？

左報爲了工商日報這篇社論，急得連忙替這班垃圾說話，眞是多此一舉，難道還想「爭取」他們，叫他們爲你們的「反害迫鬥爭」捧場？固然他們沒這胆子；就算眞給你們爭取了，又能叫羣衆跟他們走嗎？

左報一班飯桶可說食枉米，應該爭取的羣中他們潑口大罵，「漢奸」「走狗」「白華」「黃皮狗」，應有盡有，給罵走了；却向「紳士名流」巴結、討好。其實這班傢伙除了出風頭，甚麼都不懂。反正左報沒有廣告，篇幅太多，很難塡滿，我建議左報每天替他們登照片出風頭，一家便宜，兩家着數。

（九月十八日）

繁榮澳門有妙計

香港共黨近來替澳門大吹大擂，作其義務宣傳，目的是想滾香港人去澳門。

他們除打算請日本脫衣舞女郎表演近乎「天體」的艷舞外；還打算找一些日本妹來「侍浴」。

左派份子辦的「害國報紙」，就是靠鹹濕，專登淫穴、架步的廣告，認爲「好此道者」行頭最大，要攪旺澳門，仍然搬出這一套。

他們又說，有人集資兩億元建設澳門，恢復它的繁榮。計我話澳共這個不過是「尿橋」，簡直多此一舉。如果能集資兩億，要繁榮澳門，易過借火耳。

或問，計將安出？澳門可以發表聲明：大凡香港人往遊澳門者，可獲紅底一張，但這張紅底必須在澳門花光，然後可以離境。

有兩億元，可供半數以上香港人遊澳門，這兩億元雖然是「奉送」，但聲明要在澳門花光，所以，最後兩億元仍可「回籠」，週而復始，兩億元可使香港遊客川流不息，永遠有死。

這麼一來，香港人爭先恐後在遊澳門，不用花錢建設，梳打埠是必比從前更繁榮。還可以希望引他們入賭場，令他們輸凸一百蚊，則澳共除笨有精，這個妙計，不是比他們的屎橋實際得多嗎？

（九月二十日）

太陽與月亮

七億同胞要學習「毛澤東思想」；毛澤東同志則要學習江青同志思想；因此，中共號召全國，學習「江青思想」，不必多費週折。

此後，左派仁兄不可再叫：「毛澤東是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應該改叫：

「江青是我們心中最皎最皎的月亮！」不過，叫的時候應要當心，「皎」字不可唸歪了音。

（九月廿一日）

廿世紀的咒文

「害國報紙」每天輪流互相轉載「咒文」，以爲這樣可以鬥倒港英，爭取勝利。在這核子時代，左仔居然效法落後地區非洲的巫師，妄想用咒文咒死人，眞是可憐又可笑！

（九月廿一日）

中秋的謊言

「害國報紙」大字標題寫道：「本港中秋，冷淡蕭條；澳門市面，熱鬧一片。」打個比方：「大濶佬沒有錢買麵包；乞兒仔吃滿漢全席。」有這個道理嗎？

另一標題說：「同胞過節有平餸吃，主婦感謝祖國關懷。」

左仔知道不知道，今年中秋節前運來香港的副食品，許多來自東南亞各地和日本、澳洲的，並不單靠「祖國」照顧。如果要感謝，香港人該向全世界叩頭。

（九月廿一日）

正牌漢奸

香港左派一味給人封號，動不動說人家是「漢奸」，其實，左仔才正是如假包換的「正牌漢奸」。

且看看，左仔每天高喊「紅太陽萬歲？」係人都知道，紅太陽是日本的膏藥旗，他們高呼紅太陽萬歲，豈不等於高呼日本仔萬歲，堂堂中國人，媚外成性，竟向他們的舊老細跪拜稱臣，說他們是「正牌漢奸」，誰曰不宜！

怪不得近來「害國報紙」大捧日本仔，捧完一個又一個，一味拿蘿蔔頭的言論來拋香港人，還自鳴得意，怎知道這一下子就掩不住狐狸的尾巴，暴露出他們「正牌」民族敗類、漢奸、走狗的眞面目。

香港大學圖書館藏書

我們眞正愛國同胞，應提高警惕！

（九月廿一日）

被歧視的民族

一味學習「毛澤東思想」，學到共產黨的嘍囉們個個瘋瘋癲癲，變成自大狂徒，到處惹是生非，表現出一副無賴流氓相，連非洲黑皮膚的民族，都痛罵他們野蠻。

這一班狂妄之徒，已經把中華民族的善良傳統敗壞殆盡。所以，這班左派份子才是眞眞正正的「民族敗類」，我們要執行民族紀律，將狂徒揪出，重重懲治！

被稱爲「醜惡的中國人」的這一撮共黨份子，更給全世界各地華僑帶來極悲慘的遭遇。不論亞洲的華僑，或歐洲的留學生，都受到歧視，看做未開化的民族一樣，使中華蒙羞。看來，共產黨一日專政，中國人一日無法在世界受到尊敬，這是多麼令人痛心的一回事！

（九月廿一日）

認明招牌

中國人開店喜歡影射，比方有一家鞋店叫「步步安」，生意很好。就有人開一家「步步高」；有人出一種藥品「萬金油」，也會有「萬全油」之類出現；上海「陸稿荐」竟有「眞陸稿存」「正陸稿存」等。招牌很要緊的，招牌行時，就是本錢。正因如此，才有冒牌影射的事。

可是，寫文章不同做生意，每個人寫的文章作風不同。就算模彷了作風，下筆輕重也大有分別。所以即使不署名，許多讀者也可以看得出是誰執筆。讀慣一個人的文章，如抽慣一個牌子的香煙一樣，拿別的去頂替，無法騙得過老槍。

所以，萬人傑就是萬人傑，任不名就是任不名，衣其就是衣其，有一天手民漏排名字，讀者仍然分辯得出是誰的作品。

新出版的華人夜報，有一位寫專欄的作家「萬人豪」君，爲了他的簽名和我同出一家，引起我注意。我寫的是「新聞以外」，他寫的是「新聞內外」。相信這是「巧合」而已，決不會像「步步安」與「步步高」一樣。因爲我執筆寫專欄，不過是半年間的

事，並非老招牌，自無受到「影射」的資格。不過，左仔對我已恨得要命，生怕這一位「萬人豪」先生筆下不留情，罵左仔罵得比我萬人傑厲害，那時左仔上埋我數，我豈不是有冤無路訴？更怕「萬人豪」比我好野，人家誤會我們「同是一人」，我沾了他老兄的光，實太慚愧。

想來想去，還是要向讀者聲明一句：「萬人豪」是萬人豪；「萬人傑」是萬人傑，不可混爲一談。

（九月廿三日）

不合時宜的批評

我很早就指出：香港政府對付左派暴徒不敢放手去幹，是有所顧忌。顧忌甚麼？英商財團是也。我再三說明，英商財團不但可以左右香港政府，倫敦也要給他們幾分薄面。英商財團就是後來有人稱爲「鴿派」的份子。

現在，事實已證明我的觀察不錯。由怡和、滙豐和嘉道理父子洋行支持的「遠東經濟評論」，已向港督戴麟趾發砲。

在官民一致對抗共黨暴亂發展到現階段，「遠東經濟評論」發表這麼一篇文章，是非常遺憾的一回事！

人人有權批評港督的施政，他是好、是壞，見仁見智，很難找出共同的結論。不過，在這次對抗共黨製造的暴亂中，他所表現的幹練才華是卓絕的，他贏得四百萬中國市民的擁戴。

但，事情往往難於兼顧。爲着大衆的利益，可能犧牲或影响一小撮人的利益；當然也不會得到這小撮人的好評。戴麟趾受到批評，只不過是這麼簡單的一回事！

我認爲，關鍵可能在戴麟趾處理這事情時，並未「徵詢」這些財團的意見，因此他們認爲未受到「尊重」；同時，戴麟趾的處理，並未把他們的利益放在最前頭，故而招致今日的「惡果」。

港共一開始就向「滙豐」下手，「擠提」的謠言，不知造過多少遍；在滙豐銀行門前放置的炸彈；在門面大寫標語，不知若干次。不但香港政府鎮壓得力，廣大市民的信心，也是他們在危困中得以順利度過難關的一大幫助。要不是香港政府保持堅定立場，即使把鈔票作銀彈拋出，也不可能將暴亂遏止。

「遠東經濟評論」在這最不適當的時間，發表這篇文章，無疑的引起了廣大中國市

民的反感，我們盡力的去擁護、支持政府；而你們自己人拆自己人的台，究竟是甚麼回事呢？儘管意見有所參商，可以不可以在矛盾中加以「統一」？

我以爲，中國人比較「迷信」，想不到外國人更迷信。戴維斯在他的文章中，說戴麟趾給香港帶來「天旱」「雨災」。

如果批評他施政不對，是「民主作風」，未可厚非；「天旱」「雨災」是人力不能挽救的，其罪不在戴麟趾，除非「迷信」他是代表了「惡運」。在二十世紀的今日，我們中國人大都不相信這些命運的謊言，身爲總編輯的戴維斯，這樣的「立論」，豈不爲有識之士窃笑？

更何況，他說戴麟趾帶來「天旱」，完全是謊言，戴氏到任不過一個月另十四天，颱風「維奧娜」已帶來滾滾雨水，一九六四年五月廿九日，將四日供水一次的辦法改爲隔日供水；六月十一日更改爲日日供水；最近，再一次克服水荒，戴維斯把他看做「旱魃」，有冇搞錯？

如果英國人是「眞正民主」的，不必戴維斯「預測下一任港督人選」，在香港舉行一次民意測驗（要眞眞正正不受任何方面左右的），相信戴麟趾連任的機會非常高，可惜市民並沒「選賢與能」的機會。

香港中國市民對戴麟趾原沒有「十分好感」，但在這次共黨暴亂中，他深深抓得了人心，一如市民對香港警察印象一新，觀感作了一百八十度轉變一樣。

戴維斯先生，請冷靜想一想，在這時候發表這種論調，絕對不合時宜！你的言論只會得到一小撮在香港製造暴亂的左派人士歡迎而已。

（九月廿二日）

念念不忘「談判」的人

戴維斯在「遠東經濟評論」發表了批評港督戴麟趾的專文後，引起全港輿論非議，他連忙解釋說：「該文實際上對港督戴麟趾有利，現在香港居民對港督的支持，已顯得特別團結。」

戴維斯的解釋，深得「看風駛艇」之道。他說：引起「誤會」的原因，是大部份人沒有讀他的原文，只讀了一部份報紙對該文的摘錄，不過，普通來說，「摘錄」很少傷及文章的原意；或與原意「相反」。所以，即使未窺全豹，文章要點，大致可以看到。輿論的反應如此强烈，使戴維斯無法不加以「解釋」。不過，我認爲這解釋對取得

人們的「諒解」，並不發生重大作用。專文中的若干摘錄，不可能造成誤會的。比方爲戴麟趾提早選定繼任人；指祁濟時爲稻草人；認爲戴麟趾是不幸運的人等，其用意昭然若揭。

最令人反感的是，戴維斯再一次提出：「在形勢有利的情形下，應和共黨進行某種形式的談判。」

這是否代表他的後台老板的意見，不得而知；早些時，一位議員已提出過了這「試探」，現在戴維斯一而再的提及這「建議」，使人想到是同一來源，大家都在傳達「大老細」的意思。如果是，戴維斯這篇文章，也許不純然是他「個人」的意見。

甚麼是「形勢有利的情形」？粉碎了港共暴亂陰謀，就是有利形勢；如果已粉碎了港共暴亂，何須進行談判？如果港共暴亂不平，談判就等於港共說的「低頭」了。

令人不明白的是他所說的「某種形式」的談判。所謂「某種形式」，是何所指呢？「秘密出賣」的形式；抑或「公開讓步」的形式呢？

戴麟趾回任第一天，已堅決表示：不與「鬥委會」非法組織談判。他的態度十分明朗，絕不同意英商財團對共黨「姑息」的政策。戴麟趾之受到香港市民擁戴，正爲了這明朗的態度。

戴維斯說：「本港要恢復安定與和平，該要獲得代表中共在港份子的合作，因爲香港和中共有着密切的貿易關係。」

香港左派份子既不能代表中共；希望取得他們的「合作」去恢復安定與和平，何等天眞！

他又說：談判不是馬上舉行，而是等待局面平靜以後。局面平靜了，還談判甚麼？太使人詫異了。

戴維斯被問及以何者爲談刑對象時，以說笑口吻答道：「我們要和劉派的人談，不要和毛派的人談。」

戴維斯也知道共產黨有毛派與劉派之別，他一定會發覺，「談判」的主張是很愚蠢的，即使要妥協，也不易找到對象。和毛派談判，劉派得勢，你白費工夫；和劉派談判嗎，等如跟「反動份子」交易，毛澤東決不同意。順得哥情失嫂意，我勸戴維斯還是免開尊口，不談也罷。

（九月廿七日）

責任感

港督戴麟趾到一九六九年才任滿，戴維斯已爲他選定「繼任人」，是不是太早一點呢？或者戴維斯覺得「不耐煩」了。我躭心要是到一九六九年戴麟趾再來一個「連任」時，豈不把他氣壞？

有位朋友說：如果我是戴麟趾，我會多謝戴維斯。這時候的港督並不好做，責任十二分吃重。如果停職，優哉遊哉，在倫敦嘆世界，多麼輕鬆？何必再來，對外對內都要傷腦筋？

我不同意朋友的話。一個有責任感的人，不輕易放棄艱巨工作的。戴麟趾不顧一切攻擊，毅然銷假歸來，表示他並不放棄他任期內的責任，這值得尊敬和稱許！

戴麟趾回任前夕，發表談話說：「我們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恢復紀律和秩序。社會若不安定，將無法進行任何工作。」

目前，香港情勢大致平定，小規模的騷動和眞眞假假的炸彈，仍然成爲社會復趨安定的一大威脅。戴麟趾强調回任後的第一要着是使社會復趨安定，這一步驟非常中肯。

市民心情的苦悶與不安，正爲了這小規模的暴亂沒有平息。

相信戴麟趾回任後，將有新的對策，有效的消滅回復法律秩序的障礙。我們樂意見到大刀濶斧的手法，不要讓沉悶的局面再拖下去，人們的忍耐畢竟是有限度的。

戴麟趾的談話中，另一點值得注意的是：「我們希望對四周鄰邦都維持友好關係，尤其彼此有貿易關係的國家，我們不一定要贊同他們的政治思想。」

中共不支持港共搞事，已由種種事實獲得證明。所以，港共儘管作垂死掙扎，不肯罷手；中共却與港英大做生意。說是「照顧同胞」也好；說是「吸取外滙」也好，總之中共的「政策」和港共並不一致。

只要香港四百萬市民的自由安定生活不受干預，沒有人反對「與四周鄰邦維持友好關係」的。中共既然每年在香港拿掉三四十億元港幣的外滙，我認爲他們的頭頭有義務約束嘍囉，不應再在這裏搞事；否則，只有給中共倒米。

香港廣大居民擁護政府與警察，戴麟趾興奮的說：「這眞是好極了！由此，可以清楚地知道，香港一般居民都希望我們依現行的方向前進。」

市民擁護政府與警察，可以給予他們更大鼓勵和勇氣；由此更可使局勢早日平定。市民表明他們的態度，會使戴維斯之輩明白：與市民的意願背道而馳，是必然受到唾棄

的。

（九月廿四日）

叩頭與走頭

「害國報紙」最善製造名詞。不過，他們製造的名詞，我們也時時適用的。他們說港英有兩派：一派是「叩頭派」；一派是「走頭派」。這兩個名詞雖然並不新鮮，給我們利用起來，也十分適當。

讓我把他們「鬥委會」中的這兩派人物舉出：

屬於「叩頭派」的，是傅奇、石慧、湯秉達、胡棣周、黃澤等。這些人，在意氣風發的時候牙擦擦；在法庭衆目睽睽下，大聲抗議。可是，暗地裏却向港英叩頭，要求解去台灣，以免回大陸受苦。

屬於「走頭派」的，以吳叙同脚步最快也最精，一下子跑到台灣，做其「義士」。其次是高卓雄，跑到日本，作海外寓公，把五羊紅毛泥賺來的錢，嘆其藝妓，看其日本式脫衣舞，亦一樂也。主委楊光，鬥委郭添海、劉謙之流，也是一「走頭派」的中堅，

不過他們走得不遠，暫時托庇澳門。本來，楊光要遙遠指揮，應該在深圳，他却跑到澳門，聰明的人都可以想到，凡是劉派份子，都怕「解放軍」，澳門沒有解放軍，他可以安心。

（九月廿四日）

好使好用的學生哥

香港左派商人，已經實行退出鬥爭漩渦，目前的「鬥爭」骨幹，只有左派學生及一小撮死硬派的左翼工人。在冷氣房裏發號施令及打氣的，則是包括「害國報人」的一班搞手。

學生哥的確好使好用，尤其在鬥爭經費已經枯竭的時候，更不能不盡量利用他們。怎樣好使好用？

第一、學生哥「毛澤東思想」深入腦筋，不似工人大佬，樣樣講錢。聽慣先生話，也一定聽鬥委話。

第二、學生哥文化水平較高，譬如辦蚊型報，文章雖然幼稚，在「害國報」抄一半

再自己作一半，也可以搞搭。

第三、年紀輕，身手敏捷，走得快。作「閃電示威」時，防暴隊一到，作鳥獸散，不易被抓；放炸彈，丟得快，不會炸中自己，而且可以作爲課外活動，大家有得玩。

第四、他們在讀本中學得不少知識，這些知識，大可利用。最近，就利用了他們的「知識」，在學校實驗室製造炸彈。若干左校的實驗室，重門深鎖，就是這原故。

到目前階段，搞來搞去是這班學生哥，相信當局也知道。簡乃傑早已提出了「十三點」，何以不見執行？叫人家做「十三點」，就是「聲多夾有準」之謂，相信簡乃傑的「十三點」不會是這樣吧？

（九月廿五日）

稻草人的手下敗將

「害國報紙」又有妙論，他們說：「港英全是稻草人」。「稻草人」這名詞，是戴維斯贈給祁濟時的；港共反動派執戴維斯口水尾，說港英全是「稻草人」。我已忠告過左仔，不要人云亦云，人家罵「稻草人」，你又罵「稻草人」，怎知你愈罵，愈顯得自

已衰弱。只有祁濟時一個是「稻草人」，已經跼低自己；說全部是「稻草人」，就更笨了。

祁濟時做護督三個月，港共多了幾名「烈士」，「黑獄」中也多了一千幾百名「同志」。一個「稻草人」已經搞到港共反動派索氣；如果港共咁強大，爲甚麼鬥一個「稻草人」都鬥不過？可見「稻草人」並不是得個樣；也不是港共反動派說的「紙老虎」，而是毛派稱劉少奇一樣，是一頭「活生生的老虎」。

港共反動派應該談「稻草人」而色變；不知那個傻瓜，竟寫了「港英全是稻草人」這篇文章，眞是不識好歹。如果港英個個像祁濟時這樣一個「稻草人」，港共反動派還有剩嗎？

（九月廿七日）

鬥委會師承摩囉冬瓜

港共反動派「鬥委會」的「戰鬥通訊」，列舉了十項「必勝」條件。大家都說：在左仔已如「過街老鼠」的今天，他們還有胆說「必勝」，眞是閪埋雙眼講話，自己呃自

己。

怎知道「自己呃自己」正是左仔的一貫作風。有位馬迷對我說：他有一個很好的例子，港共反動派「鬥委會」說的「必勝」，正如他們的外圍狗「摩囉冬瓜」的貼士一樣。

你問摩囉冬瓜贏錢抑或輸錢，他一定說是贏。儘管他的貼士稿費借支了幾個月，全部拿去舖了草皮，他仍然說「勝利」的。因爲他靠寫賽馬貼士爲生的，如果不贏，他的貼士還有人信嗎？因此他常常說十場贏十場，就和「鬥委會」的十大「必勝」條件同一道理。如果「鬥委會」也不說「必勝」，誰還肯跟他們走？

摩囉冬瓜在報紙上馬評家下注比賽中，輸到仆街，本錢輸光，還要「負」若干。在法庭上則說「贏馬十萬元」。如果「贏馬十萬元」是事實，則一定不同於報紙上的貼士了；然則，他豈們是在報上拿山埃貼士害人？

其實，如所週知，報上貼士確是他的心水馬，而所謂「贏十萬元」，不過自己呃自己。「鬥委會」的十條「必勝」條件，和摩囉冬瓜的「必勝貼士」，可謂異曲同工。

（九月廿八日）

紅光滿面

港共反動派的「害國報紙」爲了說明毛澤東的「健康情況良好」，用大字標題描述他「紅光滿面」。通常以年青伙子來說，「紅光滿面」確是健康象徵；可是毛澤東已是七十多歲的人，七十多歲的老頭而「紅光滿面」，稍有健康常識的人，都知道十分「掉忌」的。

別說七十高齡，就是中年漢子，如果面部常如中酒，多數是患了高血壓。年老人血壓一高，血管硬化，隨時可以瓜直，並不如「害國報紙」所說，是「健康情況良好」的表現。

不知「害國報紙」缺乏常識，抑或別有用心，故意暗示出毛澤東血壓過高，隨時可能中風。

我曾請教過相學專家。他說：如果講氣色，像毛澤東這大把年紀，紅光滿面不是好現象，表示「壽源」有問題。因爲看氣色，少要淡、長要明、壯要艷、老要素，如果毛澤東的氣色是素就好了；「害國報紙」偏偏說他「紅光滿面」，就大有問題。

在「醫學」、在「相學」來說，老年人「紅光滿面」都是「壞」的現象，「害國報紙」故意作此報導，顯然是「明捧暗咒」。他們要咒死毛澤東之心，昭然若揭。

爲甚麼「害國報紙」要咒死毛澤東？因爲他們這班人，都是劉、陶份子。

毛澤東與劉少奇的權力鬥爭，香港一般人較爲傾向劉少奇，因爲劉少奇走的是修正主義路線，他的政策是和西方國家共存的。如果劉派得勢，可能以全力進行國內建設，由此逐漸改善人民生活。

自從左派在香港發動暴亂，爲了拆毛澤東的台，使到我們四百萬市民受害；這班暴亂份子，拆穿了澈頭澈尾是劉派份子，因而使香港人憎恨了劉派，希望廣州毛派得勢，把劉派餘孽趕盡殺絕，至少可以暫時重過安定生活；如果劉派得勢，這班牛鬼蛇神將更胡作亂爲了。

（九月廿八日）

「經濟制水」與「政治放水」

十月一日中共「國慶」給我們帶來兩個「大好形勢」，值得同大家舉杯。我們不是

爲中共的「國慶」而飲；却是爲了港共反動派已敲响了喪鐘。

兩個「大好形勢」是甚麼？（一）中共對港英「政治放水」；（二）中共對於港共「經濟制水」。

港共雖然希望中共對港英長期制水，加强他們的「鬥爭」聲勢，可是中共在「經濟掛帥」原則下，不但把豬牛蔬菜的副食品源源運來；更且決定繼續履行與港英的供水協議。十月一日，東江之水又滾滾而來。豬牛禽鳥還要飼料，食水是不花本錢的，開了龍頭，水就源源流港，而香港政府到時到候又要付上一百萬鎊，相當於一千六百萬港元的巨欵。辛辛苦苦運東西來，無非爲了銀紙；一點雨水可以賭一千六百萬，中共决沒有放棄之理。所以我早說過，中共到時一定做這筆大生意，大家可以放心。

在對港英放水的同時，中共對港共却關了那小小的水喉掣，實行「制水」。不過這種水不同那種水，中共制港共的是「水爲財」的水。「鬥委會」再向大老細拿不到錢了，「鬥爭附加費」影响大陸銷塲，勢在被取締之列；看來「鬥委會」在「全面制水」情況下，要搞就要「鬥委」掏腰包；「鬥委」只肯揩油水，掏腰包咪搞我。沒有水，勢必散晒了。

（九月廿九日）

世界之最

共產黨的文章，有時讀到你非笑不可。如果各位細心看看新華社報導毛澤東出巡的新聞，你會爲之噴飯。我說的妙處，不在他們替毛澤東捧場捧得太肉麻；而是妙在文章裏。

引述一段如下：「民衆『最最』熱烈歡呼毛主席對他們的『最』大關懷，『最』大支持，『最』大鼓舞，『最』大鞭策，他們說：毛主席『最』相信羣衆，『最』關心羣衆，『最』支持羣衆……」

在這麼一段短短的五十個字左右的句子裏，竟然有九個「最」字，平均五個字就有一個「最」字，這樣的妙文，只共產黨才有。

中共可以說是世界之「最」了！

（九月三十日）

嗌通街的八婆

有一個八婆，罵街罵到出名，說得是「嗌通街」。她的罵街技術何以如此高明？有

人向她請教，她說：我的嗡交技術要經過苦練的。方法是這樣：每天，對着鏡子，見到最醜惡的，就當是對方，狠命去罵。比方見到一雙三角眼，就罵三角眼；見到一個鷹哥鼻，就罵鷹哥鼻。

當面對敵人時，見到的好處，當是自己的。這一來，全部好處歸你；全部壞處歸別人，你愈罵愈起勁。按照這原則去罵街，沒有不將對方壓倒之理。

八婆的罵街秘訣，我從左派「害國報紙」中取得事實證明，確屬可行。

比方說：明明自己施暴，當暴行是對方的，說自己是抗暴。自己是漢奸、走狗、民族敗類，把這些帽子亂送，逢人便封。自己明明害國害民，偏說愛國，連害人的菠蘿，也變成愛國。明明自己是反革命份子，一於說人家反動。自己經濟瀕於崩潰，硬說人家樣樣攪唔掂。自己鬥到遍體鱗傷，則說人家內傷。看到人家已將大局穩定下來，他還要說形勢大好……

這一切，都不過是拜「嗡通街」的八婆爲師，照她的方法，苦練不知多少日子，得其訣竅，只要留心看看「害國報紙」，就知我說的不錯。

（九月三十日）

拉客

今年「國慶」，左派報紙報導：「綵牌處處，紅旗飄飄，從港九到新界，從陸地到海上……參加的人數，也突破歷年紀錄。」

有目共睹，今年的「紅旗」，寥若晨星。我的芳鄰，一個在左報當編輯的朋友，往年從窗口豎出一面五星旗，今年怕得要死，連窗門都關起來；爲免製造垃圾，左報今年也不送紙旗了。

今年參加的人數，是否「突破歷年紀錄」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一件千眞萬確的「趣事」。

第一晚，甲單位請客，到的人不足，預定酒席剩了不少，結果退一都份，不能退的則由十二人一桌變爲八人，確是名符其實的「大擦一餐」。

第二晚，乙單位請客，鑒於甲單位的冷落情形，預先由乙單位主事人和甲單位主事人聯絡：「喂，你們的人今晚至緊到我們這兒來捧捧場。」

甲單位的人馬，又到乙單位來，作其臨記。吃完又吃，難爲了肚皮。左派報紙說

「突破歷年紀錄」，大概是以「人次」而言吧？

（九月三十日）

八爺請客

八爺從前有許多朋友，每年他老人家過生日，總是在家大排筵席，欵待親朋，好不熱鬧。可是這幾年來，八爺老胡塗了，縱容兒孫，把鄰舍朋友全開罪了，人人都覺得八爺這一家太難相與，大家敬而遠之。

最近，八爺生辰又到，照往時慣例，發出許多請柬，訂了酒席，又要在家熱鬧一番。可是除了他一家人以外，一直不見嘉賓蒞臨。老頭子一肚子的氣，却說不出來。

忽然，家僮報說：「有客到！」八爺愁眉頓展，立即率領一家大小，迎出大門。一看，來客是個黑黑實實的小伙子，認得是擦鞋仔阿謝。八爺心中雖不高興，究竟是來道賀的唯一客人，於是客氣氣把他迎到大廳，奉如上賓。

擦鞋仔阿謝大擦一頓之後，悄悄地對八爺說：「我的擦鞋箱破了；刷子脫毛了，想八爺借十蚊八蚊。」

原來阿謝此來目的是靠借，氣得八爺幾乎爆血管。

上面是我從中共「國慶」偶然想到的「寓言」。

中共大搞文化革命後，所有鄰人都吃過他們的苦頭。北京各國使館，沒一個不被他們搗亂過，所有朋友都已大擘網巾，個個攪到寃家。

往年中共國慶，天安門上，到的外賓很多，冠蓋雲集，並非擺景，乃是贈慶。可是今年情形迥然不同，以往的朋友，有些他們不請；有些他們請了不來。

北京動員十萬人去歡迎的，只有一個阿爾巴尼亞的謝胡。阿爾巴尼亞這國家，如果不提起，相信大多數人不知道，拿了顯微鏡在世界地圖上找也不易找到，但他竟然成了北京的上賓，而且是唯一的上賓。

北京動員十萬人歡迎這位上賓，不是太着跡了嗎？整個阿爾巴尼亞有沒有這麼多人口，我還要查過才知道。這些朋友，除了「靠借」外，對中共究竟有甚麼好處？或者，「雪中送炭」令他老人家大受感動吧？

（九月三十日）

打腫面皮充胖子

每一次，警察到左派工會圍搜後，「害國報紙」的報導，差不多都會有「抬走大夾萬」這條標題。

我覺得這是妙文、妙圖片外的妙新聞。

妙在甚麼？妙在所有左派工會，例有一個「大夾萬」；「害國報紙」報導警方「抬走大夾萬」，使人們直覺到這些大夾萬裏面，存放大量銀紙。

我有一位朋友，此人原是空心老倌，但最喜歡在朋友面前撻出他的大銀包。你以爲他這大銀包裏面一定有許多銀紙，你就錯了。其實他這隻大銀包裏面，塞滿了草紙和當票。

以這朋友的大銀包爲例，一些左派工會的大夾萬，裏面藏着的，可能是非法武器，以及見不得光的文件而已。

有一次他們還報導說：夾萬裏面，有大把「陰司紙」。

爲甚麼要把「陰司紙」藏在大夾萬內？工會裏的人是使用「冥通銀行」鈔票的麼？

抑或「鬥爭費」已用光，工友追發慰問金無以應，以「陰司紙」頂檔？

也可能像那位打腫臉皮充胖子的朋友一樣，沒有鈔票，拿草紙充場面；左派工會沒有鈔票，拿「陰司紙」安慰自己；現在捱窮沒關係，死落閻羅王處就有大把水。

（九月三十日）

民族敗類

沙頭角「鬥委」鄧振經，七十歲的人老胡塗了，矇查查的給港共拉去參加了「反英示威」；示威之後，他怕得要死，急忙逃入華界躲避。怎知邊境的解放軍不理會你甚麼「鬥委」不「鬥委」，把他關着問話，一問就問了四天，把這個「鬥委」嚇怕了，慌慌忙忙又逃回英界，給警察抓去，送上法庭。老頭子說明自己參加示威是「被迫」的，還請求法官「原諒」。結果果然得到原諒，沒有入他以罪。

可是，不原諒他的是香港共黨反動派。他們一怒之下，將這個「鬥委」封爲「民族敗類」，在「害國報紙」中加以攻擊。既知他是「民族敗類」，何以要選他做「鬥委」呢？左派仁兄此舉，豈不自己拆自己台？

於此，我想起另一件事：在港共發動暴亂初期，許多團體支持政府，在報紙上刊出巨幅廣告。「牛池灣鄉公所」亦榜上有名，怎知翌日鄉長馮貴榮竟投函「害國報紙」，否認其事，說該鄉公所並未簽名擁護政府，這自然成爲「害國報紙」的好資料。

最近，牛池灣消防局開幕，剪綵的「名流」，就是這位馮貴榮。第一、我不明白消防局爲甚麼找他去剪綵；第二、我不知道左派會不會像對鄧振經「鬥委」那樣，又封他爲「民族敗類」呢？

（九月三十日）

問「鬥委會」去！

港共反動派發動左派工人罷工，以爲一舉可以癱瘓港英，使他們無法不低頭。可是估計不到正義工友的力量，大大地壓倒他們，使到他們的罷工，所發生的作用，微乎其微。

幾個月的不便，現在新訓練的人手已可接替，一切公共事業，差不多已完全恢復常態。

那班罷工工友，初時以爲很快攪掂；現在才知搭錯賊船。慰問金愈來愈縮水，白白丟了工作，變成「發瘋佬」，無人敢於僱用。結果被左派攪手牽着鼻子走，要他們巡行時，他們就要巡行；要他們放炸彈，他們就要放炸彈。

最近，連參加「行動」的都沒法支付鬥爭費，於是「港九各業工人鬥爭委員會」發出了文告，說：「……這個失業工人隊伍現在更加龐大，我們對處於困境、險境和絕境的失業工人兄弟們，表示萬二分的同情，希望他們團結論來，組織起來，向港英當局要求就業……」

「鬥委會」發動罷工，現在工人大佬陷入困境、險境、絕境，却要港英替他們想辦法，這不特太笑話，也大大丟了港共的面子。

既然敢於發動罷工，就該敢於收拾殘局。現在被這班工人大佬追到瘦，就想輕輕把責任推到港英身上，沒有這個道理。

失業的工人大佬，向「鬥委會」攪手們算帳罷！要他們還給你們職業！

（九月三十日）

歡迎獄中鬥爭

今天是十·一，港共反動派事前放出空氣，要在他們「國慶」之前，整一鑊杰野云云。直至十·一前夕，並無「杰野」，可知那只是空氣而已。

不但沒有「杰野」攪出來，而且那些「遊行示威」「扔炸彈」的學生哥和工人大佬們，似乎已實行「全面罷工」，擾攘多時的「愛國炸彈」，已完全死火，整大絕响。

有人說：左派無人無水，無法不「被迫收兵」。我不便作過份樂觀，但左仔即使要攪，也絕不會大攪，或者轉而作「文鬥」與「長鬥」而已。

目前，港共反動派的「鬥爭」，除在「害國報紙」上可見，似乎已別無跡象可尋。如果說有，就是「黑獄」中的鬥爭罷。

獄中鬥成怎樣，大家都不知道，因爲我們都不是「監臺」。而且，左仔在監獄中鬥爭，害不到我們市民大衆。聞說有一部份左仔實行「絕食」，這更節省不少「皇家飯」，也間接省了我們納稅人的錢。所以，我認爲應該歡迎並鼓勵左仔的獄中鬥爭。這一種鬥爭，既不用開銷鬥爭費，又不怕他們鬥鬥吓好似吳叔同、高卓雄咁，棚尾拉箱。他們非

要鬥到刑滿不能走。

同時，連日警方大舉搜捕，加添了許多「獄中英雄」，人手補充，不虞缺乏，絕不似在外邊愈鬥愈人少。因此，我覺得港共發動獄中鬥爭，非常聰明。

（十月一日）

什麼話？

有家一時左一時右的報紙，在大陸恢復供水後，採訪主任親自執筆，寫了一篇「特稿」，說：中共和香港對「供水」訂有協議，到時中共自然供水，香港不過「擺嚟急」而已。

這位主任的「高見」，相信四百萬市民不會同意。中共在國際間「撕毀協議」的事實若要我舉出來，我隨便可以拍出一百個例子。不能因爲「中共和香港有協議」，就認爲「到時一定供水」。就算我們「急」，也不是盲目去急；我們絕對有理由防範中共「撕毀協議」的，如果廣州仍在「廣譚」派控制下，而不是在「紅旗」控制下的話。

況且，香港在「天助」之下，水荒現象已不再存在，每天四小時供水可以維持到明

年雨季。每天四小時供水並未使人到「急」的程度，大家都存了「有得來更好；冇得來就慳慳地捱到出年」的念頭，所以並沒有人去爲水而急。

這位主任以爲我們等着東江水「救命」，未免太矇查查了！

其實，我知道他並不眞正矇查查，而且眉精眼企。他這些話不過作爲傳聲筒，只差沒叫香港四百萬市民去感謝「祖國」的「大恩」，否則可以作爲「害國報紙」的社論。

受左派豢養的人，到這時期最痛苦。明知左仔快要死火，還要跟着他們走，豈不自絕於市民大衆？

（十月三日）

「林彪」變了「林彬」

正午報擺了天大烏龍，居然把林彬封爲中共「副主席」。被他們封爲「漢奸」「走狗」「民族敗類」是慣事；被封爲「中共副主席」，則太不尋常了。何況，林彬是轟動一時的新聞人物，連剛會走路的小孩都知道這名字，他又偏偏是港共死對頭，第一個遭到他們用卑鄙可恥手段暗殺的人。

報紙排錯字，事本尋常。我在報紙上寫「新聞以外」也常常有許多地方看不通，但這些「手民誤植」，讀者會原諒。「彪」與「彬」同是「彡」部的，排字根據部首，可能字盤上位置相差不遠。但在「彡」部中可能與「彪」字混亂的，至少有形、彤、彩、彫、影等字，何以不錯成林形或林影，偏把「林彪」排成「林彬」呢？我相信，這決不是偶然的事。

因此，第二天正午報的「鄭重更正」，也只說「文中右起第十一行第三、四字應爲『林彪』副主席」，而沒有說「林彬」應爲「林彪」之誤，這一則是掩羞之法，避免重提；二則是恐怕再錯一次，就死得人多了。

正午報這樣特別的把「林彪」排成「林彬」，全港大大小小的報紙，都加以分析。有人說：許多時因兇手殺人後，神經受人刺激，在行動上、言語上露出破綻而被揭發；撰寫新聞的人，腦子受了影响，會下意識地把「林彪」寫作「林彬」。

有人說：可能正午報出現「自由鬥委會」，存心搗正午報的亶。

有人說：鬥委會經費無着，左仔意氣消沉，做事冇心機，致擺出這個烏龍。

有人說：正午報是反毛的黑幫，惡毒地將毛澤東和死人拉在一起，等於咒老毛早死早着。

有人說：林彬冤魂不息，在冥冥中故意搗左仔的亶……

這些忖測，各有理由，却不及我的老友老黃的說法妙。他這個「理由」，可提供給三蘇寫怪論。

老黃說：港共發動暴亂後，騎虎難下，沒法收科，老早就哀求「解放軍」快點來，「解放香港」，也解救他們的狗命。可是手握兵符的林彪，一於少理，你死你賤。

久望「解放軍」不來，已把鬥委胡的「馬會主席」美夢葬送，飲恨獄中。餘下來的一班左派「害國報人」，秉承鬥委胡之志，還是力促「解放軍」「救駕」，每天都說深圳炮隆隆，「演習」了一個月，還未操過羅湖橋，港共等到發蠅兼發茅，故而出此一記毒招。

正午報把「林彪」寫作「林彬」，並非「手民之誤」，乃屬「故意」之作。假如這報紙送達北京，林彪一看，赫然震怒，港共何物，竟把他當做「死嘅」！於是立即下令「解放軍」開入香港。這一來，港共的激將法成功了，促使「解放軍」開來的目的終告達到。

不過，「解放軍」要是開入香港的話，第一個當然把正午報的社長抓去，命運會如何，誰都不敢說了。

（十月四日）

排名

中共十月一日舉行「國慶」後，二號才能把「黨政領導人名單」攪好，三號「害國報紙」才有得登。

爲甚麼這張名單如此緊要，弄足一天一夜才弄得好？因爲排名先後，甚有關係。如果排得低，或榜上無名，就表示這個人已經收檔；或就快埋單了。

有時我們會聽到，電影明星爲了排名問題，鬥到火紅火綠。她們一則爲了名氣；二則爲了搵食，沒有辦法不鬥。片商有時難作左右袒，因此有「以出場爲序」或「以姓氏筆劃爲序」。這些方法，不過杜絕明星的爭執，以示並無偏頗，沒有「呢個大的，那個細的」的歧視。

但，這方法絕不能用之於中共黨政領導人物的。如果可以的話，他們就會全部改姓「一」了。

中共發動文化大革命，打生打死，不過爲了權力。這張名單表示他們地位的升降，豈有不爭之理？相信在次序上，十一之前很久很久已經研究，到十月一日，不過作最後

的決定；最後決定也要費一天一夜時間，其重要性可想而知。

其實，中共領導人個個都唔化，今年把你排到第二位，僅次於毛澤東又如何？明年說不定也軟禁中南海。做人不是做一年，要長遠做的；今年威水，明年仆街，有甚麼意思？

（十月四日）

出無車與食無魚

過去港共發動罷工、罷市，製造了許多笑話，也製造了許多悲劇。左派工人、商人痛定思痛，此調久矣不彈，左仔也都談罷色變。

明知罷不出什麼結果，爲什麼港共「鬥委會」還要號召漁民，再來一次爲期三日的「罷市」呢？

有人說：爲了這次左派的「鬥爭」，工人、商人都受害了，漁民還未受絲毫損失，所以鬥爭到了尾聲，還要用三日罷市來害害漁民。這是「有苦大家吃」，即使不能共享鬥爭勝利的果實，鬥爭慘敗的苦果，必須大家分嘗。

是不是這個道理？要「鬥委會」的人才可以解答。

也有人說：連日左派「害國」報經常刋登一大段大陸凍肉的廣告，不知是香港人對凍肉不發生興趣；抑或中共運來太多，變成積水難消，故而用這鬼橋，幫助清理存貨。號召漁民罷市，市面若果沒有魚，市民不得不改買凍肉佐膳，這一來，不用猛登廣告，也可收推銷陳貨之效。

不知港共有否打這如意算盤；如果是，港共鬥委一定失敗。因爲嗜吃「海上鮮」的朋友，大多數是「食家」，樣樣講究，叫這種人改吃已經沒有「肉味」的凍肉頂替，他們怎會發生興趣？

據左派「鬥委會」聲明稱：號召漁民罷市三天，是要「反擊港英」；同時，把罷市日子定在十月八日至十日，是爲了抵制「雙十節」。

用漁民罷市來「反擊港英」是天大笑話！喜歡吃海鮮的，全是我們「愛國同胞」；英國人全部吃凍魚，雪藏到沒了味道的，他們才合口胃。所以，漁民罷市，害不到英國人，只害到「愛國同胞」；不是反擊港英，却來反擊港華。

左派「鬥委會」過去害我們「出無車」（發動巴士、電車工友罷工）；現在更害我們「食無魚」。要是馮諼生在今天的香港，又要再興彈鋏之歌了。

中共赤化大陸後，中國民間有一句這樣的口頭禪：「從前是『搶魚食』(蔣主席)，現在是『無魚食』(毛主席)了！」這一句話，反映兩個時代，可說非常恰當。國民黨時期，就算要「搶」才有魚食，究竟還是有；但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根本已「無」魚食了。

港共反動派發動漁民罷市三天，即是要使香港四百萬同胞也「無魚食」，向大陸飢餓同胞看齊。

可是，共產黨能夠使七億人民「無魚食」，却絕不能妄想令到香港四百萬同胞「無魚食」。

香港的魚，不單靠共產黨漁民供給，還有其他很多來源。左派漁民罷市三天，我們未必「無魚食」，但他們本身却可能「無飯食」。這正合毛頭那句語錄：「搬石頭打自己脚」了。

用「無魚食」來抵制「雙十節」，更是「細佬哥玩」一樣。是不是因爲「無魚食」就會停止慶祝雙十呢？

相反的，因爲「無魚食」，會加倍地令人憎恨「毛主席」；也聯想到「搶魚食」的時代，日子還好過一點，不免更激起「人心思漢」了。（十月七日）

死貨壓死「國貨公司」

左派正午報在封面刊出一條橫跨全頁的電版標題：「死貨山積勢將壓死本港洋雜百貨業」。第四版則有這麼一則新聞：「裕華國貨公司特在九龍彌敦道二四一至二四三號之地下及二樓，增設臨時廉價商場，經售各種國產服裝、棉針織品、食物、傢俬、搪瓷什品等。」

同一天內，發表了這兩則新聞，這是極有意義的一回事。相信聰明的讀者，用不着我解釋，自然會發出「會心的微笑」。

加油添醋，咒衰香港經濟，似乎是正午漢奸報的主要任務。所以隔三幾天就製造一兩件這樣的「新聞」，以爲這可以唱衰香港地產工商業。

其實，騙一些無知小市民都不成，正從事工商業的人，不用你們外行人說，數字已在他肚子裏，他的行情比誰都光，以爲他們會看到這條嚇人的標題，就慌得手忙脚亂嗎？這是左仔的夢想。用幾份銷數靠狗馬支持的左報唱衰香港，絕對不會收到效果，徒然浪費筆墨而已。

在股市最活躍當中，居然敢說跌去了十二億。這數字根據什麼地方得來？可斷言：在他們的人頭猪腦裏想出來的。共產黨動不動拿數字來支持他們的謊言，其實他們的數字就是最大謊言，信一成都仆街。

左派正午報說：「一家百貨商號業務已逐漸減縮，裁去若干員工……夏去秋來，『死貨』積壓已達百份之七十，資產及利潤損失，達來貨總值百分之四十强。『大減價』花樣百出，仍無法打開僵局。」

雖然「害國」報紙一直以造謠爲能事，但這段新聞報導，我承認百分之百是眞實，並無加油添醋。

他們說的這家百貨商號，報上雖沒有寫出名字，但在新聞記載中，呼之欲出，不必費多大腦筋就可以想出來。

果眞有這麼一家「百貨商號」的話，我敢斷言，一定是專售「國產」貨品的公司。如所週知，自左派發動「鬥爭」以來，所有左記，一部份是「另有任務」，如領導示威、貼大字報、放火燒報館的運報車、指揮搗亂等等；另一部份，則奉命龜縮在報社內，閉門造車。久矣乎停止了正常的採訪，除非是他們「圍內」的消息。

在「愛國」報紙上有這麼詳盡紀載，消息來源，絕對不會是售賣「英帝」「美帝」

貨品的百貨公司；最方便是搖個電話去問問他們的「國貨公司」。

所以，有理由確信他們報導百份之百是事實；更可斷定是一家「國貨公司。」

（十月七日）

錯得好！錯得妙！

排字工友排錯字是家常便飯，中國方塊字，報紙上用的差不多有七千多個不同的，許多在字形上十分相似，弄錯很難避免。它比英文錯的機會要多些，因爲現在排英文用打字方式，一個打字熟練的工人，錯的機會絕少。

中文排字還是逐個拼合，如果鉛字只用一次，鑄好放在字盤上，用後就熔掉再鑄還好；有些報紙用後「散字」，放回字盤上再排，散字時，因爲六號鉛字太小，很容易分錯，落錯字盤，因此也多了一重錯的機會。這種種原因，不是行外人所能明白的。

不過排字後還要經過校對，排錯了，一校再校，多數能把錯處看出。除非在「趕時間」的情形下，會較多出毛病。

以我所知，許多報紙把慣用詞語先拼合起來，成爲一組，排的時候，將這一組字拿

下去，四個字的，只拿一次，省了三次，在爭取時間上很有作用。尤其左派報紙，人名、毛澤東語錄中的詞句，差不多都是一句一句先拼好，用時一把拿下「字的」，不必逐字逐字去檢，既省時，又減少錯的機會。

據左派行家說：他們早已實行這個方法了。

平心而論，左派報紙儘管不堪入目，排錯字一般來說是比較少。但，無可否認，左報近來偏在這方面毛病百出，頻頻鬧笑話。站在「行內人」地位來說，這絕對不是「偶然的錯誤」。

早幾天，正午報把「林彪」排成「林彬」，是一個「巧妙」的錯；本月五日商報把「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排成「戰『也』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錯得更「巧妙」，而且似乎有心「响應」衣其兄的高論。

衣其兄認爲毛澤東思想要靠「戰」去傳播，助極有限，當時左報急得呱呱叫；現在他們自己亦說「戰『也』不勝」，豈不妙極？

本來，毛澤東的思想，「戰也不勝」是事實。拿槍桿子指住，一定要你信服毛澤東思想，你也不會心悅誠服；許多人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的紅旗」，不過爲了撈。要跟着毛派吃飯；或者掩飾自己是劉派反動份子，沒辦法不「高舉紅旗」；實際如果「問心

個句」，很少人眞眞正正話毛澤東思想好嘢的。不過左派仁兄只能心裏說它不好，不敢像我們這樣公開在報上批評。

既然心裏不高興，又不能自由地表示意見，他們只能偷偷摸摸改動一兩個字，表露他的「憤慨」。戰「無」不勝而變爲戰「也」不勝，顯然也有這麼一個意義存在。所以我肯定的認爲：這個錯絕不是「偶然」的。

「林彪」變了「林彬」已引起正午報大地震；「戰無不勝」變了「戰也不勝」，商報的地震當然也免不了。

（十月八日）

敢於承認錯

小時候，在「處世哲學」中讀到的故事說：一個海洋大盜，當被送上電椅行刑時，爲他祈禱的神甫問他有什麼話說，他道：「我沒做錯事，爲什麼要把我送上電椅？」我對這故事印象很深，至今幾十年，還約畧記得。這故事是說明一個人至死也不承認自己的錯誤。

丟下書本在社會上做事，類乎這故事的事親眼見過不少。使我深深覺得，在這世界

上，敢於承認錯誤的人，太少太少！

這次共產黨在香港製造暴亂，這種事更屢見不鮮。可知，人類這弱點是極難克服。

「遠東經濟評論」主筆戴維斯，在他批評戴麟趾的專文受到輿論嚴厲攻擊後，一而再、再而三的極力自辯，並且堅持他的見解：「香港政府的基本錯誤，是不能與中共交處。」他說：「香港需要中共，而中共亦需要香港。」

我以爲，戴維斯說這句話就是他本身的「基本錯誤」。因爲，事實上只是「香港左派(注意：並不是中共)不能與香港政府交處」；並不是「香港政府不能與中共交處」。

中共赤化大陸十八年，香港雖處在大陸邊緣上，但一向「相安無事」，從沒有過重大交惡事件。可見得，香港並非不能與中共交處，而且可以說交處得還不錯。

最近香港騷動，是左派人士發動的，發動原因何在？是受了「祖國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抑或部份投機左派人士想混水摸魚，不得而知。總之，事實擺明，是共產黨不能和我們相處；不是我們不能和共產黨相處。

「香港需要中共，中共亦需要香港。」這是事實。即使最反共的人，也不能否認這話。

香港需要中共，主要是糧食的供應。香港一個小地方，聚上差不多四百萬人口，糧

食消耗是個巨大數字。雖然世界上能夠以糧食供應香港的地方很多，但交通上和價格上沒有任何地方比得上中國大陸。所以，大陸與香港民生，息息相關。

至於中共需要香港，事實十分明顯，主要是中共每年在香港吸進三四十億港元的外滙，對中共的國家經濟，有很大幫助；同時，政治上、科技上、宣傳上香港對中共都發生很大作用。

其實，香港左派儘管搞事，並未改變中共與香港的現存關係。可見得「香港需要中共；中共需要香港」這一點，香港政府和中共當局都十分明瞭的。

不過，戴維斯舉出跳探戈舞的例子，却太不倫不類了。他說：「探戈舞要兩個人才能跳得來。把共產黨趕到一個角落，究竟不是辦法，也沒有人得到好處。」

我不知戴維斯對跳舞懂得多少，以我所知，探戈是從阿根廷土風舞演變而來的交際舞，誠然是一種「高尚的舞蹈」；不過，中共執政後，大陸唯一被認可的舞蹈只是「秧歌舞」，探戈被認爲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玩藝兒。英國紳士雖想請中共合跳探戈，但中共未必有此興趣。如果要討好中共，最好脫掉紳士禮服，摺起褲管跟他們跳集體的「秧歌舞」，他們會更感興趣。

他以爲是人們「把共產黨趕到一個角落」；其實是中共自己趕自己在角落。請戴維

斯先生睜開眼睛瞧瞧，現在除了阿爾巴尼亞，中共在世界上還有那一個朋友？

戴維斯先生，講多錯多，少說話豈不更好？

「反共」與「反華」

共產黨總愛把「反共」說是「反華」，動不動給人戴上「反華」的帽子。其實，任何一個中國人都不會承認「共產黨」就代表了「中華民族」；把「反共」說是「反華」是荒謬的；共產黨沒有權否定任何人是「中華民族」一份子的身份。

中國歷史上，沒有任何朝代、任何政權可以維持永久。儘管每一朝代的皇帝、統治者都要人三呼萬歲，例有奴才磕頭，願「聖壽無疆」，畢竟人的生命不過數十寒暑；而朝代也僅能維持三幾百年，或者更短的日子，最後就被革了命，又一個新的朝廷建立起來了。

所以，儘管共產黨每年在天安門高呼「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毛澤東萬歲，萬萬歲」，結果也必如歷朝一樣，最後是被人革掉了命。

朝代雖然不斷更易，但「中華民族」是永恆存在的。將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爲

歷史上的陳迹；「中華民族」仍將屹立世界上的。

所以，共產黨所謂「愛國」實際只是「愛黨」，或者更狹義的，是「愛毛」或「愛劉」而已。愛你的「毛」，愛你的「劉」好了，但國家、民族並不是這一小撮人的專利品，我們也有權愛我們的「國家」，愛我們的「民族」。左仔的所謂「愛國」，是無恥的、荒謬的。我們絕對不能讓這班牛鬼蛇神汚辱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

「反共」和「反華」是絕對不同的兩件事。我們今天熱烈慶祝雙十，正是我們熱愛國家民族的表現，絕不是左派的歪曲、狂妄所能誣衊。

眞正「反華」者是騎在七億人民頭上，「私」字當頭的共黨統治者。他們蔑視和剝奪了七億人民生存的自由，損害了中華民族的利益。爲了爭權奪利，發動史無前例的「文革」，把原來已過得苦的人民，更加深其痛苦；鬥到千萬人頭落地，是爲了「人民」利益嗎？只不過要鞏固他們一己的地位。這種人，對「中華民族」有何好處？

今天，大部份從大陸共黨魔掌逃出來，重過自由生活的香港市民，熱烈地慶祝雙十，「害國」報又狂叫着是「反華」，到處是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會有這麼多的人「反華」嗎？左派該認識清楚：他們是反共。

他們在大陸受盡共產黨荼毒；在香港，生活上又受左派騷亂威脅，因此他們痛恨左

派。除了使用暴力外，凡足以打擊共黨，令他們恐懼與沮喪的，大家都要做。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大大地壓倒了五星旗，就是這原故。左派妄想用「反華」爲藉口，希圖壓制人們掛旗，只有引起更大反感；掛得更多，也加倍使他們沮喪。

在自由地區，壓制、誣衊及恐怖手段，絕不可能取得人心。共產黨如想人們多掛五星旗，該讓大陸同胞生活過得好點，不必再倚賴香港人接濟；對香港愛國同胞不可再妄加「反華」帽子，才是正當途徑。

（十月十日）

兩個中國

雙十國慶在港九新界各地出現的旗海，把左仔嚇到面青之餘，又哇哇叫說人們大搞「兩個中國」。其實他們大可不必叫嚷，不會永遠是「兩個中國」的，雖然現在「事實上」是兩個中國。

因爲，縱使中共肯承認兩個中國的事實；國民政府也不會承認。最近國民政府副總統嚴家淦中止訪問加拿大，正因爲不滿於加拿大「兩個中國」的論調。

可見，北京政府，台灣政府都不同意「兩個中國」的，形勢上是有你冇我，有我冇

你，不共戴天，誓不兩立。

而事實上呢？中共說「解放台灣」，得個講字；台灣說「反攻大陸」，亦是遙遙無期。「兩個中國」是事實，你反對我也反對，名份上的爭執而已。

不過，兩個中國最後必合而爲一，如何「合」法？除了預言家沒人會知道。可能是武力的統一；也可能是政治的復合。何時才可以由兩個變爲一個？可能很快實現，也可能不是我們這一輩中國人所能見到。

目前，世界上由於共產陣營和自由國家的對立，許多國家都是「兩個」的。如東西德；南北韓；南北越都是。

但北京與台灣這兩個政權，你說你是唯一代表中國的政權；我也說我是唯一代表中國的政權。事實上，「暫時」是你無法消滅我；我無法消滅你。不過大家都不肯承認事實，如果有人提出這事實，勢必兩面不討好，一齊罵你。

罵是一件事，但有時事實無法逃避。除了搞政治的人，其實全世界都已默認這事實；甚至攪政治的人，私底下也不能不承認。口裏說反對，却沒能力推翻事實。

我認爲，不管北京也好；台北也好，罵人攪「兩個中國」是無聊的。這是「事實」，不是誰去「搞」的。如果想人家不「搞」，很簡單，把另一個敵對的「中國」消滅，你

就是唯一的「中國」；既然無法消滅敵人，就得承認事實，叫囂於事無補！

不管別人觀感如何，承認「兩個中國」這現存事實，我認爲並沒甚麼不好。如果能夠做到劃清界線，更是好事。你喜歡左，歸左；喜歡右，歸右；就大家都可以安定生活，相信大多數中國人都抱着這個願望，東西德、南北韓是個好例子，經濟和政治上的競賽，足以表現自由社會與共產社會的優劣，用事實代表宣傳；以安定康樂的生活爭取羣衆，這是人民的最大願望，可惜搞政治的人並不容許我們作這選擇。

共產黨無法爭取香港民心，在雙十國慶之日，用炸彈也壓制不住人們的熱忱，竟怨憤地指責人們搞「兩個中國」，豈不太可憐！

他們動不動說港英縱容台灣特務，如果香港有這麼多特務，豈不成爲「特務世界」了。人們對共黨的信心完全破產，說起來不過是他們自取其咎。

（十月十一日）

叫口號

有一個左派球員，跟大隊到澳門觀光。那時澳共正是意氣風發，動不動要叫口號、

唸語錄。這個左派球員一肚草，連之無都不識，每次與澳共「酬酢」時，一到叫口號、唸語錄他就冇符。

爲了他肚子裏沒有文化，人家叫什麽，他根本不知。但每次都見他嘴巴喻動，連領隊都覺奇怪，以爲他忽然把思想搞通。

一次，站在他身邊，才聽到人家叫口號，他却每句都說：「雙天至尊！」領隊莫名其妙，後來悄悄問他，爲什麽猛叫：「雙天至尊？」球員說：「雙天至尊，即係大晒咁解。我不知他們叫什麽，所以叫我自己的。」

這笑話體育圈內許多人都知道。我以爲這是「叫口號」最幽默的故事。

昨天，報紙上刋載一個更幽默的故事：

赤柱監獄內二千多名左囚，獲准在十·一「國慶」之日高叫口號四小時。左仔有鋪叫口號癮，在督轅門前叫；在裁判署外邊叫；在馬路上遊行時叫，叫溜了嘴，進入監獄，仍然要叫。

監獄中平時不許叫口號，他們唔過癮，谷埋肚氣，是日既特准高叫四小時，於是「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人不犯我，我必犯人」「搬石頭打自己脚！」全搬了出來，大叫了四個鏡頭，叫到淋漓盡緻，大家夠晒癮。雖然獄內呼聲，外邊毫無所聞；他

們認爲已對得起鬥委會矣。

怎知叫了四小時後，許多人聲嘶喑啞，喉嚨發痛，紛紛請求醫療。到那時，大家才呻笨；叫了四小時，有什麽收獲？

左派反動份子一直想在獄中搞事，由左報寄了一批毛語、毛章給左囚，希望他們心中有了紅太陽，出現奇跡，在獄中搞得起來。

經過這次叫口號，大家知道上當，獄中搞事，等於搬石頭打自己脚。毛語毛章，原批打回頭。現在，不禁自絕，有得讓他們叫，他們也不願叫，靜下來了。

據說：叫囂的大都是十幾歲的青少年。目前不論在市面、在獄中，搞事的全是這些紅衞兵年齡的孩子，這種人最難搞。監獄官的方法夠幽默，讓他們叫到無法再叫，既給他們「自由」，又使他們嘗嘗「搬石頭打自己脚」的滋味。

左派報導上項消息之餘，誇說：「可見獄中愛國同胞是多麽激情地歡呼這個偉大的節日。」簡直是搵笨！又說：「那麽多人患喉痛，是否另有文章呢？」雖然不敢明寫，却暗示有人「靠害」他們「喉痛」的。如果這暗示是事實，他們的喉痛就不是爲了熱烈呼叫雖而引致的；准許自由呼叫而慳氣不叫，如何能稱之爲「愛國同胞」呢？寫稿的這位「害國」記者，想是方寸大亂，已無法自圓其說。

（十月十二日）

英軍擁毛港共反毛

係人都知道，在共產黨統治地區，家中如果藏有先人神主牌，就犯了彌天大罪。所以在我們故鄉中，神主牌早已當柴燒掉。許多從大陸逃來香港的人，他們若祖若父的神主，在中共暴政下，也已化爲烏有。中共對活生生的人尚且不憐憫，對已死者更不會畀面。神主牌也逃不過厄運，何況祖先山墳？所以，每年清明、重陽，內地的人是無山可拜。

港共反動派爲了挑撥香港人「反英」，忘記自己大老細如何做法，發表了「西遊記」式的報導，說：「今年重陽佳節，掃墓情況比往年顯著的冷淡，這是二十年來所僅見。」爲甚麼會「冷淡」？响應毛澤東「除四舊，立四新」嗎？不！據說是「港英當局竟然在新界車站派出裝甲軍車巡邏，用實彈機槍亂指，威脅掃墓的人。」

這報導愚蠢而令人發笑，因爲重陽之日甚多人到墳場，既未見掃墓的人減少，亦未被機槍指住，左派漢奸報造謠技倆，立刻拆穿。

即使這項報導是「眞實」，亦只有更暴露他們反動的本質。鼓勵人們拜山，是違反

毛澤東思想。英軍以機關槍指住，正有助於毛澤東「除四舊，立四新」的號召。如此，豈不是英軍擁毛而港共反毛？

可能「作」這則新聞的左記，祖宗山墳已被搗平，發爲變態心理，要別人也陪他「冇山拜」？

（十月十四日）

抗議！抗議！

摩利臣山道發現一枚可疑爆炸物體，軍火專家把它放在南洋戲院門前引爆，該院竟在門前貼出「抗議書」，寫着：「嚴重抗議港英軍警將可疑物品放置于戲院門口，危害同胞生命安全。抗議！抗議！」

不錯，炸彈足以危害同胞生命安全，大家都知道。可是，全港四百萬市民，只要是黃面孔的，都是我們的同胞，並不是在南洋戲院門口經過的才算是同胞。

連日來，瘋狂的左仔，在港九各地大放炸彈，造成兩死六十傷的空前紀錄。除三名軍火專家外，全是中國人。對這血腥慘事，港共反動報竟用斗大標題，寫着：「港九炸

彈戰打得更出色」，把殘殺同胞視爲光榮、痛快的事，凡有血性的人，看到這樣的新聞標題，能不切齒痛恨？

既然炸得這樣「痛快」，爲甚麼南洋戲院要抗議呢？既然知道炸彈足以危害同胞生命的安全，爲甚麼左仔要到處放炸彈呢？既然南洋戲院對引爆要提出抗議，我們每天吃炸彈，被炸死炸傷的人，又該向誰來抗議？

這一連串的疑問，四百萬市民都想港共反動派鬥委會給我們解釋。

港共的炸彈，已使四百萬市民切齒痛恨，我們按捺不住的要催促政府：立即通過「放置炸彈者判處死刑」這一條緊急法例！

（十月十六日）

翻來覆去的人物

「反正」，「投奔自由」是個好聽的名詞，何況「反正」「投奔自由」之後，還可以得到「義士」榮銜，對某些人來說，這是相當具有吸引力的。所以繼吳叔同鬥委之後，也吸引了一兩名左派文化人，步其後塵，做起「義士」來。

港共陣營顯露了分崩離析，是個好的現象，也是台灣宣傳的好資料，不論這人物如何，總得宣傳一番，少不免來一次記者招待會之類，爆爆內幕。

或者是我的偏見，我對這種人的「反正」誠意，總是有所懷疑。不過，儘管另懷目的，多幾個人「反正」總是好事而不是壞事。

不但台灣如此，美國搞宣傳的人也如此。他們同樣重視「反正」的人。拿美國納稅人的錢，資助這些人物搞文化。香港現存的刊物，許多是這樣產生的。不管它出一千幾百份，三二千份都好，就作爲他們「反正」的代價吧？

對「投奔自由」的人；對從共產黨陣營反過來的人，我向來不重視他們的價值。善變的人，就是投機份子，今天可以從共產黨陣營反過來；在更有利的時候，又會再搖身一變。只要有利，他們可一變再變。

這種翻來覆去的人，人格大有問題。在某些事情上面，他會不知不覺的露出本來面目，脫不了共產黨作風。

共產黨人的作風是順我者生，逆我者亡。在他們腦子裏，只有「極權」，並無「自由」。共產黨底子的人，例有這種作風，一切是他說的才有眞理，不許別人反駁一句。你說他不對，他認爲你「反動」「反革命」。這種作風，在極權國度裏無所謂；在自由

的香港，你可以說，我也可以說；你說你的一套，我可以說我的一套；你認爲我不對，可以批評我；我覺得你不對，也可以批評你。不會像共產黨那樣霸道，動不動說：「一切後果，由你負責！」

如果香港沒有法律，這咄咄迫人的語氣會令人害怕，但別忘記，香港一切講法律，任何人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你沒有特權，我也沒有特權，除非你學港共暴徒，拿土製菠蘿威脅我。

在民主地方，對任何事情，任何人可以發表意見。我出版一本書，歡迎批評（事實上我不能禁止不許他人批評），你捧我也好，罵我也好，有你的自由，我不能要你們每個人捧我，除非我是毛澤東。

但有一種人，一向是向毛澤東學習，學到他的一套，要人們一律學習他的思想，思想和他不同，會被鬥臭，送去勞改。

我萬人傑生活在香港幾十年，一向過慣自由生活，我認爲應享有「言論自由」，我站在正義一方，任何「行動」都不怕，一切是就事論事，沒有戴上有色眼鏡。眞正的共產黨都不怕，拿共產黨的一套來嚇我，我怎會怕？

（十月十七日）

不許批評

如果你拍一部電影，不許人批評；如果你寫一本書，不許人批評；如果你發表一種言論，不許人反對，在香港是辦不到的。香港是個自由地方，只要不抵觸法律，別說一部電影、一本書、一篇論文，連英女皇也可以批評。

如果你想發表一種言論，不許別人反對，除非你在中國大陸，而你又是毛澤東。可惜你身在香港，而又不是毛澤東，你就必須接受批評。

戴維斯在「遠東經濟評論」發表了專文後，受到全港報章批評、攻擊、責難，他有權反駁（事實上他已反駁了三次），仍然要接受批評。

對某一件事，大家據理辯論，是民主作風。只有霸道如毛澤東，才不許人說一個不字。

有些人，一向在共產黨陣營裏混飯吃，或者習染太久，無法脫掉共產黨作風，所以遇到人「反對」的時候，他就勃然大怒，大有「你咁牙擦，整個菠蘿你嘆吓至得！」之概。

這種人，連戴維斯都不如；戴維斯還有點民主作風，再三反駁只是說道理，並無咄咄迫人。

眞理要辯論出來，不是你個人可以代表。你認爲我不對，可以反駁我；在民主地方而做出共產黨作風，實不適宜。

（十月十七日）

物歸原主

不久前，有位讀者寫信給我，建議將在馬路上及公共場所發現左派暴徒放置的炸彈，凡可以移動的，一律就近移到左派報社、通訊社、戲院、商店、銀行的門前，予以引爆。

這建議我曾當笑話般在報紙上發表過。這兩天，左派暴徒的恐怖炸彈行動，已到瘋狂程度。兩日之內，造成兩死六十傷的空前紀錄。被害的人，除三名是爲市民安全而冒險服務的軍火專家外，清一色是中國人。這些同胞何辜，竟遭殘害；左報還在聲聲喝彩，認爲「打得出色」。

這使我覺得：那位讀者的提議，到目前階段，不能再視爲怪論一類。爲遏止左派的

瘋狂行動，相信四百萬市民都認爲這是最使人心痛快的事。左派機構，隨處都有，就近送還給他們，物歸原主，照理十分公道。如果他們認爲引爆危險，亦可「不予引爆」，長期放在那裏，他們愈多放，積得愈多；愈多則威力愈大，他們恐怕安全受威脅，最好不要再放。

前天南洋戲院門前引爆一彈，他們竟貼出標語「抗議」，聲言，可見他們怕得要死。其實，炸彈是左仔所製，南洋戲院如要抗議，當然該向鬥委會抗議，被炸死炸傷的無辜市民，更應向鬥委會抗議！

（十月十七日）

反叛者

做人要有人格，做人而無人格，算你發了大財，過着「資產階級」生活，也沒有人瞧得起你。

投機取巧，看風駛艇，就是沒人格的人。爲了撈，不惜反叛本身的陣營，投到敵對的陣營，這種人，就算由此發跡，生命上也染了無可洗刷的汚點。一向，對這種人我敬而遠之，恥與爲伍。

今天，他受到花花綠綠的美鈔誘惑，可以出賣自己的靈魂，將來，在一種新的形勢中，又可另跟一個有奶的娘。這種善變的人，最難相與，他的人格也最低。

一向，共產黨對從他們陣營裏反叛出來的人最恨，多年前在香港被共產黨暗殺的陳寒波，就是在如此情形下送命的。這種人，在他們眼中是「反骨」，「反骨」的人必須消滅。所以，在香港從共黨陣營反叛出來的人，多數都不敢再留下來，而作了「投奔自由」的「義士」，正因爲恐怕共產黨的報復。

站在反共立場，當然更多「義士」「投奔能由」更好；但，這種人的人格，值得懷疑。

有過一個文化人投奔自由，事前做了許多「義會」，席捲了會銀，一溜了之。他做了「義士」，而那些「義會」却變爲「不義」了。（十月十七日）

一園都是毒草

當小說家陸雁豪（碧侶）在正午報和晶報當編輯，在商報寫小說時，在左派文人筆下，他是「愛國報人」，「前進作家」。可是在他「投奔自由」，作了「義士」之後，

左報給他的是什麼封號？請看昨天「正午報」這位「專欄作家」的大文章罷！

首先，封了他做「人渣」，跟住，說他是「色狼」；再讀到他的私生活：收入不夠千元就買汽車；有三個以上的太太，數不清的姘頭；不停的討米飯的電話；被女仔追，被會仔追，被債主追……

這位曾經做過「愛國報人」「前進作家」的小說家，被專欄作家數到臭（雖然不是鬥到臭）。他認爲「一個欣欣向榮的庭園中，豈容這根莠草生長？」可是，以我所知，這位「愛國報人」在這家「愛國報」中已服務七八年，可以說得是「開國元勳」。如果他是一根毒草，爲什麼七八年還不將它拔掉，留到現在？

在這個「欣欣向榮的庭園中」他永遠不會是「毒草」，但他一離開，馬上腐臭，變成大毒草了。其實，在這個庭園中，全部是毒草，正是物以類聚，不過百步笑五十步而已。如果把他們的私生活揭開，比這位「人渣」「色狼」不知要臭上千萬倍！

（十月十八日）

婦人之仁

這兩天，市民心情非常沉重。剛送了一個十八歲的青年學生唐德明「魂歸天國」；接着，殉職警員杜雄光又「入土爲安」了。這兩個人，都是死於港共慘無人道的「愛國炸彈」之下，同時，這並不是「最後的兩個死者」，因爲港共恐怖炸彈政策並沒有「終止」的跡象，自然也會有更多無辜市民；更多執行維護治安職務的警員會遭到唐德明、杜雄光同樣的命運。港共的炸彈不止，每個市民生命都受到威脅。

如何終止殺人炸彈？辦法不是沒有，但需要有「決心」。現在，從種種跡象看來，當局並無這種「決心」，固然有部份議員不贊成對投擲炸彈的暴徒判處死刑（包括訪港的聯邦事務部次官石寶德在內）；甚至有些報紙反對將搞事的左仔遞解出境。

人是善性的，這是人性的表現。從這兩點，可以看出香港人（至少有一部份）是心地善良，寬仁大量的。不過，處大事的人，要有較遠大眼光。除非能忍受這種暴亂繼續延續下去，否則，執政者需要有斷然的決心。

所謂「受了威脅」、「被人利誘」、「生活所迫」、「年少無知」，都不過是找出寬恕的題目。其實，對暴徒寬大，不過是「婦人之仁」而已。（十月十九日）

備而不用的法例

自從五月港共發動暴亂以來，港府爲了應付左派暴徒的種種不法行徑，頒佈了一大堆「緊急法例」。如禁止煽動廣播、禁止張貼煽動標語、禁止非法集會、禁止傳播謠言、炸藥管制、砲竹烟花管制……多到連我都無法記得，要參攷存報，才能一一舉出。

不過，這許許多多的「緊急法例」，大多數是備而不用。頒佈了這些法例後，當局並未予以切實執行。

人們會問：頒佈這許多「緊急法例」而不切實執行，政府到底打什麼主意？相信大多數市民會因這問題引起疑惑。許多人問我；或寫信向我提詢，我不是政府裏面的人，也和讀者一樣，找不出確實的答案來。

當市民受到左派暴徒困擾，正感忿恚；政府頒下「緊急法例」，予以制裁，市民鬆一口氣，以爲政府會用這新武器對付左派暴徒，無不寄予熱望，但一直未見當局切實執行，市民便望之彌切，失望彌深了。

我以爲，政府不應輕易頒發「緊急法例」，一經頒發，必須嚴厲執行。法例不是拿來看的，是政府維護和平的武器，如不嚴厲執行，等於手握武器而不予運用，不但使到

渴望重過安定生活的市民失望；更大大地打擊了政府的威信。政府威信受影响，不法之徒更肆無忌憚了。

港府頒佈「緊急法例」不可謂不多，如果每一條都能切實發揮作用，則左派暴徒目前所有的搗亂行動，都無法搞得起來。

對付左派學校的十三條法例沒有執行，因此左派學生可以在實驗室製炸彈；可以結隊示威；可以放炸彈、扔炸彈；更可以把新聞記者毒毆。

因爲取締煽動、造謠的法例沒有嚴厲執行，所以左派報紙可以公開爲投擲炸彈的暴徒打氣，譽爲「英雄行徑」，使年少衝動的左派學生更瘋狂的搗亂。

因爲有那麼許多法例可以援用而政府不援用，暴徒可以肆無忌憚的搗亂，再搗亂，以至一天之內，扔了二百個炸彈，連水警輪也炸個半沉。

目前香港正研究投擲炸彈者處死刑的法律問題，爲了聯邦部次官石寶德站在「反對」的一邊，看來這條例獲得通過的機會甚微。

不過這法例是否通過，已不是重要問題，因爲，即使通過，如果和其他一大堆「緊急法例」一樣，只是擱在一旁，備而不用，這法例也毫無作用。

（十月十九日）

在法律面前的顫慄

兩名現役警務處歐藉幫辦，入稟高等法院，指控晶報涉嫌刋登誹謗性文字，因晶報拒絕接收控票，控方律師獲法官授權，以郵政方式將控票送交晶報負責人，限令他們在今日之前到高等法院答辯，否則將由法庭依照缺席裁判例判決。

爲此，十四個左派新聞機構發表了「聲明」，爲晶報打氣。聲明中有這麼一段：「你們胆敢動『晶報』和香港報業印刷有限公司一根毫毛，我們決不答應，也決不放過你們。你們必須準備爲此承担一切後果。」

「承担一切後果」是共產黨抗議八股，港共在香港搞事以來，不知用過多少次，到現在還未見到有甚麼大不了的後果要承担。所以，這個「聲明」不見得有甚麼新鮮的地方。

最特別的一句是不許人動晶報一根毫毛。晶報是個「機構」，當然沒有「毫毛」可動，相信將來缺席裁判後，執行法律的人也不會動他們的毫毛，如果判定有罪，自會執行懲治的辦法。

最可笑是這十四個左派「新聞機構」中，「香港夜報」「新午報」「田豐日報」亦名列榜上。大家知道，這三家報紙因煽動造謠而被判停半年的，主持人在獄中，報紙也在停刊期間。

這三家報紙要港英不許動晶報一根毫毛，而他們自身不但被人動了毫毛，更且還拆了骨，成個散晒。自身且不保，有什麼能力叫人不動晶報一根毫毛？

左派用十四個「新聞機構」來爲晶報撐腰，其實正是內心恐懼的表現。晶報口口聲聲說這宗控案決予不理，不理就不理好了，爲什麼在控案到期要答辯的時候，却費那這大篇幅作此多餘的聲明？顯然是一方面說不理，一方面却憂心忡忡，叫同伴們陪他，這種心情，連小孩子都看得出。

過慣「無法無天」生活的人，才會蔑視法律。守法者是受到法律保障的。說得顯淺一點，做賊的人才害怕法律，咀咒法律；被偷的人只希望得到法律保障。

如果香港也和大陸一樣，是無法無天的世界，紅衞兵意氣風發，可以隨便鬥人，隨便造反；他們也可以抄紅衞兵的一套，在香港照辦煮碗，這正是他們希望的；但香港有香港的法律，香港守法的市民受到法律保障；紅衞兵的一套，在香港行不通的。

晶報雖然說「不予理會」，我看最後他們還是「不能不理」。「香港夜報」「新午

報」和「田豐日報」被控的時候，何嘗不是抗議！抗議！又抗議！結果，人入獄了，報紙也停刊了，無論如何蔑視，到底還是低低地蹟一鋪。

晶報這案子最後如何？我不願作「預言」，只說明蔑視法律的人，最後也不得不遵守法律。

（十月二十日）

毛澤東的衣着

昨晚吃晚飯時，看到一份報紙刊載一封讀者來信，述及滬、粵兩幫裁縫師傅討論毛澤東的服裝問題，雙方展開論戰，我閱後不禁爲之噴飯。

每次在左派報紙的圖片中，或共產黨畫報中看到毛澤東身穿解放裝，我心裏覺得他衣不稱身。他的衣服特別縫得寬大，兩條褲管，好似蚊帳一樣。

最近他和阿爾巴尼亞的謝胡同在一起拍的照片，他穿的衣服更顯出怪相，上裝好似在裏面加上一個衣架一樣，和衆人排在一起，他的肩頭平成一字；寬大的袖口，有如道袍一樣，祇見到幾個指尖。

這樣的服裝，難怪滬、粵兩派師傅要提出檢討，提議重新爲他老人家設計，確是一

番好意。

雖然，近日友人不多，到北京拜候他的外賓少之又少。但照片經常在報紙登出，如果衣不稱體，十分失禮。

上海師傅認爲他穿長袍比較好看；廣東師傅認爲長袍有違反破舊立新之旨，主張他保持解放裝。不過縫得如此寬大，既不好看，也浪費布料。毛澤東個子高，如果還要特別寬大，則每年每人配給十尺布，做得上裝，做不到褲子。幸而他有特權，用一疋布來縫一套衣服都沒問題，做寬大一點，誰敢說個不字？（十月二十日）

「討厭」與「悲慘」

英聯邦部次官石寶德的一番話，引起輿論界的激辯。差不多所有報紙的主筆以及讀者的投函，都參加了這項熱鬧的辯論。對放置炸彈及投擲炸彈的暴徒，「應該」或「不應該」處以死刑的問題，在目前來討論，其實是多餘的，因爲香港政府已有了決策，並不是「輿論」所可以改變。

石寶德勳爵訪港，港共曾引起憂慮與恐懼，因此在石氏訪港期間，一方面將土製菠

蘿存貨推出，大攪一場；另一方面在左報上作連篇累牘的抨擊。

石寶德的表示，顯然使他們鬆了口氣，這兩天，炸彈沒有了，左報的攻擊也和緩了。因此，我不能不佩服石老先生眞有他的一套，只消幾句話，就可以「平息」左派的恐怖炸彈政策，何必那麼大陣象，出到「死刑」一槓？

石寶德老先生說：他在馬來亞親眼見到一個十九歲的少女執行死刑，因爲當時馬來亞用死刑來對付共黨炸彈的，這一幕，使石老先生感到政策「不對」。石老先生是善心的長者，一位青春少女拉去執行死刑，任何人也會心有不忍。

但，假如是一個「九十歲」的女人執行死刑，石老先生也會這麼善心麼？

我們知道，馬來西亞今日已免於共黨「直接威脅」，人們也可以在安定中生活。這使人懷疑：馬來亞過去對付共黨作亂的政策，是否眞的「錯了」？如果不是採取那樣的强硬政策，今日會變成怎麼樣？

石老先生說：港共炸彈恐怖政策，不過是「討厭行徑」。在他訪港幾天中，到處放炸彈，到處扔炸彈，弄到處處轟隆轟隆的，引爆也有；頂上開花也有，交通阻斷，有時石老先生赴宴，迫得繞道而行，耽誤了他老人家的時間，因而令他感到「討厭」？

在我們四百萬香港市民來說，却不是「討厭」而已，每一個市民分分鐘可以遭遇唐

德明那樣悲慘的命運，頂上開花，馬上魂歸天國。第三者來看，祇是「討厭」而已；但身受者或他的家屬，則是「悲慘」了。

同時，石老先生在香港不過訪問八天，八天之內，雖然受到「愛國炸彈」歡迎，但事實上不可能損及他一根「毫毛」。如果左派恐怖份子要把這些「禮物」送給石老先生的，我們這些倒霉同胞就成爲他老先生的代罪羔羊了。

在慈善舞會的柔楊華爾滋樂曲中，忽然滲雜外邊一兩聲「轟隆」「轟隆」的爆炸聲，實在「討厭」。如果因爲這些「討厭」的小事去殺人，那太過份！尤其想起馬來亞十九歲少女被判死刑難忘一幕，石老先生更會慈心大發，主張網開一面。

清華街的黃姓小姊弟……林彬林光海兄弟……西環小販鄭漢佳……前途似錦的青年學生唐德明……這許多無辜慘死的人，縈繞四百萬市民腦海，每個人都難忘記，或許比十九歲的少女留在石老先生腦海中的印象更爲深刻！

（十月二十一日）

恩威並施

據未證實「內幕」消息透露：港共除發動「工人鬥委會」要求港英給因罷工而失業

的左派工人以就業機會，免他們陷於困境、險境、絕境外；最近還透過一些「中立」份子，發表主張對港共搞事者採取「寬仁」態度的主張。

如果這「內幕」消息是眞實的話，應該是個「好」現象。至少，這足以表示港共已知道無法再搞下去，希望得到較好收場。

近來許多報紙展開「嚴厲」與「寬仁」的論戰，或者這就是「鷹派」與「鴿派」之謂。

其實，這論爭是多餘的。我個人認爲「寬仁」與「嚴厲」並不是對立的，對付左派的搞事份子，「恩」「威」可以並施，不必死牛一便頸，一成不變。

比方說：對受利用和盲從的份子，可以「寬仁」；對幕後指揮及首惡份子，就非「嚴厲」不可。

「恩威並施」的政策，可以在「嚴厲」與「寬仁」的矛盾中，加以統一。所以，爲這問題而爭辯到面紅面綠，劃出大塊篇幅刋登這些辯論的文字是多餘的。

如果港共希望得到「寬仁」的待遇，應及早停止血腥的暴行，停止炸彈恐怖行徑。

（十月二十一日）

為「街坊」呼冤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街坊節。一向，我對街坊節並不關心，認爲祇是報紙上的例行新聞；也知道每逢街坊節，會捧出幾個老人，做一番敬老宣傳，似乎除了這，街坊會就沒有事情好做。

今年舉行的街坊節慶祝會，有沒有敬老，我未注意新聞報導，不大清楚；相信亦不會有甚麼人關心。

在這次共黨製造的暴亂中，各區街坊會在支持政府遏止暴亂中，並無若何表現，早受到市民非議。有識之士都感覺到，如果街坊組織能夠發揮作用，共黨份子的活動，會受到一定的限制。强化街坊組織成保甲制度，則共黨的暴亂，更無法發動起來。

不過，我認爲因街坊會在暴亂中沒有積極對付左派暴徒的行動而加以責難，是太不公平的。在共黨控制下的學校、工會及其他機構，都有炸彈武器；赤手空拳的街坊，對付殘暴的左仔，沒可能的。

何況，要得街坊組織起來，變成一枝有力的抗共隊伍，又不會是香港當局所歡迎

的，由於這種種因素，街坊會不能發揮戰鬥力量，情有可原。由這一事件的考驗，也可知道，街坊會作用十分有限，除非政府能給予他們較大的信任。

（十月二十三日）

三千萬與「一元運動」

「祖國」滙來「鬥爭經費」，一千萬又一千萬；在本港、在海外，「鬥爭捐欵」超過八百萬，而且陸續有來。以近三千萬港元來「支援」港共「鬥爭」，數目不可謂不巨。五個月前港共發動「大罷工」時，就有「出大糧，一罷到底」的豪語。

五個月後的今天，大部份罷工工人早已領不到「慰問金」，因罷工而失業。復職無望，爲生活、爲職業而徬徨；「一罷到底」的豪語，提都沒人再提；代之而興的是「反失業」「反飢餓」的口號。

我們不禁要問：三千萬鬥爭經費爲什麼不能支持這班「愛國工人」一罷到底？罷工「愛國工人」的「慰問金」由對折發給而至成數發給；最後連成數都沒有，以

致「愛國工人」及其家屬紮砲，受到飢餓威脅，爲了什麼原故？

直接原因是三個月來港共搞手瘋狂地進行炸彈政策。初時，港共「鷹派」爲了取得土製菠蘿原料，用重資收購炸藥；收購不着，更派人去偷、去搶，這都是要付出相當代價的。製好炸彈後，派人拋放，也要支付大筆酬金。炸彈愈多，鬥爭經費開銷愈大。爲了支持炸彈政策，「愛國工人」的慰問金只好欠奉。換句話說，「愛國工人」的生活，是給「愛國炸彈」炸得粉碎的。

鬥委爲了殺人，爲了製造恐怖，不惜叫「愛國工人」及其家屬捱餓，眞正是過橋抽板，打完齋唔要和尚了。

同時，港共頭目對「慰問金」的發給，個個過水濕脚，所以落到工人大佬手上的，只不過是成數而已。一個工會小頭目也可以發一大筆鬥爭財，更有食額現象，食了一半有多。這三千萬鬥爭經費，可以說是天一半、地一半，所以才會支持得三幾個月，就已無法爲繼。如果鬥委們眞正爲鬥爭而鬥爭，把三千萬鬥爭經費涓滴歸公，「愛國工人」到現在「出大糧」大概仍然不會有問題。弄到目前窘態畢呈，不用說是因爲大部份鬥爭經費入了私囊之故。

毛澤東發起「鬥私」，港共這班鬥委，看來也非「鬥私」一番不可！

三千萬鬥爭經費尚且轉瞬間化爲烏有，港共發起的「一元運動」，能籌得多少？即使全港市民响應，也不過籌個四百萬，等於過去的鬥爭經費八分之一不夠，照過去用度，最多不過支持二十天。事實上，絕不可能獲得四百萬市民支持，只靠一些在業左派工人，即使有三二十萬，每人刮削一皮，由大鑊飯改爲大鍋粥，也支持不了多少日子；倒不如叫那些中飽過私囊的鬥委和工會頭目「吐水」實際得多。

（十月二十四日）

垂死時的瘋狂

美國星期六郵報華府特派員艾索浦發表一篇想像性的文章，說七十八歲的毛澤東，於一九七一年他斷氣之前，將以二十四顆核彈偷運到美國，毀滅二十四個美國城市。他死前定下這毒計，是企圖一舉毀滅「蘇修」和「美帝」。

艾索浦說：他這篇文章並非危言聳聽，目的在提醒美國人民，共黨作風奸險惡毒，不一定僅以常性所能想像的方法去破壞美國。

多數情報專家認爲：垂死的毛澤東看來已失去理性。這篇文章可能正是毛澤東心中

一個核子狂想曲。

毛澤東毀滅美國的「計劃」我們尚未見到事實，但毀滅「中國」却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幾乎看到了。如果他不是「能放能收」，在明知失敗之前，來一個最大讓步，則千萬人頭落地的局勢不可能避免。

中共近來全力在核武器方面發展，目的何在？難怪美國專家會作此想像。一個獨裁者垂死時往往陷在瘋狂狀態，如希特拉，如墨索里尼都是如此；他們作此假想，並非沒有可能。更何況有「文化大革命」爲例，這種事情，值得提高警惕。

同樣的，我們有理由認爲港共也會作垂死瘋狂殺人！

（十月二十四日）

奇怪的假通函

廣州交易會不但因武鬥影响而延遲，還鬧了「僞造通函」的無頭公案。看來，這一屆交易會隱藏着許多「特殊問題」。

外國商人收到的通函，用英文寫成，蓋有廣州有關印鑑；通函內容，要參加的外

商，作出四項保證：（一）敬愛中國人民。（二）尊敬毛東澤及其教導。（三）敬仰文化大革命。（四）相信中共可以解放台灣。

北平對這項通函，立即鄭重否認。據說一切手續如舊，不須具結什麼「保證書」。並指出：這些「通函」是「美帝」「蘇修」和「蔣幫」所僞造的，目的是「妄圖用這種卑劣的手法，破壞我國同世界各地貿易界人士的正常貿易關係。」

交易會志在做生意，自無留難嘉賓、顧客之理。不過，在中共立場來說，作出這四個保證，對顧客不算得怎樣留難，更不會因這保證而破壞了貿易關係。北平急急忙忙否認，很容易使人想到，內裏大有文章。

這些通函，有廣州方面的印鑑，由廣州發出，如果說是「美帝」「蘇修」和「蔣幫」所爲，豈不是帝修蔣幫特務，充斥廣州，敢於公然活動？

同時，如果是帝修蔣幫所幹，爲什麼別的不提，偏提出這四項保證？作了這四項保證，對他們有什麼好處？如果是蔣幫所爲，會特別要人相信中共有「解放台灣」的能力，豈不是搬石頭打自己的脚？

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這是中共的「內部問題」，正如一些外國商人觀測，這些通函，實際是廣州「某一派系」發出的。

所謂「某一派系」，不用說是指劉、陶份子。發出這些通函的目的，也的確在破壞交易會。做生意的人大多數不願介入政治，如果要作上述四項保證，等於要在政治上作若干担承，會使部份外商却步。

劉、陶派破壞交易會的活動，並不單祇發出僞造通函一端，香港的破壞活動也十分明顯。誰都知道，香港是外商進入大陸必經之路，安定的香港，對交易會大有幫助；大擺炸彈陣，會使外商裹足，交易會的客仔，給他們轟走不少。

在劉、陶派雙管齊下的破壞下，本屆交易會看來是暗淡的。

爲什麽北平硬說是「美帝」「蘇修」和「蔣幫」所幹，而不敢直指爲劉、陶反動派所爲？觀於最近毛澤東的「大讓步」，可知道他們要爭取「團結」，不能不給「中國赫某」一些薄面。

交易會已舉行了多屆，每一屆都沒有發現「美帝」「蘇修」「蔣幫」破壞的事，爲什麽今回却「突然」加以破壞；而且破壞得這麽「巧妙」呢？明眼人不難明白的。

（十月二十五日）

紅色作家們

左派港九文藝工作者舉行座談會，據左報說：參加的人有「一百多名」，這一百多位紅色大作家，倒沒看到他們把大名發表，相信一定包括「潘金蓮」「舞海秘記」「西洋艷異」一類的作家。他們要談的是「今後的文藝方向」，條路線應該走小舞苑手指舞女的生活暴露；抑或向尖沙咀區國際女郎進軍；抑或拿古代淫婦，解剖一番？相信在這次座談會中，一定也會提出，作詳析討論。

在這次座談會中，他們並通過三項決議：（一）決心與工農羣衆結合，深入生活，向工農羣衆學習。（二）响應支持「一元運動」。（三）支持新界同胞抗暴。

看這三項決議，這班作家，原來全是渾噩。

作爲「革命的文藝工作者」，本該向毛澤東學習。「文藝工作者」要靠思想的，應學習毛澤東思想。爲什麽向工農羣衆學習？學造木、學耕田嗎？這對你們的「文藝」有何幫助？我以爲，他們最好的學習地方是招待所，乘機可以寫一套「招待所風光」。

响應「一元運動」，等如每人義寫一百字。沒關係，多寫幾個肉緊的字眼夠了。

至於响應新界抗暴，得把口而已。

（十月廿七日）

真假「蚊型報」

自從三間港共尾巴報停刋後，左派聲言「用各種形式」來出版，於是大量蚊型油印報出版。可能以這三家報紙的「津貼」，資助學生哥買蠟紙、油印機、郵票，所以一下子出了幾百份。

許多地方發現左派學生在大清早鬼鬼祟祟把這些蚊報偷偷投入人家的信箱，一部份則利用郵政寄發。

港共發動蚊型報，純然因大字報貼不出，用這些小字報去代替，其無聊處和大字報並無二致。

社會人士對這些蚊報並不如左派報紙的重視，認爲不會發生怎麼大作用。在信箱檢到，例必順手丟掉，因爲這些蚊型報，八股化尤甚於左報，看到反胃，不值一盼。左報尙且爲人唾棄，未發生作用，蚊型報不過是孩子的東西，誰也不會把它放在眼內。

但在若干百份共黨蚊型報中，竟有一部份像左仔的炸彈一樣，却是「流野」。炸彈

眞假容易分，蚊型報眞假，不是我們所能分辨，更不是我們所關心。

據共黨大公報載，有一份叫做「紅色火炬」的蚊型報，乃是「流野」。這張「紅色火炬」，在我看來，和每天一大堆寄給我的一樣。找不出什麼不同的地方。他們也是用共產黨簡體字，用共黨慣用詞語，大公報則指這張蚊型報是敵人冒充的；是用修正主義手法打着紅旗反紅旗的。這些，我們局外人恕難明瞭了。

如所週知，港共黑幫，早被廣州紅旗派指斥爲打着紅旗反紅旗的劉、陶份子；而這些打着紅旗反紅旗的黑幫，又罵人「打着紅旗反紅旗」使我們一點不紅的市民摸不着頭腦。

究竟那一面紅旗是正牌貨；那一面紅旗是「流野」？實在無法分辨。

共產黨既然有這麼多不同的紅旗，爲便利識別，最好請在高舉紅旗的時候，加上一小黃條，好似汪精衞的僞旗一樣，寫明「毛記」、「林記」、「劉記」、「陶記」，否則你說我打紅旗反紅旗；我又說你打紅旗反紅旗，反埋一堆，鬼打鬼，我們被這班牛鬼蛇神弄得胡塗了。

寫油印報是共產黨祖傳絕技，由未得天下前，就一直靠這一味食湖。大公報說的「敵人冒充」，當然指他們派系上的「敵人」。那麼，「紅色火炬」就是毛派的人辦的

了。怪不得他們叫出四個口號：「把錯誤的鬥爭方向糾正！」「把潛伏的敵人揪出來！」「把戰鬥隊伍澈底整頓！」

「把抗暴的鬥爭進行到底！」港共絕不會叫出這種口號，其爲「毛派」份子可知。等於北平說交易會的通函是「美帝」「蘇修」「蔣幫」僞冒的一樣；大公報指爲「敵人冒充」，無非企圖掩飾內部分裂而已。

（十月二十八日）

貨比貨

香港週快要開始之際，左派報紙用全頁篇幅，刋出大陸商品的廣告。無疑的，這是對抗香港週的一種行動。你們用「香港人請用香港貨」的口號；他們則用「愛祖國用國貨」口號，針鋒相對。據說：一些出售大陸貨品的商店，還規定要懸掛宣傳品，明顯的要和香港週唱對台戲。

這是個非常好的現象。我們歡迎大陸貨和香港週「鬥」。

港共發動鬥爭，聲言要把香港鬥垮、鬥臭；現在用大陸貨來和香港週鬥，會使香港

週的期間內更熱鬧。看來港共已改變初衷，再不「鬥臭香港」，而是「繁榮香港」了。

凡事有競爭才有進步；有競爭才顯得優劣。大陸貨要在香港週期間內，和香港貨競爭，倒是爭取進步，顯出優劣的最好機會，相信香港工業家也十分歡迎。

廣州交易會開幕在即，港共報紙，一直叫囂着不同港英做生意；香港週定期舉行，他們就發抖，始而攻擊說香港週是搞香港國；繼而放出空氣，要在香港週內再搞一鑊杰野；最後則拿出大陸貨來鬥。

也許他們覺得攻擊「香港國」不會有人理；多扔幾個炸彈也打擊不了香港週，拿大陸貨和香港貨鬥，才是「實際」的方法。照我感覺，這個「鬥」法也很公道。

本來，香港人都很「愛國」，所以「國貨」在香港銷場一向不錯。從「國貨公司」愈開愈多，幾乎多過米鋪，可知「國貨」在香港相當吃香。他們宣傳是「價廉物美」，「價廉」是無可否認，是否「物美」，要經過「比較」才知道。

但香港人雖然愛「國貨」，共產黨却並不愛香港人。自從共產黨敵視了這一班「白華」「走狗」「漢奸」「民族敗類」，先是破壞了他們的生活秩序；繼而用炸彈威脅他們的生命；也有人被揪進「國貨公司」裏毒毆，因此他們不敢再愛「國貨」，也不敢再用國貨。

「國貨」生意在香港跌得慘，不能怪香港人。香港人對「祖國」已情至義盡，長年大月的貢獻，滙欵、寄糧包、買國貨，還逃不了港共的「鬥爭」，所以香港人醒覺了，既然共產黨恩將仇報，養唔熟，香港人應幫助香港工業發展。

香港工業發達，有助於香港的繁榮；香港繁榮，每個香港人都受益。只有身在香港的左仔，才會想到鬥臭香港。

過去香港人用大陸貨，共產黨並不領情，把我們視爲仇人，在我們生活的地方搞事，要將我們的安定生活澈底破壞；一向用大陸貨的香港人，爲什麼不改用香港貨呢？

（十月二十八日）

鬥爭有如賭博

有人把港共這次發動的鬥爭，比喻爲一場賭博。港共一開始就手風欠順，手上拿了四條，遇着人家同花順；拿了同花順，對方是六對半，唔使擺。

這種情形，本來輸實，應該及早收手；可是港共不服輸，還要磨穿蓆的賭下去。

爲什麼不肯收手？其實港共大有苦衷。如果港共說：「媽的，今晚眞是撞邪！不賭

了！」

照規矩，離枱結帳。港共欠得一身賭債，這家五十注；那家四十注；另一家又三十幾注；連塘邊鶴也欠七注、八注。慘敗之餘，如要收檔，賭賬如何付得出？沒辦法，只有繼續賭下去。

賭到什麼時候，如何收科？連他自己也不知。

港共既欠得週身賭債，儘管想賭下去，人家不會相信他付得出賭注，只好由大注縮爲小注。本來論千論萬的賭，現在却是「一元運動」，一蚊注，玩玩吓。

比方說，拿芽菜、尿、爛鐵罐之類作假炸彈，跟軍火專家開開玩笑，就是一蚊注的小賭。

左報說：這些假彈累到「軍火專家」疲於奔命，一頭冷汗。他們却不知道軍火專家每處理一個炸彈，就有一百元危險獎金；左仔放芽菜、放爛罐，軍火專家一點危險都沒有，白撈一尺水，左仔由朝放到晚他們更歡迎，怎會一頭冷汗？

又有人比喻說：中共、港共和港英同打蔴雀，港共坐中共上家，雖然兩仔爺落場，但這不肖子不顧老豆死活，十二圈牌，由頭至尾，死誅爛誅，結果益了港英，連食爆棚，兩仔爺攬住嚟輸。

港共輸了，沒錢結賭帳，要中共支持；老豆已經給他誅到起火，當住朋友面前有所不便，否則眞想搦他幾巴掌，那還會畀錢他結帳？

港共由五月攪事以來，一直跟中共搗蛋，其實比打蔴雀誅章還可惡，中共只能暗啞抵。他們把「國貨公司」、左派戲院、左派銀行撚到冷冷清清，全是這不肖子弄出來的成績，中共只有私下搥心，激氣無處申訴。

港共目前處境非常尷尬，大部份被拖上賊船的鬥委，早已沒了鬥志，很想收手；可是這盤賭帳誰來清理？想到這問題，就沒人敢出主意。

事情將如何了結？連他們自己也茫茫然，無法知道。目前情形是這樣：東搞搞、西搞搞；有機可乘又搞搞。比方，電力發生故障，港島大部地區成了黑暗世界，他們忙乘機派出幾個嘍囉，乘着黑暗無人見，擺放幾個眞假炸彈，這算是什麼鬥爭？

港共鬥到這階段，實在太可憐了！

（十月二十九日）

七億減為四千萬

左報說：「廣東人民支援港九愛國同胞反英抗暴鬥爭委員會」成立了。於是，他們

認爲，廣東的四千萬人支持他們。

港共最初說祖國七億人支持他們，現在已和「大陸貨」一樣，實行「大減價」由七億減爲四千萬，左報却說：「形勢已愈來愈好。」好在甚麼地方？好在人數減少了？

事實上，港共雖說四千萬人支持，也不過等如說香港四百萬人支持他們一樣。遠在廣州，香港人或不清楚；近在香港，大家心知肚明。究竟四百萬人中，有若干支持港共？以此爲例，則廣東的四千萬，究竟有幾多成支持港共，大成疑問。

據說，有八萬人（照共產黨習慣例必報大數）參加示威遊行，或者這八萬人就是他們的支持者吧？

左報又說：廣東軍民，正磨拳擦掌，枕戈待旦，準備隨時支援他們云云。這倒是很「實在」的，以我所知，大陸同胞一談起香港就有興趣，不過並不是「磨拳擦掌、枕戈待旦」，而是希望再有一次一九六二年五月那樣的機會，逃出生天。

港共拿四千萬人來自己壯壯胆我不反對，但要拿四千萬人來嚇人，不過又造成另一次笑話罷了。

七億人尚且嚇不到香港人，何況四千萬？周恩來尚且嚇不到香港人，何況區區一個陳郁？

中共所謂支持，由五月開始「鬥爭」到現在，都不過得個講字。「支持」這兩個字在左派報紙上已不知看過若干次了，已經睇到厭，聽到厭，港共所得到的「支持」是什麽？

左仔正叫苦連天，只有暗啞抵；還口口聲聲說大佬細怎樣支持，其實難爲自己。爲甚麽不叫北平支持，而叫廣東支持？當然因爲大老板已經因爲他們的搗亂而大發雷霆，港共不敢再求大老板，只有退而求諸小老板，得到小老板稍爲呵護，便三分顏色當大紅，在香港大吹大擂。香港人怎會把甚麽支持鬥委會看在眼內？

港共臨到死火邊緣，拿着陳郁來做救命靈符，其實，陳郁是什麽東西？今天他是廣東省長，明天可能被發現爲黑幫，召到北平，還不是像陶鑄那樣，被鬥到戴紙帽遊街？他自顧不暇，那有心情支持港共？每天還要注意局勢發展，政敵有沒有將他整蠱，時時刻刻都要留心，更要注意大老細的態度，如果此舉與大老細的意願相違，就連他自己也不得了，怎敢輕舉妄動？

港共渴求回春妙藥，可是，陳郁救得了他們嗎？同時，他像北平那樣，只是敷衍兩句，對港共又有甚麽幫助？

（十月三十日）

寬大

當左派發動「反失業」「反飢餓」及展開「一元運動」的同時，市面有種傳說，左派通過一些所謂「中立份子」，放出對左派份子「從寬處理」的論調。

姑無論這些論調會不會爲當局所採納；爲受苦五月的廣大市民所同情，總是一件受歡迎的事。因爲，這意味着左派已無法再搞下去，才有此「間接求恕」之舉。

本來，本「首惡嚴懲，附從寬貸」之旨，對左派嘍囉網開一面，是寬仁的做法，以中國傳統的民族性來說，是很對的；但在受過「對敵人寬大，就是對自己殘忍」的教導的人來說，却是最大的錯誤。

要眞能做到「首惡嚴懲，附從寬貸」當然很好，可是躲在冷氣間的頭頭，一直在「某種原因」下揪不出來，首惡既無法嚴懲，附從又要寬貸，那就是對左派的暴亂採放任態度了。

如果這幾個月來，不是政府下定決心，把附從者都關進獄中，見一個抓一個，則今日情勢，將不堪設想！港共頭頭雖是作惡橫行的螃蟹，但把蟹爪都戳掉，螃蟹亦無從橫

行。

左派「鬥爭」到這階段，縱有回天之力，也不會再搞出什麼花樣，搞新界、搞香港週，未見到具體的事實，實際仍不過得個講字，大不了多扔幾個炸彈。如果當局肯把圈子再收緊些，連左派學校的學生，也無法再像現在這樣如意運用。

局勢發展到現在，除了眞是左派要透過「中立份子」求恕外，「從寬」「從嚴」不再是值得討論的問題。

已經判入監獄的左派份子，當然要依照判決執行，除非英女王下令大赦，否則已無「寬」「嚴」之辯。

至於尚在審訊中的疑犯，大部份與「炸彈」有關，炸彈犯人，最爲市民痛恨，因爲他們的行動，直接威脅市民生命，如果提出「寬貸」主張，就是違反民意。政府違反民意，便不會受到民衆支持。儘管民衆是「衝動」的，究竟也衝動得合理。

我以爲，目前更重要的事，莫如「如何加速恢復市面繁榮」，這比對左派份子「寬」「嚴」問題急切得多。

雖然，左派炸彈稍疏，市面馬上熱鬧起來，最惡劣的日子已然消逝，但經過左派份子長期搗亂，港外又流傳着言過其實的宣傳，若干行業受到有形無形的打擊，一切需要

作復興的努力。

有人躭慮港共要作「馬拉松」式的長鬥。但長鬥需要有長鬥的條件和本錢，港共即使有部份「鷹派」要不顧一切强鬥到底，但環境上有不少困難。所謂「拚了老命」，說說無妨，要他們眞的拚命，大家都會說「咪搞我」。在這情形之下，長鬥無望，只有用電影手法，慢慢的Fade out而已。

（十月廿七日）

「反飢餓」與「食品介紹」

有人說，左派仁兄只懂狂吠瞎罵；我認爲他們有時也很有幽默感。

比方，他們一方面發動「反飢餓」運動；一方面又搞「祖國食品介紹」。這表示什麼？香港沒有東西吃，所以造成「飢餓」；祖國大把食物，林林總總，美不勝收。如果想「免於飢餓」，最好回到祖國，享受幸福生活。

既然如此，左派仁兄無謂發動「反遞解」了。獄中「愛國同胞」對這次鬥爭，總算立過汗馬功勞，讓他「光榮出獄」時受到飢餓之苦，未免對他們不起；遞解回大陸，「祖國」樣樣有得吃，好過在獄中要求改善伙食，爭取營養。

祖國大批大批食品運到香港，據左報介紹，眞是沒一樣不美味，沒一樣不好吃。照理由，在左派仁兄發動「反飢餓」運動的時候，祖國既有這麼多食物運來香港，儘可少換一點港幣，拿來救濟輾轉飢餓線上的愛國同胞才對；他們竟熟視無覩，拿這些食品和「香港週」來碰，目的是爲了聰外滙。可見在中共老細眼光中，外滙比愛國同胞重要得多。

更不妙是在左派罷工失業工友面臨吊罅之際，偏發動大規模的介紹祖國食品，等如在一個飢腸轆轆的人面前，搖幌着一條大鷄腿，沒讓他到口一樣，這是何等殘忍的事！左派仁兄又說：廣東有四千萬人支持香港愛國同胞。我完全相信他們的支持是眞誠的。因爲，我們已見到許多事實的跡象。

首先，他們實行放水，用東江水來支持香港愛國同胞，使他們不致再受水荒威脅，每天二十四小時供水，有充足水頭，鬥爭精神就更旺盛。

其次，用大量食物來支持愛國同胞，每天水陸並進，把最佳的食品，不斷運到香港，寧願自己不吃，也要照顧香港愛國同胞不致食貴餸，這算得是最有力的支持。

再其次是精神上的支持，八萬人集會示威，唔睇隻鴿都要睇篤屎。咁樣支持，陳郁省長亦算唔話得了。

左派仁兄搞個「國產食品介紹」來和「香港週」對抗，本來很值得讚揚。自由社會時時應有競爭，大家打對台，可以造成優勝劣敗的結果。

你們在遮打道掛龍旗，我可以在街市掛橫布，甚至賣芫茜葱的小販，也有左派發出的標誌，使香港頓時熱鬧起來，這本來很好。

可是，昨天在「香港週」開幕之際，左仔却大量在各交通要道放置炸彈，我認爲左仔此舉，太過缺乏「體育精神」，比如一場拳賽，鬥人不過，忽然出刀，不給觀衆喝倒采才怪！

（十月三十一日）

一味靠唱

唱歌仔，小孩子最易入腦，小時候聽過母親唱「排排坐，吃果果」；以及「月光光，照地堂」，今日已是頭髮斑白的中坑，仍然深嵌腦際，記得清清楚楚。因此，要孩子記得，最好編成歌仔，教他們唱，唱到熟，自然不會忘記。

自從有了電台廣播廣告，唱歌仔被商人利用了，差不多每種商品都有歌仔，當你捩開收音機，聽完一隻又一隻，香烟的、洗粉的、藥品的，應有盡有。

儘管你聽到討厭，甚至有些人怒火冲天，差些要將收音機砸碎，可是廣告歌仔仍然字字句句記得清楚，而且有時不由自主地哼了起來，或者跟着收音機唱；小孩子更有樣學樣，做他們的義務宣傳員，聚在一起時，大唱特唱。

毛語錄現在成了中共最大商品，用盡一切方法向外輸出，不管對方受與不受，一於大量運到供應。也因爲他們推銷太過賣力，在許多地方惹起不愉快事件，而中共對毛語錄的輸出，還是努力不懈。

不知那個奴才由商品廣告歌觸起靈感，譜了十首毛語錄歌，這些毛語錄歌取材那幾句，我沒聽過，不得而知；大概也不外搬石頭打自己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敵人擁護的，我們反對……之類。現在，這些歌仔不但每天在綠邨電台唱，鬥委會還要向各區、各行、各業、各單位、各家、各戶大力教，大力學。

以唱歌仔作爲「鬥爭」手段，我們十分歡迎，儘管嫌它吵耳，也比土製菠蘿好受些。

本來，唱歌仔是孩子們的玩意，左仔就喜歡唱歌仔，在港督府門前請願，費鬥委的唱歌鏡頭，我在電視看過，相當生猛，唱得十分落力，可惜電視放的是默片，沒有現場錄音，費鬥委的歌喉如何，未曾欣賞，不過一定不錯。聽說他家有歌唱家，一定在水準

以上。

還有開過獨唱會的石慧，也曾在港督府門前唱過「大海航行靠舵手」，聽說雖然沒有在獨唱會中那麼有勁，唱得也蠻悅耳。

現在，費門委躲着不敢露面，再不會像在總督府前舞動雙手指揮那麼意氣風發，石慧有一把好歌喉，可惜關在集中營。少了領導的人，唱起來不會有吸引力。

毛語錄變成某某香煙、某某洗粉一樣，每天在電台唱到你厭，唱到你怕，最後，毛語錄一定被這班黑幫唱到衰晒爲止。

不過，如果高舉紅彤彤的「寶書」大叫抗議，或拿着書中某一頁朗誦，使人聽到毛戴；不如當歌仔唱好得多！有些人唱歌不大咬字，「搬起石頭打自己脚」會唱成「捧起膝頭打自己角」，亦可得啖笑。

（十一月二日）

養大捐款法

港共宣佈，罷工工人有六萬名。在業「工賊」有多少，雖未見宣佈，數目一定少過

「愛國工人」。現在因「愛國工人」生活無着，向「工賊」們發起「一元運動」。「工賊」們反應如何，尚未清楚；即使個個不念舊惡，起而响應，每人一蚊，亦不過三幾萬蚊，以之支持六萬名「愛國工人」的生活，別說吃粥，連飲水都不夠。

以前港共的鬥爭費，論千論萬，祖國也花掉二千萬，撚了幾個月頭，已化爲烏有；何況三幾萬，打個噴嚏已經冇晒。

因此，有人主張「鬥委會」最好把「一元運動」收得的捐欵，橫掂小數目沒有大用，不如拿這筆錢博一博。

辦法之一是拿來買馬票，中左有百多萬，百多萬雖然也有限，但比起三幾萬有用得多。

辦法之二是拿這三幾萬做本，請左派報紙馬評家開個座談會，定下幾條必勝馬纜，分向各大小外圍下注（不在馬場內下注，是不要讓馬會抽佣、港英抽稅，益了他們）。如果個個有摩囉冬瓜咁好野，佢可以刀仔鋸大樹，三幾萬是大斧頭了，大斧頭當然可以劈更大的樹。如此一來，把三幾萬捐欵養大爲一二百萬，大有可能。而失業工人，得益良多。左派鬥委先生，亦認爲此法可行否？

（十一月二日）

仆街

左派鬥委會又發表了「聲明」，這項聲明中最妙的一句是：「敵人無法用槍和警棍使我們『跪地』；但我們却用堅硬的鐵拳，把敵人打到『仆街』！」

在報紙上，左仔「跪地」的圖片看得多了，警員搜查時，左派工會、學校、「國貨公司」內的左仔，無不乖乖地個個跪低；但從未見過一張「港英仆街」的圖片。

他們的鐵拳有幾硬不知道，但他們的炸彈却是流野多過正野。如果這些土製菠蘿就是他們的所謂「鐵拳」，那就幾難打到人家「仆街」了。

左仔由鬥委會的大委員，以至罷工的嘍囉，的確有不少「仆街」的。先說楊主委，在香港時，只能躲在中國銀行內作庇護所，連出來看看「香港週」的熱鬧都不敢；開完會，就悄悄溜回澳門，雖有無上裝艷舞可供欣賞，但每晚看兩場，也會睇到厭，點似舊時在香港那麼自由自在？這是自己攞嚟仆；左派的「國貨公司」，雖有「祖國食品介紹」，仍然拉不到客，這是左派中仆得最慘的。其餘如左派戲院、左派銀行，也是生意大跌；和共黨做生意的人，本來撈得不錯，但捐了鬥爭費後，又要罷市；罷市後元氣未

復，再來再捐，想唔捐倒仆街亦幾難；仆得最慘的，莫過于那班罷工失業的工人大佬，現在上不到天，下不到地，只有寄望於「一元運動」。除發了鬥爭財的小撮港共頭頭外，可說沒有幾個左仔不「仆」；仆街之人，如何有力打到人家仆街？

左派仁兄現在情況，不祇全部仆街，而且是「阿駝仆街」。

「阿駝仆街」點解？是「死都唔掂」之謂。目前港共處境，「死都唔掂」四字，是最恰當的形容。

好容易求得陳郁講兩句打氣的話，就猛拿着「四千萬同胞支持我們」來大做宣傳，執住鷄毛當令箭，一於靠嚇，以爲可以嚇倒香港四百萬人，爲他們一小撮仆街的人打氣，可是眼亮心明的香港人，早看出左仔無非二仔底，一切起不了大作用。

現在，四千萬人忙於交易會做生意，支持香港鬥爭不會有鈔票落袋，有什麼興趣？因此，「八萬人的怒吼」已沉寂下來，這兩天提都沒有再提，看來，左派搞手又一次「仆街」了。

「仆街」，不知那一個鬥委想出這通俗的絕妙好詞，用之於鬥委會的堂堂聲明中，更覺有聲有色。

這句廣東俗話似乎很難找到一句外地的方言，能完全表達這意思的，也只有廣東佬

才知它的妙處。

外省籍讀者，如果不大了了「仆街」的情形，看看前晚被正義市民追了六條街，結果將他擒獲的那個扔炸彈左仔，就是他們「仆街」的現實例子。

（十一月四日）

窮追猛打放彈左仔

這兩天，左仔的菠蘿又突然多起來，多的原因，或者爲了「香港週」正在舉行，作爲一種「示威」行動。

爲了這些炸彈，交通難免受影响，早上上班的市民大衆，受炸彈所阻，自是大感不便。不過，却出現了極好的現象，那就是：市民普遍地協助追捕放炸彈的暴徒，窮追猛打，追到左仔脚軟，終於就擒。

前昨兩天，已發生多宗，九龍更有一個正義市民，追了六條街，終於將一個放了炸彈，打算乘九人客車逃命的左仔抓下車，交給警方。

一天之內，放置炸彈暴徒被捕者達十三人，這現象是前所未有的。

市民對左仔作惡已不再袖手旁觀，奮起追捕，顯示出他們對左派暴徒的搗亂、殺人行徑，如何深惡痛絕！雖然左派暴徒是兇暴的，正義市民並不畏懼，這種窮追猛打的精神，會把左仔的兇焰抑制下來。

我們早說過，左仔這種觸犯衆怒的行徑，爲衆所鄙棄，勢必成爲「過街老鼠」，逢人見到便打。看目前左派暴徒被正義市民窮追的鏡頭，這話已成爲事實。

現在，左仔已成市民公敵，他們絕對不敢在公衆面前暴露左仔身份，否則會受到市民鄙視，遇着一些脾氣牛精的人，吃到老拳也並非奇事。

這種形勢，左仔自己不是不清楚，所以目前放炸彈的暴徒，大都是慌失失，怕得要死；打單拋的暴徒，多數閃電放下，匆匆便走；大多數則利用汽車、電車或脚踏車去放置，以便迅速逃命。

有位目擊左仔在黃大仙警署放炸彈情形的朋友告訴我，據說當時他坐在一輛九人客車，看到一輛私家車担任指揮，炸彈則從一輛貨車投下；貨車之後，有一輛九人客車載送左派暴徒，採取行動；他坐的一部九人客車，顯然負有堵截後面車輛通過的任務。等暴徒完成任務後，四輛汽車就分別散去。這種有計劃的行動，完全在避免投彈時被拘捕的可能性。

左派現在大部份利用汽車放置炸彈，特別是九人客車，據說許多車輛有特別裝置，在車底處開了個洞，在停站或紅綠燈前停車時，有如鷄啣痾壹一樣，將炸彈痾在馬路當中，這種放炸彈法，志在防止放置炸彈的人被捕的危險。

經常突擊檢查車輛，對左派利用汽車放彈的計劃，可以收到一定效果，因爲有了這種行動，藏炸彈的左仔汽車，有了戒心，不敢太放肆。

連日炸彈雖然大量增加，但對「鬥垮港英」不會發生多大作用，這不過是一種騷擾行動，也製造了更多民間憤恨，最後，是左仔自掘墳墓而已。

（十一月四日）

海外宣傳

對於香港這次的騷動，外地缺乏正確報導，無法獲知眞實情況，因此，大都有着錯誤印象，以爲香港到現在仍是亂晒籠。遠的地方固不待言，近如日本、台灣，也是矇查查，這對香港商業和旅遊業固然有影响；尤易引起世界人士錯誤的印象，以爲香港在左派勢力控制下，一如澳門的情況。

旅遊協會發起的柬報平安還是不夠，當局應注意對外宣傳的種種必要措施，把他們錯誤的印象糾正過來。

住在香港的人，雖然知道香港實際已大致恢復原狀。但香港以外的人，會覺得情形仍然是嚴重。

前任香港政府駐倫敦辦事處主任祈連活，在二十七天內，曾到過二十一個城市，作過十七次有關香港的演講。他指出：香港一切正常。「並沒有任何革命，只是一小撮煽動者，企圖搗亂、滋事，但他們完全得不到實際的支持。」

他的演說，對糾正外國人對香港錯誤觀念很有幫助。但僅是一個祈連活，和單靠他的演講，所收到的效果不大。類似這種宣傳，當局應該廣泛進行。

許多居留外國的華僑（甚至有些是最近才離開香港的），也因受到現地不正確報導的影响，寫信回來，問及他的親友，以及爲他們的安全躭心。可見，發動海外宣傳是重要的。

這種錯誤情報的流傳，原因之一是港共通過商業上的關係，僞造一些商行的函件，故意發出許多謠言，以致香港以外的人，難明香港眞象。

香港新聞處應有一些關於香港實況的宣傳品，專門發出海外，讓外國人和各地的華

僑獲悉眞實情況，不再爲單方面的歪曲宣傳所蒙蔽。

正如祈連活所說，使他感到關切的是，如果海外人士認爲香港已遭受內部或外部不法行爲的威脅，將是每一個人的損失。

以身歷二十七個城市的祈氏，也發覺到，錯誤的印象，將令香港受到重大損失。

祈連活呼籲：我們不希望英美以缺乏信心的報導，損害香港。在此種環境中，唯一得益者將是共產黨。

這正指出香港對海外宣傳的重要性。把香港眞實情況向世界報導，是對香港前途極關重要的一件事，並非單憑「束報平安」可以收到大效，必須以政府的力量爲主流，譬如，把香港實況拍成電視片，配上各國語言的拷貝，分發到世界各地電視台，作深入民間的宣傳；其他圖畫、文字的報導，也該大量發出。

這看來似非當務之急，實際關係香港前途是重要的。（十一月五日）

求人不如求己

早幾天，港共好似中了頭獎馬票，高興到發瘋，以爲「呢次重唔得咗？」大叫港英

不低頭便要走頭，因爲廣東成立了所謂「支鬥委會」，港共認爲他們的「反迫害鬥爭」已得到「四千萬人」支持；毛澤東雖然不開金口，陳郁說支持，已經很不錯。

可惜這張頭獎馬票對錯了號碼，中個空寶，使得港共一場歡喜一場空。八萬人在越秀山體育場的吼聲，已經音沉影渺；所謂支持，迄未見有具體行動，連左派報紙上也提都不提。

北京大老細，所謂支持，不過得把口；廣東的小老細，有樣學樣。咁大陣象，原來不過做嚟睇吓，循例叫叫口號，就算交差。可憐在海隅等候「最强音」的左派搞手們，望眼欲穿，他們却吝嗇得連一句話也費事說，看來「四千萬人」的支持，不過如三十六小時的通牒一樣，漸漸等大家忘了算數。

示威、掟炸彈，能有多少效果？能支持多久？陳郁說話不算數，口頭支持也慳番，害得港共搞手慘矣。

香港共黨鬥委心情的焦灼，可以意想得到。求人不如求己，還有那幾度板斧，就全耍出來好了；要等大老細、小老細支持，太渺茫了。

（十一月五日）

自摸爆炸

四個寫文章的朋友打麻雀，其中一個著名矇查查的老黃，清一色，摸進一張二索，高興得忘了形，把手上麻雀牌一翻，大叫一聲：「自摸爆棚！」大家一看，全手是綠色的索子，無不「恐懼與沮喪」。

大家要散牌時，坐他上家的老包心水清，一看之下，滋滋油油的說：「黃先生，你怎樣爆棚？有冇攪錯？」

老黃仔細一檢查，才知擺了烏龍。一三三五六索，另外一對眼，拿進二索，怎可以爆？查實是詐糊而已。

「黃先生，你這是自摸爆炸（詐糊）而已，並非自摸爆棚。」

老黃沒法抵賴，只好通賠，皆大歡喜。

老黃這一手牌，朋友們稱之爲「左仔炸彈」，自摸爆詐。

這是頗堪發噱的一個小故事。

左仔掟炸彈炸到自己的新聞，近來時時在報上看到。這是讀者認爲最「過癮」的新聞。左仔掟炸彈已是神人共憤的事情，他們掟炸彈而炸傷、炸斃自己，寧不是大快人心

的事？

這種大快人心的新聞，近來頻頻發生。昨天，左仔在長沙灣道放炸彈時，被警員發覺，暴徒即四散奔走，警員鳴槍窮追。左仔被追到索氣之餘，向警員掟炸彈，怎知炸警員不着，却把自己炸到上截身軀焦黑。相信許多讀者讀到這則新聞會爲之拍掌稱快。

正是：「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

爲甚麼左仔自炸的新聞特別多？我已說過，這是掟炸彈的左仔必然的下場。

因爲，這種土製菠蘿是非常粗陋的爆炸品，並非克虜伯廠出品，沒有保險掣，隨時會「不受指揮」，稍一不愼，便成爲彈下犧牲品。幸而這些土貨威力有限，如果不是炮仗火藥而是TNT的話，左仔一定自炸必斃的。

偶然掟一次，或者不會咁啱喬，但這班左仔已成職業掟彈家，日日去掟，時時亂掟，掟得多，自然有一次撞板。所以我說，這是掟彈左仔的必然下場。

除了自炸之外，左仔放彈掟彈還受到另一嚴重威脅。四百萬憎恨左仔的市民，瞪着眼睛在看着，他們鬼鬼祟祟的行徑，逃不過市民眼睛，一有發現，即羣起窮追猛打，打到左仔走投無路。所以他們要掟炸彈時，心情總是慌失失，這也造成掟彈失手的重要原因之一。

左派的炸彈政策不停，左仔自炸新聞必然連迭而來，而且愈來愈多。有人反對對掟炸彈的左仔判處死刑，但是左仔却自己執行了死刑，想起來這又是另一件大堪發噱的事。

（十一月六日）

由挖眼珠談起

這幾天一連看到兩則有關眼睛的新聞。一則見之左報，說有一個陳姓的孩子，因爲眼病進入瑪麗醫院，慘被挖去左眼眼球云云；另一則是，一個八十三歲的老婦，失去視力五年，得到香港眼庫的幫助，接受免費治療，結果重見光明。

這兩則新聞如果把它們排在一起，豈不是太矛盾的兩件事？既然香港的醫院兇狠到要挖人眼珠，爲甚麼又要費那麼大的工夫，替一個老婦動手術，讓她在有生的餘年，重過光明日子？

因此，被無理挖去眼珠的事，稍爲有良知的人，都會採保留態度。像一個手足受傷的人，要將手足鋸掉，一定有其必要，不懂醫學的人，不會了解。記得共產黨一面倒時期，把老大哥的所謂「組織治療法」捧到天上有地下無，可以

起死回生，無病不可治；香港有些思想左傾的醫生，居然把這種「組織治療法」搬過來應用，幾乎害死好多人，結果還是採用正宗醫學，放棄左道旁門。

不久前，大陸又傳用甚麼甚麼可以醫癌症，絕望的人，病急亂投醫，要試試看；其實，這和老大哥的「組織治療法」一樣，只是一種毫無根據的醫術。

我舉出這些例子，是說明共黨——不論俄共也好；毛共也好，他們對醫學上的衝動見解，是靠不住的。連醫生都靠不住，何況執筆寫新聞的記者？

憑情理說，一個有眼疾的孩子，和醫生毫無關係，如果他不是孩子，還可能懷疑醫生和他有私人恩怨，憤而公報私仇，將他的眼珠挖掉。病者是個小孩，連這百萬分之一的可能性都沒有，醫生爲甚麼要貪過癮把他的眼球挖去？

動一個挖眼球的手術，相信要化不少時間，做不少工作。不理他，打發他走，豈不更省事？如果左報說的是事實，他的動機實令人難明。

爲救一個人的生命而鋸掉一條手臂或一條腿是常有的事；同樣的，對一個眼球的犧牲，也必經過醫生考慮而後執行手術。

醫者父母心，在他們走進這一行之前，十年窗下，痛下苦功的時候，他們已立定這志向，絕對不會無端去挖掉一個痛癢無關的孩子的眼球。

因此，煽風點火的拙劣宣傳，稍爲有理智的人，都知道是什麼回事。拿某一個人做工具，煽動仇恨，是共產黨一貫作風。

老婦重獲光明的這一則新聞，是打擊左派虛僞宣傳的最佳答覆。

（十一月七日）

用我們的血救放彈暴徒

假如把香港目前的情形搬到中國大陸，我可以斷言，這一羣扔炸彈殺人的暴徒，早已像上海處置殺人犯那樣，當堂槍決，身首分家。而暴徒在大力鎮壓下，也早已銷聲匿跡，不敢妄動了。

可是在香港，他們扔了炸彈，遍地開花，死傷纍纍，却有報紙誇耀他們是英雄，大讚炸得好！炸得妙！

也有人大慈大悲的說：這不過是一些騷擾性的「砲仗」，一些討厭、無聊的行徑而已。因此，「投彈者處死刑」這一提議，只是曇花一現，便似石沉大海，提都沒有人再提了。

更有人說，這些暴徒扔炸彈，不過爲了幾餐晏仔，並無政治作用，因此主張對暴徒寬大，替他們解決生活，給他們找份職業，把他們安頓下來，就沒人再扔炸彈了。

這就是香港和大陸不同的地方。

共產國家對付暴民，採取嚴厲的鎭壓手段，所以暴民很難動得起來；自由國家一切講民主，共產黨策動的暴亂，常常使到自由國家無法應付。在目前，自由國家在世界上許多地方受到共黨困擾，正是這個原因。

許多國家了解到，對付共產黨唯一法門，是採取鐵腕政策。儘管石實德不贊同馬來亞的剿共政策；但馬來亞今日已從共黨的擾亂中安定下來。

撇開種族問題不談，印尼的鐵腕政策，也表現了遏制共黨的顯著效果。

跟强盜講道理，最後吃虧的是你自己。

香港左派發動的暴亂，已經延續半年，大家可以看得出，製造暴亂的不過是一小撮的人。目前雖然已大致穩定，但左派份子仍囂張跋扈，肆無忌憚，爲的什麼？是香港的民主作風、寬大政策造成。投彈、殺人、放火，抓到了極其量坐牢而已。有恃無恐，間接鼓勵了暴徒作惡。

如果不肯毅然地斷然揮動鐵腕，香港四百萬市民只有永無止境地受到左派份子的困

擾，正常的和平安定的生活，將無法恢復過來。

有位讀者寫信給我說：暴徒扔炸彈，要炸死、炸傷我們，不愼而自炸受傷，於是被送進醫院，用我們納稅人的錢，把他救活；還動用我們被罵爲漢奸、民族敗類的香港人捐出給血庫的血液，爲他們輸血。他問我這樣做應該不應該。

這是很難答覆的問題。如果我是耶穌，當然答是應該。耶穌是慈祥的、偉大的。但我是肉血之軀，一個平凡的人。我平凡的想法以爲，這種做法是太滑稽，也太可笑！

（十一月七日）

復興香港

助理布政司黎敦義，呼籲全港市民努力，使一九六七年成爲香港的復興年。這呼籲是他在談及左派搗亂份子在香港發動的騷亂問題而發出的。

儘管還有一些左派學生，在幕後策劃者嗾使下，嘯聚叫囂，擾亂社會秩序；大部份假小部份眞的炸彈陣，還時有出現。但香港大致上已恢復五月前的狀況；風暴雖未完全平息，但風眼已過，今後只有漸趨微弱。

可是，經過一場風暴，社會上許多東西難免受到摧殘、破壞。把香港從左派搗亂和破壞中復興過來，有賴市民努力。因此，黎敦義的呼籲，值得响應。

黎敦義說：「面臨左派份子嚴重的壓力，本港居民以震驚世界的團結力量，清楚地表明，不接受別人提供給他們的另一種生活方式。五月間，有些人可能因爲暴徒的叫囂而感憂慮；可是，到了今天，這種叫囂已成爲人們的笑納。搗亂份子的炸彈，只能造成交通一時的梗塞。有時候，在賽馬日或交通燈發生故障時，駕車人士也會遭遇到這阻塞的情形。」

左派的炸彈擾亂政策十分無聊，近來因爲流野多過眞野，作用更微。而交通梗塞，受害受苦的只是市民大衆，港英並未嘗蒙受損失。左派報紙每次搞完後就叫好；而市民每次被炸完後，對左仔增加一分痛恨，他們會問：究竟好在那裏？

黎敦義又說：「本港社會的好壞，是我們一手造成。在政府內任事的人，有致力改善社會的責任；然而，我要特別指出，欲使香港成爲一塊樂土，市民大衆，也有本身的責任。」他是呼籲居民與政府合力改善本港社會，使它成爲一個可以令人得到安居樂業的城市。

他稱讚本港居民，充份表現出本身力量，足以克服搗亂份子帶給他們的種種困難，

他們面對空洞的恐嚇，只是一笑置之。

黎氏對本港居民的讚譽並不過份，在這次左派暴亂中，市民所表現的堅強、鎮定和團結，的確使世界震驚。

在毘連一個龐大的共產國家邊緣上的小島上，能夠使到左派份子慘敗到這田地，這是出人意表之事。

創造這奇跡的是四百萬香港中國居民，以及他們不願改變其自由生活方式的强烈意志。

要把香港造成一個安居樂業的城市，必須靠四百萬市民支持；目前要在左派破壞搗亂下復興過來，更非靠市民的努力不可。

左派的搗亂已經拖延太久，黎敦義「使一九六七年成爲香港的復興年」的呼籲，是值得每個市民響應和努力的。

要激勵警察士氣

一名警目和兩名警員因誤殺罪名成立，分別判了八年和六年囚刑。

有兩件事早已料到的：第一件，左派報紙拿着這件事大做文章，志在煽起警察不滿心情，達到分化目的。第二件，獲得市民同情，不少人自動捐欵，慰問他們的家屬，並資助他們上訴。

這是左派與正義市民在事實兩端的必然表現。我不知別人感受如何，這兩天，我有點心緒茫茫，雖然我和張錦賢、陳明清、張英奇三個人素未謀面，但心頭却似一個多年的朋友判了囚刑一樣沉重。

左派報紙論調，不外說華警應以此爲殷鑒，不要替港英賣命；「新聞」方面又「配合」着說多少警員準備辭職不幹等。總之，打擊警察士氣的方法，做到百分之百。雖然，相信華籍警員不致於因這些煽動分化而「掉轉槍頭」，可是，也難免造成「親者所痛，仇者所快」。

有關當局會否認這會影响警察士氣，從五月以來，從警察對執行艱巨工作的堅定和勇敢的事實來看，士氣不受影响，相信是有可能。可是，左派搗亂未已，我們不但要使警察的士氣「不受响影」，還要做到「士氣」獲得鼓勵才成。

我認爲，要鼓勵士氣，並非單純靠加薪，每人多給一張紅底就可以達到，更重要的是必須得到精神激勵。使他們不要對所做的工作失去信心，感到自己「不對」，則對許

多事情他們也會毫無信心了。

這一點，市民已經做到。昨天市民捐欵到各報社，轉給這三位警員的家屬，顯得十分熱烈。雖然十元八塊積起來，數目不大，但這不在乎捐欵數目，而在那一份熱情。況且，有兩位大律師已答應給他們義務上訴，打到英庭也要爲他們洗刷罪名，他們需要的費用不多，要緊的是在他們入獄期中，他們家人的生活要想辦法維持。

這些捐欵更大的意義是讓警察們知道，廣大的市民是同情他們的，儘管這案子使他們受到沮喪的打擊，市民的熱情，却給予他們極大鼓勵，足以抵銷左派分化陰謀。所以，市民踴躍捐贈，其作用之大，不在金錢上的表面價值。

三警案尚在上訴中，這悠長的刑期，並非他們的最後命運。所以，身爲現役警員的，或同情他們的市民，在目前都用不着沮喪，大律師表示有信心，我們該信賴大律師。

有人提議向港督上萬人請願書，這是沒用的。民主國家司法獨立，港督亦無權特赦。

市民的熱情支持，作爲他們精神上的最大鼓勵，更爲需要！

（十一月九日）

從未公開過的秘密

汪朝秘艷錄

全書十五巨冊 ★ 業已全部出齊

子家先生著「汪朝秘艷錄」，是以汪精衛時代的奇聞異事爲經；以神出鬼沒的間諜行徑爲緯，所有事蹟，均未嘗爲人道及，極有價值，故出版以來，深受讀者歡迎。現全書十五巨冊，均已出齊，誠爲一代巨著，作爲野史看，作爲小說讀，都是甚有價值的。基本定價爲每冊二元六角，其中有三數冊因特厚或稍薄而調整定價爲二元或三元，詳見書後定價表。

岩英遺著

中國抗日史話

本書共分三部

1. 東北義勇軍戰史　一元六角
2. 蘆溝橋戰火　二元
3. 淪陷區血淚史　二元

岩英（劉筠堂先生）在中國對日抗戰期間，參加抗戰行列，出生入死，對中國對日抗戰事蹟，耳聞目擊，所知至夥。戰後就其所知，更參閱近代史料，寫成這本「中國抗日史話」，內容充實，彌足珍貴。劉先生年前以積勞客死香港，這本最後遺著，更有價值了。

本社出版各種書籍目錄

命相談奇	齊東野著（1—15）	各1.60
風水・靈籤・怪談	齊東野著（1—2）	各1.60
命相鉤奇	硯農居士著（1—3）	各2.00
觀人於微	硯農居士著（1—8）	各2.00
命運的奇迹	齊東野著	3.00
歷代名女人性生活	唯性史觀齋主著	全9.20

①2.00 ②1.60 ③1.60 ④4.00

歷代風流皇帝性生活	唯性史觀齋主著（1—4）	各4.00
古代採補術搜奇	唯性史觀齋主著	3.00
媚藥雜談	唯性史觀齋主著	5.00
中國同性戀秘史	唯性史觀齋主著（上下）	各3.00
性慾誌異	唯性史觀齋主著（上下）	各4.00
中國性藝術	唯性史觀齋主著	1.00
歷史性文獻	唯性史觀齋主著(上中下)	各2.50
變態性生活	唯性史觀齋主著	4.50
慾海異聞錄	唯性史觀齋主著	4.50
男女偷情的秘密	唯性史觀齋主著	3.50
世界性生活	白　衣著（1—4）	全9.00

①2.00 ②2.00 ③3.00 ④2,00

奇異的性風俗	白　衣著（1—2）	各2.00
男女性事新知	白　衣著（1—3）	各2.50
女性衞生手冊	白　衣著	4.00
科學避孕法	白　衣著	2.00
世界娼妓大觀	白　衣著	3.50
女人的買賣	白　衣著	2.50
食物與性能	白　衣著	2.00

本社出版各種書籍目錄

媚術		白　衣著	2.00
人類性反應		白　衣譯	3.50
假鳳虛凰		白　衣著	2.00
世界尋芳指南		白　衣著	1.50
上海：間諜戰場	（間諜小說）	俊　人著	全6.00

①職業間諜2.60　②無聲戰鬥2.00　③最後勝利2.00

諜網迷宮	（間諜小說）	俊　人著	全5.20

①諜網迷宮2.60　②幕後人2.60

十三號情報員	（間諜小說）	俊　人著	2.20
櫻都諜影	（間諜小說）	俊　人著	1.60
秘密文件	（間諜小說）	俊　人著	2.00
中日間諜戰秘辛	（間諜小說）	盛立人著	11.20

①三面反間諜2.00　②敵後特工隊2.00　③諜踪三千里2.60

④秘密情報站1.60　⑤諜網殊死戰2.00　⑥霹靂地下火1.00

特務殺人滅口技倆	（間諜實錄）	盛立人著	1.80
我是女特務	（間諜實錄）	苗可秀譯（上下）各	2.20
東京地下特工	（間諜實錄）	苗可秀譯（上下）各	1.60
間諜大秘密	（間諜實錄）	王家南譯	2.20
衝破間諜網	（間諜實錄）	苗可秀譯	1.50
神秘間諜自供狀	（間諜實錄）	王家南譯	2.80
秘密戰	（間諜實錄）	苗可秀譯	2.20
脂粉間諜網	（間諜小說）	苗可秀譯	2.00
花都特務戰	（間諜小說）	苗可秀譯	3.50
模特兒間諜案	（間諜小說）	王　孫譯	1.20
姬娜浪漫史	（間諜實錄）	王　孫譯	1.00

本社出版各種書籍目錄

英醜聞案內幕	（間諜實錄）	王　孫譯	1.50
血刀	（偵探小說）	苗可秀譯	3 50
血染金剛鑽	（偵探小說）	苗可秀譯	3.50
火車謀殺案	（偵探小說）	苗可秀譯	3.00
驚險重重	（偵探小說）	苗可秀譯	3.50
失踪的美人	（偵探小說）	苗可秀譯	2.20
捉姦記	（偵探小說）	苗可秀譯	2.20
碧湖沉冤	（偵探小說）	苗可秀譯	2.50
無敵殺手	（偵探小說）	苗可秀譯	3.00
汪朝秘艷錄	（政海秘聞）	子　家著	全40.40

①至⑦各2.60⑧⑨各2.00⑩3.00⑪⑫各2.60⑬至⑮各3.00

民國政海搜秘	（政海秘聞）	子　家著（1—3）	全9.20

①3.20　②③各3.00

滿洲皇帝溥儀	（政海秘聞）	子　家著	1 60
飛虎隊戰史	（政海秘聞）	陳香梅著	2.50
張作霖外傳	（政海秘聞）	郁　明著（上中下）	各2.50
中國抗日史話	（政海秘聞）	岩　英著	全5.60

①東北義勇軍戰史1.60②蘆構橋戰火2.00③淪陷區血淚史2.00

成功之鑰	（實用叢書）	屈武圻著	3.50
應酬學	（實用叢書）	任　思著	3.50
知心學	（實用叢書）	任　思著	3.50
生財秘訣	（致富叢書第一種）	思　明著	5.00
白手興家的大富翁	（致富叢書第二種）	思　明著	2.50
推銷術	（致富叢書第三種）	思　明著	3.50
物業投資	（致富叢書第四種）	思　明著	5.00

本社出版各種書籍目錄

西洋艷異	（新潮派名著）	王　孫譯（1—5）	各3.50
慾海奇女子	（新潮派名著）	王　孫譯	3.50
應召女郎	（新潮派名著）	王　孫譯	4.00
七夜風流帳	（新潮派名著）	王　孫譯	2.50
歡場男女	（新潮派名著）	王　孫譯	2.60
桃源艷迹	（新潮派名著）	王　孫譯	3.00
男女間的遊戲	（新潮派名著）	王　孫譯	3.50
換妻奇遇記	（新潮派名著）	王　孫譯	3.00
醫生艷史	（新潮派名著）	王　孫譯	3.50
大學慾潮	（新潮派名著）	王　孫譯	3.00
瘋狂派對	（新潮派名著）	王　孫譯	3.50
世界艷遊記	（新潮派名著）	王　孫著	3.00
春心蕩漾	（新潮派名著）	王　孫譯	3.50
情慾泛銀都	（新潮派名著）	王　孫譯	2.50
窈窕淑女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7.00
戀愛十年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6.00
天堂烟霧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5.00
戰地情天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5.00
神女與女神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4.00
汚流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4.60
苦樂情場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5.60
情天劫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全7.80

①情天劫2.60　②離念曲2.60　③未了緣2.60

斷腸花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6.00
進出黑地獄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2.60

本社出版各種書籍目錄

姊妹情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2.80
幽夢影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2.40
我心向明月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2.20
愛情賭局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2.40
氣壯山河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3.00
心靈之窗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3.50
秘密客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3.00
鬼屋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1.00
繼承人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90
愛的漩渦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1.40
遺愛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1.30
羣芳艷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3.20
人海浮萍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3.50
月黑風高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90
海角驚魂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3.20
天堂群像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3.70
藝海情潮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5.00
不明來歷的人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3.00
復活的玫瑰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1.60
如花美眷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1.60
月冷花殘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2.00
殘　春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5.00
大好青春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5.50
職業情人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2.40
第六個戀人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2.00

本社出版各種書籍目錄

嬌　娃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2.40
迷失的一代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4.00
一代尤物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4.50
奪寶記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2.50
沉　淪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3.40
豪門怨婦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5.60
斬不斷的情絲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5.80
危險女性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5.80
情　花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2.80
愛情的噩夢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3.00
舊　歡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3.20
萬世留芳	（文藝小說）	望　雲著	3.60
謎樣的女人	（文藝小說）	孟瓊瑤著	4.50
無盡的愛	（文藝小說）	羅小雅著	3.50
初　戀	（文藝小說）	張長風著	2.80
英雄樹	（文藝小說）	張長風著	4.00
迷魂草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5.00
懺　情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7.00
喋血櫻都	（文藝小說）	俊　人著	4.50
美麗的魔鬼	（新潮派小說）	王　孫譯	3.50
女人路線	（新潮派小說）	王　孫譯	3.50
性愛俱樂部	（新潮派小說）	王　孫譯	2.80
南太平洋之遊	（遊　記）	屈武圻著	2.00
健康生活	（保健知識）	紀大夫著 1—4 各	2.00
死亡線	（間諜文藝小說）	俊　人著	5.20
故鄉來鴻	（大陸情況）	劉　忠編	1.00
紅衛兵造反記	（大陸情況）	王　恩編（上下）各	3.00
處女的誘惑	（新潮派小說）	王　孫譯	3.50

本社出版各種書籍目錄

愛神的迷宮	（新潮派小說）	王　孫譯	3.50
錯點枕邊人	（新潮派小說）	王　孫譯	3.50
美國式婚姻	（新潮派小說）	王　孫譯	3.50
蕩娃碧姬	（新潮派小說）	王　孫譯	3.50
掌與相	（命相知識）	一謂居士著（1—4）各	3.00
明　眸	（文藝小說）	羅小雅著	3.50
性事奇聞	（性知識叢書）	白　衣著	2.80

（新書預告）

奇女子余美顏	（浪漫派紀實小說）	宋　玉著
東洋風味	（浪漫派紀實小說）	王　孫著
長髮女郎	（愛情文藝小說）	俊　人著
失踪的丈夫	（奇情文藝小說）	俊　人著
難忘的舊夢	（愛情文藝小說）	俊　人著
孽　障	（愛情文藝小說）	俊　人著
秋夜吟	（愛情文藝小說）	羅小雅著
網中人	（間諜文藝小說）	俊　人著
地獄歸來	（愛情文藝小說）	俊　人著
第一號肉彈	（女明星私記第一集）	金小鳳著
有情人	（愛情文藝小說）	俊　人著

主要內容：

①精選世界著名偵探小說

②真人真事特務間諜實錄

③曲折驚險香艷奇情故事

④中國抗戰期間特工內幕

全由名家撰譯篇篇精彩

NOT FOR LOAN
概 不 外 借

NOT FOR LOAN
概不外借

多倫多大學利銘澤典宬惠存
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 2020 年轉贈

AC 150.W34 V2
008261852

UNITED COLLEGE LIBRARY
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圖書館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參攷書
概不外借
REFERENCE ONLY

8261852

WAN JEN-CHIEH YEU LU
*AC 150.W

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3 1761 11789327 1

宙宇
社版出

Printed in Hong Kong
定價港幣每冊 $4.50

_HK